

新聲

第六期

劉永



高詒採先生惠贈



新聲雜誌第六期目次

封面

錢劍秋書 謝之光繪

畫苑

- 一.....錢病鶴
- 二.....錢病鶴
- 三.....錢病鶴
- 四.....錢病鶴
- 五.....張聿光
- 六.....張眉孫
- 七.....謝之光
- 八.....胡旭光
- 九.....何漢光
- 十.....何漢光

藝林

香草亭詩稿.....朱莖君

名著

祝趙始末

目次

老生蒙難

談薈

- 含犀罪玉軒筆記.....陸律西
- 蕪屈館筆記.....新舊廢物
- 乙廬說薈.....張乙廬
- 柘枝別譜.....朱大可
- 瓊華館筆記.....陸澹齋

諧鐸

- 三瘦賞月記.....高天棲
- 擬浙江姨太團反對廢妾宣言.....朱滌心
- 新四書.....夏耐庵
- 戲擬蛾子與驢子書.....繆賊菌
- 戲擬驢子復蛾子書.....繆賊菌
- 晚香居士傳.....鄭逸梅
- 烏絲公子傳.....李睡仙
- 戲擬鴛鴦告張琪狀.....魯管見
- 張琪答辯書.....魯管見
- 承審官判斷詞.....魯管見

戲言

哀梨室戲談.....劉豁公

叢話

覽寰影.....劉野驢
碧歐瑣話.....綠芳紅蕤樓主

小說蠶測錄.....朱楓隱

滴翠齋謎話.....謝雲聲

書壇清話.....飯牛翁

簫瑟詩話.....柴小梵

影戲

鐵血鴛鴦插圖一幅

日本影戲演中國小說西廂記兩幅

影戲雜談.....達紆庵

鐵血鴛鴦.....陸澹齋

誰是盜.....施濟羣

說海

啞吧阿狗.....李涵秋

新魔窟.....許指嚴

富人之面.....張秋蟲

快樂和憂愁.....不濁

唉！還是為伊犧牲了罷.....陸思安

技能與戰功.....張枕綠

旅行笑史.....天虛我生

一粒珠.....海上漱石生

餘興

人海夢.....嚴獨鶴
素心蘭彈詞.....朱蘭庵

徵求新開篇

徵求詩鐘

為歌郎綠牡丹徵文

過時文章

清光可愛賦

重陽與登高

三十特刊

三十節新開篇.....許瘦蝶

今年之雙十節.....夏耐庵

三十令節答客問.....朱楓隱

說三十.....許太和

三十令節之感想.....繆賊菌

卉.....程瞻虛

三十節俚吟.....屠守拙

國慶五更調.....高天棲

三十節家庭行樂圖(小說).....陸律西

卜世(小說).....許指嚴

三十(小說).....朱大可

國慶日邀友小飲啓.....施濟羣

三十節瑣話十則.....穎川秋水

民國十年來之回顧

病雀畫

因

二次革命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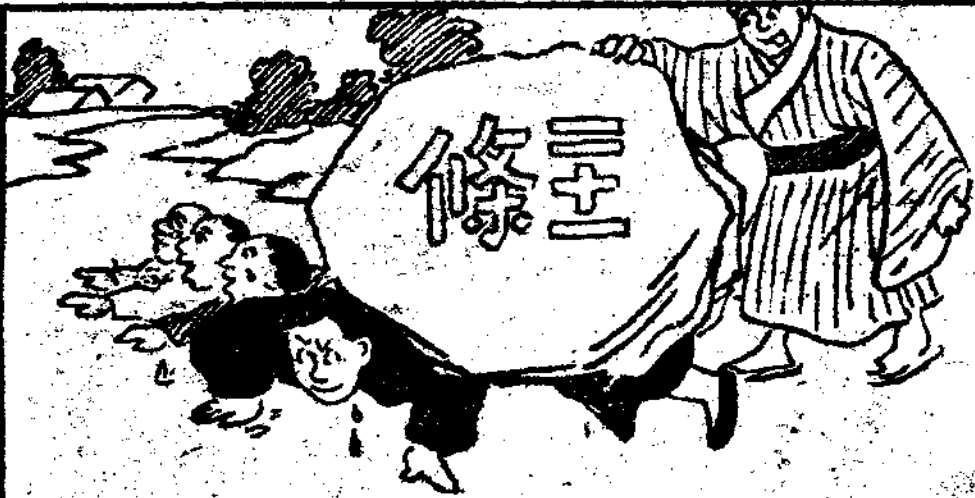
改陽曆年



白狼猖獗三年



五九國恥四年



洪憲改元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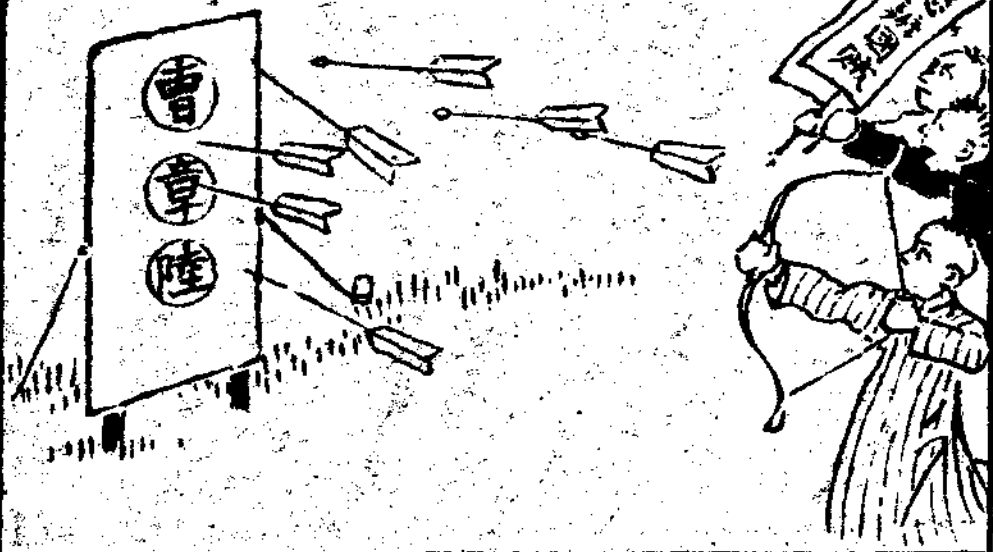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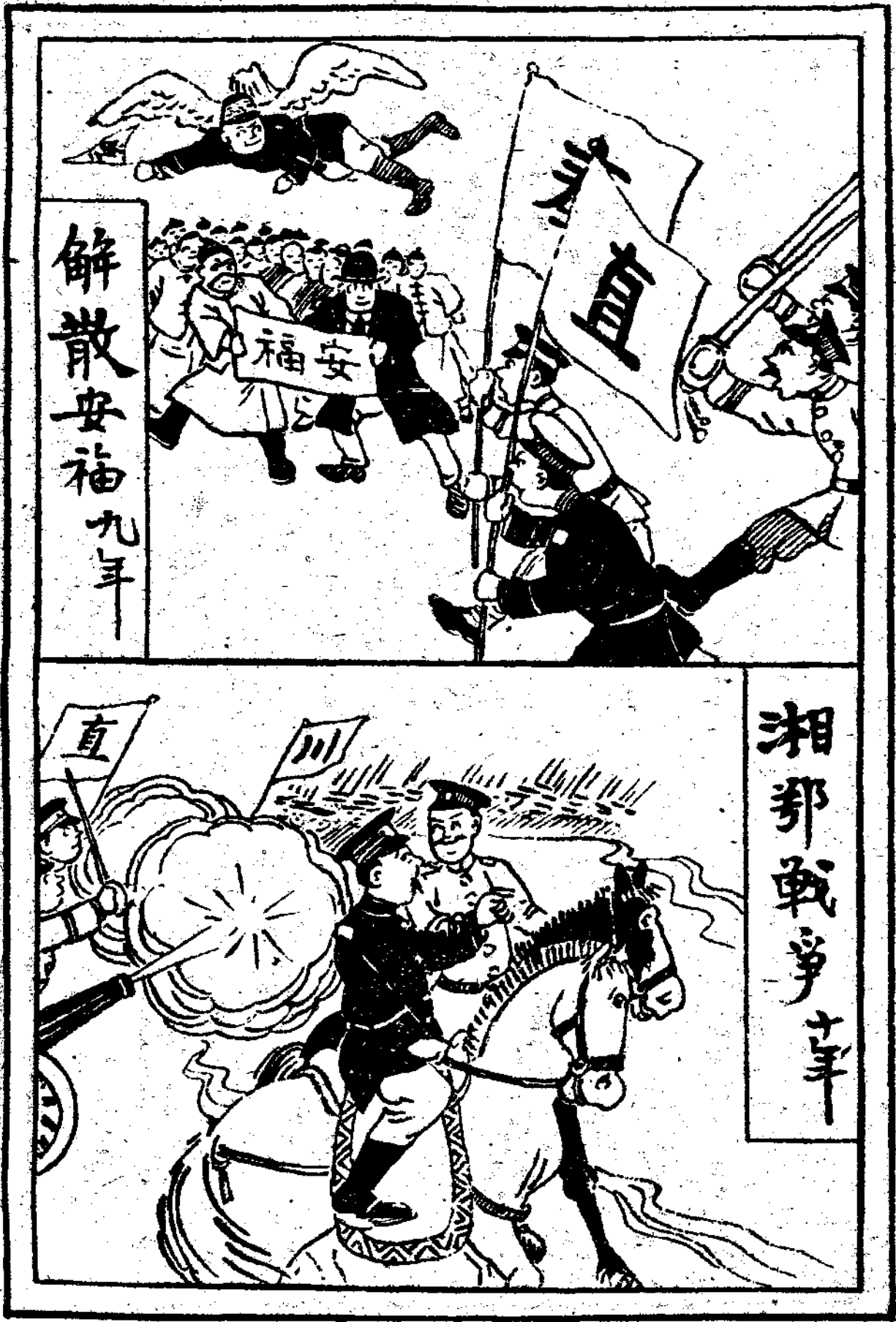
張勳復辟 六年



大借外債 七年



罷市請願 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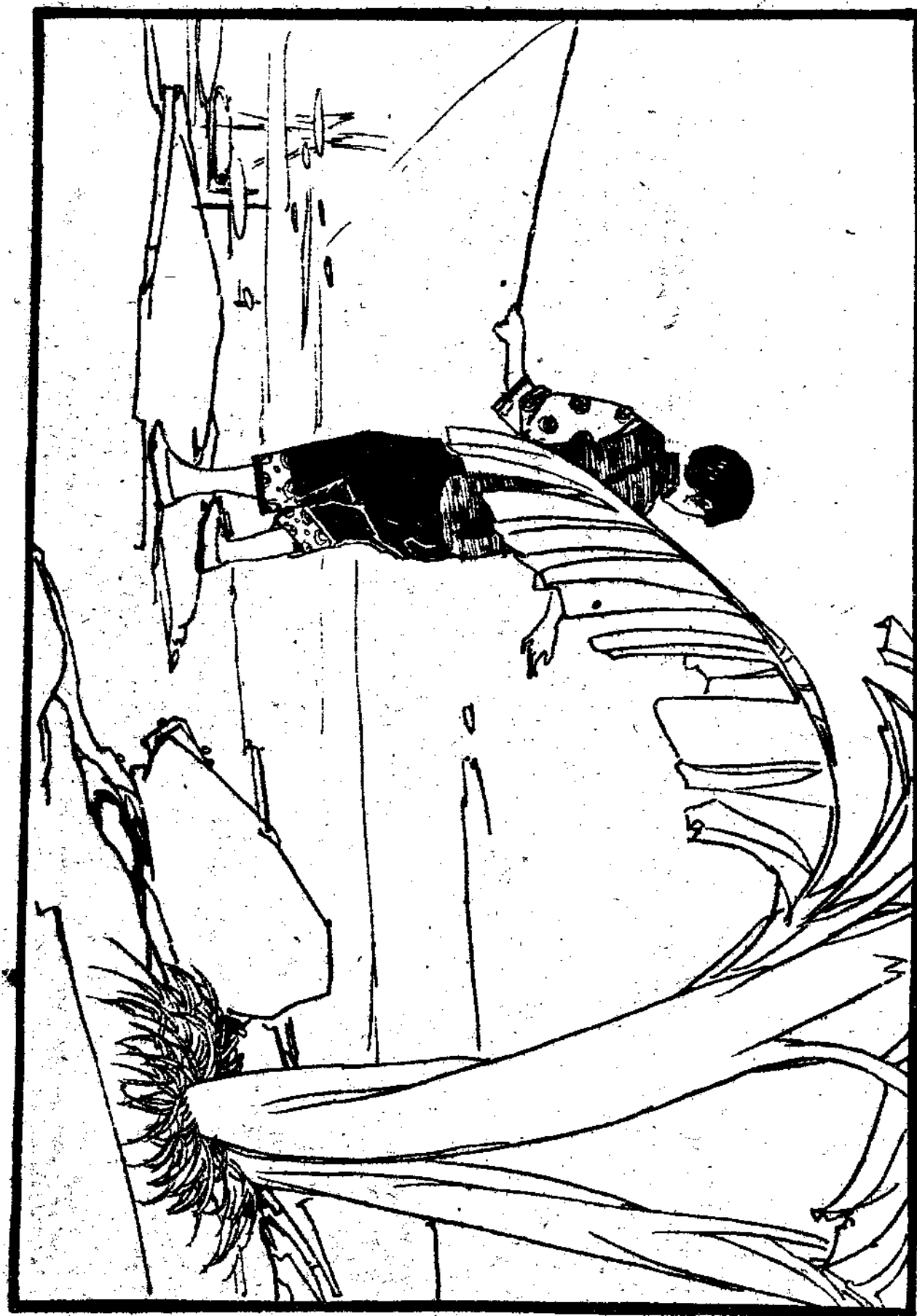


解散安福九年

湘鄂戰爭十年







兼葭秋
 水滸愁
 余閑理
 竿絲學
 老漁鉤
 得鯉魚
 休便從
 箇中恐
 有玉郎
 書



漫題
 川秋水
 紅穎
 顏分外
 靚得紅
 胭脂色
 光勝似
 春風花
 小立在
 東折來
 叢滿院
 裏露芳



望美
1944



藝林

香草亭詩稿

采茶歌

曉。妝。纔。罷。鄰。娃。催。采。茶。女。件。聯。翩。來。花。陰。繞。道。含。朝。露。蓮。步。輕。移。趁。碧。苔。手。摘。龍。團。捲。翠。袖。紛
紛。葉。下。點。塵。埃。清。明。未。過。芽。初。綠。穀。雨。初。交。香。盈。簇。一。簷。一。菊。滿。終。朝。山。之。隈。兮。澗。之。曲。今。年
茶。比。去。年。多。笑。語。喁。喁。斷。復。續。舉。首。雲。鬢。觸。樹。梢。搖。落。釵。環。墜。珠。玉。拾。釵。瞥。見。茶。盈。筐。雀。舌。龍
芽。暗。吐。香。採。時。何。用。并。州。剪。留。得。三。分。指。甲。長。

一一喬

姊妹花開一樣紅，豔名當日冠江東。兵書熟讀知韜略，寶劍輕提佐戰功。本是同胞齊美麗，最

藝林



北京圖書館藏

之臣君

難。夫。塔。盡。英。雄。二。隗。先。後。相。輝。映。留。取。姱。容。入。畫。中。

新柳

陌。上。春。回。發。故。枝。東。風。剪。出。碧。絲。絲。微。暄。乍。照。齊。舒。眼。淺。黛。初。勻。學。畫。眉。斜。倚。章。臺。添。翠。幙。遠。
遮。村。店。隱。紅。旗。輕。煙。籠。住。憐。嬌。小。好。與。名。花。共。護。持。
拂。水。柔。條。傍。沼。池。隨。風。學。舞。影。參。差。閨。人。眉。黛。初。描。處。蠻。女。腰。支。乍。鬥。時。瘦。小。何。堪。藏。紫。燕。清。
疎。已。可。聽。黃。鸝。隄。邊。遊。客。勞。迎。送。不。似。秋。來。悵。別。離。

掉絲女

五。月。新。絲。上。市。場。掉。絲。廠。裏。掉。絲。忙。鄉。村。女。子。蠶。功。畢。結。伴。來。城。呼。野。航。賃。屋。聊。爲。一。枝。借。朝。
朝。須。得。裏。餽。糧。輕。搖。竹。篋。轉。如。雪。細。理。銀。條。耀。若。霜。但。願。絲。連。不。願。斷。舌。尖。善。縮。結。丁。香。鬥。快。
誇。多。憑。手。段。阿。儂。應。比。鄰。姑。強。得。彩。最。多。笑。顏。啓。歸。來。錢。幣。盈。荷。囊。衣。衫。喜。雪。白。指。環。求。金。黃。
亂。頭。粗。服。村。姑。子。而。今。競。愛。時。新。妝。章。身。既。羅。綺。適。口。須。膏。梁。勸。爾。錢。多。休。浪。費。柴。門。有。母。咽。
糟。糠。

瀟湘歎

養。兵。衛。國。乃。殃。民。避。秦。安。得。桃。源。津。三。湘。本。是。安。樂。土。戰。雲。忽。起。天。地。昏。潰。兵。到。處。恣。劫。掠。鄉。

邨。廬。舍。還。遭。焚。可。憐。湘。民。被。荼。毒。奔。走。逃。亡。一。路。哭。回。首。家。山。不。可。居。宵。寒。祇。傍。荒。林。宿。莫。問。
南。軍。與。北。軍。一。軍。敗。走。一。軍。屯。弄。兵。今。日。如。兒。戲。從。此。鴻。溝。不。再。分。五。月。農。時。膏。雨。足。四。郊。不。
見。田。禾。綠。已。經。世。亂。廢。春。耕。安。得。年。豐。望。秋。穫。大。兵。之。後。必。凶。荒。又。將。餓。死。填。溝。壑。年。年。江。上。
賽。龍。舟。今。年。惟。有。兵。艘。浮。艦。督。飛。奔。猶。不。及。那。管。纍。纍。衆。楚。囚。吁。嗟。乎。湘。民。逢。浩。劫。屈。子。亦。窮。
愁。三。年。兩。度。遭。蹂。躪。汨。羅。江。水。長。悲。哽。

消夏詞

南。窗。小。坐。對。薰。風。日。影。徐。徐。度。綺。籠。手。炷。博。山。添。百。和。輕。挑。絃。索。響。丁。東。琴。
閒。敲。棋。子。遣。斝。宵。手。執。蒲。葵。漫。動。搖。清。簟。疎。簾。相。對。處。不。知。窗。外。午。陽。驕。棋。
休。嫌。煩。暑。惱。柔。腸。心。地。清。閒。體。自。涼。小。院。綠。窗。人。跡。少。好。將。遺。帖。寫。鍾。王。書。
滿。園。新。營。綠。千。竿。搖。曳。東。風。最。耐。看。正。苦。晝。長。消。不。得。輕。提。彩。筆。畫。瑯。玕。畫。

梳髻孃

日。上。三。竿。下。繡。牀。鬢。雲。歷。亂。遮。明。璫。生。小。不。諳。理。妝。事。倚。窗。且。待。梳。頭。孃。須。臾。門。外。履。聲。小。笑。
言。今。日。起。何。早。忙。拔。瑤。釵。啓。鏡。奩。青。絲。委。地。如。雲。掃。輕。梳。細。掠。挽。時。新。膏。沐。微。施。光。鑑。人。東。家。
已。畢。西。家。去。賺。得。多。金。在。此。晨。繁。華。世。俗。梳。娘。貴。倚。此。營。生。千。百。輩。富。家。轉。瞬。銅。山。空。有。女。爲。

人梳髻去。

其二

貧家有女十八歲。朝朝慣入豪門第。何曾工作嫁衣裳。手藝學成惟梳髻。鏡奩開處粉脂香。悄立深房代理妝。輕挽雲鬟堆霧鬢。端詳還與貼花黃。向彼富室女安坐。可不顧妝成墮馬。最時新歲費金錢。已無數爾家自有篋。與梳豈少菱花照髮膚。安用鄰姬供櫛沐。從教婦職多荒疎。一朝零落家如洗。豔妝人變蓬頭鬼。

朱匏廬先⁴爲我邑名孝廉。尙道德。工詞章。駢文嗣響徐庾。詩亦追蹤溫李。年踰六秩。興復不淺。近日書來。猶以日抄越縵堂日記爲事。先生與濡有戚誼。前戴笠青師。任潯溪書山院長時。曾代閱卷。屢蒙獎列前茅。又有一重香火因緣。彌自謙挹。折節下交。文字就正。頗不以濡爲門外漢。苴君乃其女孫。今其詩清妙。乃爾益見淵源有自。謝家柳絮。不得專美於前也。

王文濡識。

祝趙始末

祝孝廉名化雍字仲求爲諸生時閉戶自守古之狷介士也其先常屬于陳司空必謙以故人輕之天啓辛酉化雍登賢書鄉老中或與相見者第稱之曰祝舉人而已邑有公事當集諸紳會議值嚴寒有孝廉沈某見化雍至故作嘲語曰今日真寒甚鼻中涕乃突然而出吳下以奴僕爲鼻故借景挪揄之同座皆匿笑爲其侮慢如此祝之居在城南與趙宦爲鄰趙宦者名士錦字前之明時進士爲橫于鄉里邑中號爲四王者也與陳必謙爲兒女姻陳趙勢焰赫奕而士錦尤貪悍肆兇虐觀祝居與已聯比起鳩據心遂挾陳與趙瓜葛謂祝居係陳故業今備奩于趙囑媳呼祝妻王氏至而白之祝不往則令婦女隔牆詈之化雍含忍者有年矣而趙終不能釋祝終不與校迨化雍秉鐸丹陽會試旋里士錦卽令其黨持銀數封伴欲價買逼之立券祝不應士錦怒令健僕肆口辱罵拆毀牆壁頃刻間兩家廳事洞達爲一化雍夫人王氏奔趙哀懇趙妻及媳受士錦旨捽其髮而毆之褫衣裂裙苦辱萬狀化雍忿恨情極自縊死遺筆囑其子曰行年未五十被惡鄰趙士錦逼佔祖基朝夕詈罵辱及爾母凌虐萬狀含冤自經雖類匹夫小諒實出萬不得已橫死之後爲伍尙者爲伍員者聽兒輩爲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名著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冤遺囑事聞。合邑人心不平。實甚。然畏趙勢焰。無敢過而問者。王夫人於是出揭。遍貼通衢。其揭曰。丹陽儒學教諭舉人祝化雍。妻王氏。同男泰。從度泣血具揭。爲誣陷逼產。立殺夫命。事痛夫化雍。祖居與豪宦趙士錦。鄰。並百計謀吞夫官。丹陽未遠。今初一日。覘夫下第歸家。糾兇立拆牆垣。搜捉逼立文契。氏急奔告伊妻錦。喝百衆一面將氏。裂衣毆辱。一面擒夫鎖拷。夫逃避無門。立刻殞命。錦顛謂夫詐死。命奴徧屋搜驗。持鎗揪夫妾趙氏。破頸流血。拗折氏指。萬目共觀。今署縣公出暴尸七日。地方不敢舉報。訴捕不敢准呈。鄰里不敢作證。天昏地慘。鬼哭神號。錦廣收亡命。蓄意叵測。抄萬家。殺萬命。今則殺及命官。目無國紀。罪惡貫盈。人天共忿。激切哀苦。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日。具王夫人復刊揭五百餘張。遣急足奔走丹陽。粘於通衢。復遍送諸生。且寓書曰。願諸君教侯芭之誼。舉鮑宣之席。助我未亡人。執兵隨後。共報斯讎。則大義允堪。千古未幾。諸生各擔囊裏。糧雲集響應。而至於虞人人攘臂。裂眦欲甘心於天水氏。時瞿稼軒先生家居。與陳趙兩家皆夙好。故不避嫌怨。特爲之側身講解。約次日集閭邑紳士會議於天水氏之堂。上丹陽諸生羣入相揖。向衆紳士。昌言曰。逼死命官。至變也。貴邑禮義之鄉。固宜聲罪致討。共申公憤。何乃首鼠兩端。模稜坐視。晚輩雖儒。儒頗知在三之節。惟有急走京師。擊登聞鼓。泣訴九閭。爲合邑科名中一雪恥辱耳。諸紳噤不發一語。當是時。諸先達齒爵最尊者。惟錢牧齋。謙益未至。諸紳列坐以待。少頃。報錢至。稼軒起謁。迎入。皆坐。乃白錢曰。祝趙構難。紛擾而旬訖無成。議惟巧老師片言折衷。錢曰。趙氏之意。若何。稼軒曰。趙氏意主於和。錢慨然作色曰。在趙既可以無君。則祝亦可以無主。遂拂衣登輿去。於是丹陽諸生奮臂一呼。邑中士民響應數千人。飛甍擲棟。塵煙蔽天。聲震山谷。瞬息間。趙居已爲平地。諸生遂掘土。葬化雍於天水氏之堂。基各撫掌稱快。而去。祝亦立毀其宅。不留片瓦。蓋恐士錦駕題打搶爲反噬計也。當衆人之毀趙室也。諸鄉老從壁上觀。絕不敢出一義忿言。以當鳴鼓之攻者。唯延仁舍旁。久乃潛散去。

老生蒙難

郭春卿者前明諸生也居縣治之南街教授生徒鼎革初年已六十矣性鯁直疎狂自喜出語詼諧往往中人隱私不願嫌怨流賊破京師烈皇帝殉社稷邑中大老之在京者全軀逃避屈指有人并傳聞在賊中受僞職者春卿忿甚約同學爲檄文討之一時傳誦以爲快舉大清平江南薙髮令下春卿乃略剪兩鬢常顧鏡自嘲曰爾乃未能免俗耶復爾爾耶或告以未辨髮恐違國制春卿戲語曰若爾這帽子便飛去了或不解其說春卿曰杜詩不云乎羞將短髮還吹帽舊髮薙則新髮短帽得無吹去乎其戲語雋雅大率類此居家不着新式衣服歲時祭家廟冠服仍用勝朝每大言曰我非郭春卿乃申屠蟠也後歲餘乃順治三年丙戌新直指使某按臨常熟某人在弘光朝爲某部主事奉命佐左羅石諱懋第往北脩款者左至北抗節不屈死而此君投誠獨先得當事意累進要職尋出爲江南巡按所至輒吹毛求疵如餓虎飢鷹橫肆搏噬性狡量褊小丈夫也按虞前數日即移檄教官彙造諸生名冊聽候案臨日下學講書學役奔走徧傳春卿不往學役來懇曰地近不過數武廁身諸公中以備員數無甚煩苦也如相公輩閉戶不出上官必遷怒於下走我等立斃杖下矣春卿不得已及期而往按臺盛設儀仗擁衛之人廿百成隊呵道之聲轟騰街巷真威嚴若天帝也謁學廟畢即坐明倫堂縣主及廣文皆鞠躬庭參隨傳諸生呈名冊按臺即諭曰叫他門站在一邊聽點春卿即在衆中揚言曰我輩惟學道正考聽點按臺非學道安得約法乃爾於是羣言洶洶各欲散去縣主懼潛令丁壯把守頭門無令擅出然諸生仍散步兩廡間不肯上堂聽點自若也縣主下階婉諭曰諸兄誦法聖賢豈不知爲下不倍道理今按臺欲點名聽講以求明經稽古之士而故違其意無乃不可萬一憲怒叵測殊不便於諸兄盍以理法自重於是諸生中間有相率隨縣主上堂者官吏即唱名但含餽應以到字而已是時按臺實莫辨孰到孰不到也乃細按名策三百餘人約略現在不滿五十餘人忽大怒厲聲責三教官曰我曉得你們平日在學署中無非索費金

講分上賺錢度日子。士習敗壞。全置不問。上司下學。集諸生講書。向有定例。數日前。本院行文。要諸生個個齊集。的怎麼胡亂。喚這幾個酸丁來。搪塞本院。都大教官如此欺玩。如今朝廷正要振作士習。那容得你們這樣罷軟不職。教官耶。三教官各股。栗跪伏叩頭。不已。時縣主與學老師素不相得。不肯代為叩請。唯旁立睨視而已。春卿忿甚。言於衆曰。弟子之前無反辱師長之理。弟子見師長受辱。亦無疾視不救之理。我輩須為跪請。倘仍作威我等。各具呈學臺。願為市民。不願列龔序矣。於是諸生跪列階下。為三師哀求。至是縣主始稟按臺云。諸生因門役怠玩。在城者傳知在鄉者。未去傳知卑職。即日喚門斗治罪可也。按臺怒稍解。俱令起。縣主諭吏排講案。教官呈籤。按臺曰。不用掣籤。廩增附按次續講。於是廩增講畢。春卿以附生居首於衆。人中幅巾大袖而出。按臺睨其人。欲有所詰。因講鼓已鳴而止。春卿揭書講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始而徐誦一通。繼則逐節挨說。衍釋口氣。出聲朗朗。講至末節。按臺色忽變。猝問曰。今之從政者。何故便叫他斗筲之人。春卿復朗聲疾講曰。只爲此等人言是不信的了。行是不果的了。宗族沒有稱他孝的了。鄉黨沒有稱他弟的了。行已總是無恥的了。就是使於四方也。定是個辱君命的了。所以夫子叫他斗筲之人。按臺冷笑者三。假意霽顏曰。好講得直捷痛快。追事竣。回院日將下。春而春卿被逮入縣獄矣。越日見撫軍於郡。甚言常熟士風大是跋扈。髮不剃而路。剪服不改。而仍故欲撫軍合疏具題。通庠拿問。及教官一網打盡。賴士撫軍慎重。此獄謂常邑愚民已經大創。今逾年復興。此獄恐滋擾攘。無休時。遂議移咨學使。視其於量加責治。以懲一儆百。而春卿年已老性又強。項入牢獄。晝夜忿激。未及問遣而遂卒。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致甘露白雉之祥。蔡邕稱曰。大孝蟠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見漢室凌夷。累徵不就。因松爲屋。杜門養高。董卓廢立賢豪。皆爲所脅。獨蟠得全人服。其先見。



金屏霏玉軒筆記

律西

左文襄公軼事

左文襄公督兩江時。滿人瑞某方爲江甯布政使。瑞本長白世族。以蔭襲得官。目無餘子。屬吏晉謁。有少失容儀者。必面斥之。不少恕。一日方值盛暑。瑞例於午後休息兩小時。適督署有要公。命差官某來見方伯。面傳意旨。家人不敢違白。延差官入花廳坐待。久之瑞出。見某方高踞客座。見主人入。略領其首。傳督憲諭畢。仍復就坐。出扇狂揮。瑞大不謂然。以其爲憲使。無可如何。祇微哂之而已。某知其意。解衣偃臥。愈益狂放。瑞不與談。遽舉茶送客。次日晉謁文襄。白公務畢。因言及昨日差官恣縱狀。有失官體。殊不雅觀。文襄立命左右查取昨日奉差者之職名。卽下令曰。嗣後凡瑞藩台至署。本轅差官概須公服伺候。以免失儀。瑞謝而出。及登輿時。則見立於左右者皆珊瑚頂孔雀翎。自大堂至轅門。排列殆遍。其近輿四人。且加黃馬褂焉。蓋其人

類皆身經百戰。立有汗血功勞。以提鎮記名簡放。一時未能得缺。而留轅當差者也。誦審之。四人中。昨日某差官亦在焉。瑞乃大窘。私乞解免。皆大言曰。大帥有令。不敢有違也。嗣是凡瑞銜參。皆如前立。不缺一人。瑞愈不安。而無可如何。乃置酒於署。延諸將暢飲。又懇留守某公向文襄調解。始收回前令焉。

燕支詩識

余友胡可均言。往年游學美洲時。在紐約遇一中國女學生。年可二十餘。自云會姓。字湘荃。籍隸湘省。在某大學工業專科肄業。來美已二年餘矣。從此往來既稔。遇休息日。輒相過從。湘荃貌既旖旎。能通英法語文。尤粹於中學。遂訂文字交焉。後湘荃轉學去。彼此遂不相聞問。數年後。可均畢業回國。就職京奉路局。駐在津沽。一日得上游電。囑備花車。送某總長瀛眷晉京。可均親出至站照料。則見所謂總長夫人者。旃裘翟黃。昂坐輿中。固即昔日一室問字之湘荃也。湘荃見可均似曾相識。亦矍領屢迴。不能自已。只以瞬息即過。未通一語。可均歸後。不覺悵然若失。後遇有知湘荃身世者。因言湘荃幼即穎異。其父愛若掌珠。親授之讀。經史大義。過目即能了解。尤長於詩詞。曾有咏燕支句云。爲容羞作匈奴婦。着色終成富貴花。其父見之。大爲激賞。以爲此女他日必非凡庸。因是擇壻甚苛。年已逾笄。猶未字也。女亦壹志於學。不以俗務擾其念。見新學大昌。復投身於學校。習旁行斜上文字。未數年。已能自閱西書。更遠涉重洋。以期深造。三年畢業。得博士學位。有同學美人某慕其才貌。屢向乞婚。均以婉言謝却。前年歸國。嫁爲某名流夫人。結婚時年已三十二歲矣。今其夫受任爲某部總長。接眷入都也。回憶湘荃昔年咏燕支一聯。亦可云詩識矣。謂非事皆前定耶。

礮異

余聞先君子言。清咸豐丙辰丁巳兩年冬。英人攻粵東省城。用礮火轟擊。前後不下數千。製造精巧無比。能從城外用望遠鏡

窺城中欲擊某處。測量既準。彈落不差尺寸。又有所謂開花彈者。至地則爆爲數十。四散轟擊。所傷尤多。丙辰冬。先君在粵東南海縣署。與華稚樵比部年皆十餘歲。朝夕共讀。每聞礮聲輒趨出。仰視天空。察其所向。以爲趨避。一夕晚餐後。礮聲驟作。方欲出院。忽聞砰然巨響。砂礮橫飛。衆皆驚惶。未知礮落何處。少頃聞內宅譁然。始知礮在內室西偏。毀去廂房一角。徐檢什物。一無所損。惟階下一巨石失所在。徧覓不得。明日喚工人葺屋。乃得之於屋脊之上。一震之力至於如此。又有守城兵。方臥城脚熟寐。忽礮震一聲。開目驚視。則身與牀俱移於雉堞之上。安然故態。毫無傷損。又有乘輿拜客者。行至街心。一礮忽落。前後與夫皆擊死。而輿中人獨無恙。總督某公方送客出廳事。肅揖致敬。手猶未舉。忽一彈落於兩人之間。賓主倉皇退走。竟不成禮而散。幸其彈尙未炸裂也。有十歲小兒戲於街衢。見巨彈墜於前。良久無聲。以爲無患。時官中方購買礮子。乃捧彈還家。冀獻官請賞。喜以告其祖母。方共話間。彈忽轟然自裂。遂俱斃焉。此皆丙辰年之事也。丁巳歲江曉帆方伯邀先君入署中肄業。至冬英艦復來。攻擊尤力。隆隆之聲。晝夜不息。先君不敢就寢。夜與數人共坐。三更向盡。倦極假寐。甫交睫。忽屋上墜瓦如飛。紅光滿室。急拔戶出。奔避他所。良久不聞爆裂之聲。方敢復入。檢視屋頂穿一大洞。迄未覩礮彈所在。蓋已飛向他處。聞此僅掠過而已。其力已如此。次晨炮聲寂然。則英軍已入城矣。統計是役藩署共被彈四十餘枚。轟毀屋宇無算。其他官署損失亦相等。城中民房十去八九。滿人所居尤甚。亦浩劫也。

房山縣狐

直隸房山縣清時莊親王之墳莊在焉。相傳其享堂之藻井上素有狐居。余嘗因事過其處。欲求一見。苦不可得。而據當地人則言之鑿鑿。謂享堂之承塵板時自啓閉。有人自下呼之。則其應如響。或去一二。或去三四。不少差誤。俄頃則仍復舊觀。余仰視但見藻績斑駁。蛛網塵封而已。守者又謂每值春秋祭祀既畢。香燭酒醴輒被搗取一空。守墳人或遇風雨不能歸。宿其側。

廂。至晚必有小兒來前餽以餅餌。食之味甚甘美。若不食而懷歸。則化爲牛糞焉。

廣東撫署後園鬼

廣東巡撫及將軍署爲平南靖南二藩故邸。地皆寬闊。撫署有後園尤大。園之深處林木蒼翳。氣象陰森。每夕輒聞鬼聲啾啾。以故游園者多不敢深入焉。蔣益澧中丞撫粵時。司錢穀者某君。攜有生徒多人。中有曹姓者。爲浙之錢塘人。風流蘊藉。文采可觀。以家貧故。年近三十猶未娶也。一夕秋雨初過。月明如洗。乘以新涼。難得。俱齣聲如雷。曹獨徘徊階下。不忍遽寢。偶一舉首。似覺階外有女子窺探。風環霧鬢。彷彿豔絕。諦審之。則已不見。曹素胆怯。急入室。啓衾蒙首而臥。朦朧間。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作宮內裝飾。曰陳衛。姓名佩衛。居此已久。慕君風雅。故敢相就。言罷淚承於睫。若不勝淒怨者。曹心疑其非人。然觀此弱質。絕非能爲人禍者。漸與狎暱。女宛轉隨人。未明即去。次夕復攜數女子來。云皆鄰右姊妹行也。因一一向曹介紹。曹談笑既稔。漸涉調謔。女從旁贊之。略無妒意。久之曹竟左擁右抱。肆無顧忌。諸女復以秋夜苦短。爲時太促。不能盡歡。一俟夕陽西下。即聯袂而來。曹亦不辨是夢是醒矣。第以孤陽敵衆陰。未及兩月。曹已疲茶不支。而諸女蹤跡愈密。曹遂臥床不能起。事爲同事者所知。爭來問訊。曹初猶諱言。固問之。始詳述顛末。而諸醫已束手不肯立方。衆以告其師。送之旋里。乃曹去未幾。署中又有秦姓者所患亦與曹相同。迨曹訃至。而秦之病亦在垂危矣。蔣公聞之大怒。因欲窮究所以。始知園之西偏有廢井一口。水臭不可食。蓋兩藩事敗時。宮人投井者甚多。其屍至今未出。日久爲祟也。公乃令先平其井。並於園中大發銃礮。伐其樹木。而平之。後遂無他異焉。

蠖屈廬筆記

淫惡和尚之處治

新舊廢物

某地某寺之方丈。姑諱其名。來申就某西醫治疾。問以何疾。則以龜頭有包皮。舉時不飽滿。洩時不暢快。願出巨金以爲割治之。費某西醫人頗正。直笑謂之曰。和尚豈不聞空。卽是色。色卽是空。之經。旨乎。禪門以犯色戒爲第一罪惡。我國爲僧例不蓄妻和尙。雖有英雄之具。而無用武之地。何必以十方布施之金。擲諸虛牝乎。虛牝二字妙極。和尚不能實其虛。故欲求醫以實之耳。一笑。濟羣戲注。和尚聞之。乃大言不慚。歷數前代以戒體入涅槃之種種證果。近引蒙古喇嘛之以淫行爲聖行。且言我等高行之僧。宜受十方大家之供養。凡閨秀之經其梳弄者。異日可證菩提之果。云云。若偷偷摸摸爲尋花問柳之舉。吾不爲也。某西醫笑而應之曰。我當爲和尚效勞。異日亦得蒙佛福祐。遂約期允之。屆期和尚果至。某醫已約同業數人。僞作商議之狀。因飲和尚以麻劑。將和尚萬種淫惡之具。一齊割去。擬送入某醫院爲陳列之具。和尚昏然不知也。次日開視。驚爲空無所有。立乘摩託車而至。某醫早有預備。并邀同業數人作證。歷數其自己直供之罪惡。如不甘休。當鳴警送廳治罪。和尚始而大哭。繼以懼心愧心之發現。遂抱頭鼠竄而去。某醫及數友均大笑不置。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謂痛快之至。此事予聞諸社友王君毓生。并舉某醫姓名。且事在前月。王君信人。當無虛言。予筆其事。以爲淫僧之炯戒云。

甲乙兩局之傾軋

滬上某業。資本雄厚。莫大于甲局。而乙局繼起。隱與甲局爲敵。嗣因經理不善。遂至外強中乾。甲局乘隙播弄。乙局愈形失敗。此前數年事也。今乙局已有中興之望矣。予固備于乙局者。當失敗時。曾與局中某友書云。前聆清談。略知內相因聯邦之集議。當時有合併之議。乙局股本作一折算。生彼狡之奸心。與羊謀。裘爲計。已左飲鳩。止渴於術。尤疎僕以淺人。謬爲深語。竊謂少康一旅。夏室藉以中興。武穆孤軍。黃龍尙將直搗。與其畏首畏尾。忍肉袒。牽羊之舉。何如羣策羣力。爲沉舟破釜之謀。求已。奚事求人。一誤那堪。再誤春秋大復仇之義。醫家有治標之方。勃蘇秦廷之哭。圖後效。以乞援。股東周報債台之登。歷真誠。

以開示債主破除情面汰敷衍爲事之冗員整飭紀綱罷出入相懸之支局祛積弊於箇中咨衆謀以善後痛哭流涕君宜前席以陳詞踴躍用兵僕亦偏師而助戰大廈仗大木之支同舟賴同心之濟魯漆室之憂國未免過情晉伯宗之盡言毋嫌多事堂高廉遠竊冀上聞土壤細流不無小補敬希轉達幸鑒微誠友人張辛木見之以爲置諸宋四六中非東坡不能爲也是亦近於過譽已。

新商業中之許多新冤鬼

湖州某鄉有名醫某甲善治肺癆等症遠近數百里內皆震其名就診恐後以是積得貨產約二十有餘萬時至海上性喜投機事業於數月內不知營何種股票至折閱四十餘萬金默計所有動產不動產不足以抵其半而債主紛來急於星火計無所出仰藥自盡此外如營銀行業之某甲營米行業之某乙營書業綢業洋貨業之某某等非喪生命卽傾家產其流毒至於如是雖社會種子之無良亦政府之無法以善其始也。

虐待佃戶

毛太素名之履浙江遂安人爲際可之父慈祥愷悌稱於一鄉嘗督收秋租佃戶以稗濕充數太素置不復問家人頗以爲言太素惻然曰佃戶力田作苦終歲勤劬尙不能飽妻孥吾雖少入譬諸鼠雀爲耗而伊輩則可養活數人耳有時歲稔至不能自給家人笑之勿顧也今之江浙大戶富有田產相與連結立局盤剝小民虐待佃戶假手官役私刑逼勒傾家喪命歲有所聞共和時代有此黑地獄不講賢明之長官其亦聞之否耶。

乙廬說會

張乙廬

陳碧蓮

陳碧蓮。浙之鄞縣人。隨父僑寓海上。貌絕美。而有劉盤龍癖。父戒之。勿聽。以止。此一女不忍。加以苛責。而女之胆益肆。年十九。歸同鄉小王。妝奩絕豐。小王者。充某洋行細崽。白皙美丰姿。女嬪後。伉儷甚篤。顧女常托言甯家。與牧豬奴伍。而所博輒負。既。續又不能時。時向父索資。不一年。衣飾典質殆盡。且舉責負重利矣。一日。女又甯家。入晚。小王偶出游。見女。偕一少年同行。大疑。遙尾。其後抵一家。女與少年偕入。王大悲。思覘其異。而門砰然。闔懷恨而歸。明日。女歸。王嚴詰之。女飾詞以對。而王終不能釋然。先是有洪某者。家擁巨資。誕女美。百計思得之。而未有間。一日。女大負。洪轉展貸。以巨金。至期往索。勿得。被脅。而合。無何。醜聲漸播。女父微有所聞。而王不知也。是日。值女與洪於途。心有所疑。遂覺處處似有破綻。時相勃谿。一日。女負氣出。抵暮未歸。王意其在洪某家。思往伏。暗隅執之。以制其口。及洪門人聲鼎沸。一女屍橫陳地上。諦視之。碧蓮也。大駭。歸集壯男女十餘人。將往問罪。及至。而女屍已亡。去詢之。洪某支吾不承。大怒。毀其器皿。扭洪於官。官以案情重大。嚴鞠之。僅認通姦。而殺女滅屍。抵死不承。集鄰右審之。僉言。女時出入洪家。是日。女入。未幾。聞內有嘩噪聲。往視。女屍已陳門側。擾攘移時。旋各歸寢。及明。傳屍已失。所在云。問官以鄰證確鑿。復嚴鞠洪。經數堂。酷刑而服。讞定。洪待刑。有日矣。一日。女忽尼妝。偕父投縣。自承與洪私。讞當未識時。嘗質一鑽戒於洪。是日。大負歸。夫索鑽戒。亟商於洪。暫抵勿允。自念以清白身。爲洪脅污。致夫婦反目。又以鑽戒。事憤其薄。梓因服阿芙蓉膏。少許。膏之冀其出鑽戒也。而洪勿信。無何。毒發。而暈殆。醒知已肇禍。伴死。乘守屍者。他適。拔關出。中途大嘔。自念無生人趣。將投水圖盡。遇尼獲救。暑於無意中。遇父得訟。耗因投案。自陳懺悔。來世云云。官聞言大駭。出洪薄懲釋之。而自劾去職云。

乙盧居士曰。碧蓮以博喪其貞。喪其奩。資且幾喪其生。可爲嗜博者之殷鑒。而投縣自白。洪之冤得雪。似尙有一節可取。洪某乘難謀人。婦其罪可誅。數月囹圄。不足惜。而問官斷案失察。自劾去官。冤哉。冤哉。

陳麻子

陳麻子者魯人居海上爲碼頭小工。妻王氏略具姿首。麻子嗜博。勿精。恆輟工而博。輒負家屢空。王侍纒絲自給。其友有張鬚鬚者。與陳同業。亦嗜博。而十九獲勝。蓄數百金。見王美而賢。心豔之。一日張攜酒往陳適出。王出迎。詢陳歸何時。答言不知。張乃請於王。熟酒已則出。外市下酒物。酒熟。張市菜歸。拉王共飲。王不肯。小家僅一室。王盈盈侍側。雖亂頭布服而不能掩其美。張酒酣不期心動。出游語挑之。王大志避之。出張快快歸。日虞陳之責問。久而始釋。一日陳大負。貸張金不與。出惡聲焉。陳大憤。糾博徒往與之。理論張不勝。其擾賄捕廳。懲之。陳益憤。在博場。聲言將甘心於張。時陳已大醉。奮拳抵桌。憤怒形於顏色。而博者咸爲張危。是晚能博歸。經張門。一包裹自內擲出。意謂行竊者之贓物也。不及檢視。匆匆攜之歸。解視之。人首也。大驚。舉包裹擲之。牆外登床酣寢。意謂無事矣。未明聞叩門聲。如雷。啓戶而捕差已入室。出牆外之首。謂陳曰。殺人犯乃高臥無憂耶。繫之去。王大駭。力辨勿聽。隨而往。及縣署。陳已入獄矣。王大哭歸。越日官出陳鞠之。陳極口呼冤。官曰。死者之首得於汝家之牆外。且血迹循汝家而沒。汝卽百口何能自解。此時有數人到縣。證陳博場之言。蓋陳既投井。有隙者乘機下石焉。陳仍呼冤。官怒命榜之。陳不能熬。刑又念已鑄大錯。卽辨亦勿能雪。乃誣服。王得耗大悲。謀於人。持狀鳴於蘇府。府固名孝廉。治獄以廉。明聞以陳殺人。搆首歸。擲牆外。自暴且張家並不失物。而遺下之刀。又非陳氏者。得狀大疑。提案覆審。適獲一盜。供及殺張事。案乃白。蓋盜以擄掠爲生涯。索張三百金。勿應。夜入殺之。以洩忿也。而陳適獲頭。攜歸致投法網。因釋陳而置盜於法焉。

乙廬居士曰。嗟乎。聽訟之難也。陳微盜。冤沈幾不能白。然則類於陳而失於證明。沈冤以死者。歲不知幾何人。舉一例。百以爲聽訟者告。

柘枝別譜

大。可。

已未之冬。蘭芳應張喬翁之聘。奏技南通。更俗劇場。喬翁爲築梅歐閣。旌之梅謂蘭芳。歐謂歐陽。予情並喬翁之所賞也。喬翁與諸名士賦詩。其中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蘭芳北歸。喬翁褒其贈答之作。爲梅歐閣詩錄。著者凡十九人。張謇。喬翁。張怡祖。孝若。金澤榮。滄江。呂道象。鹿笙。方還。唯一。劉煥烈。卿。袁克文。抱存。徐鑒。澹廬。曹文麟。助閣。黃炎培。任之。費師。洪範。九。馬文炳。敷。五。何祖澤。簣。庖。束。曰。瑄。劭。直。張。采。梅。齋。章。亮。元。靜。軒。沙。元。炳。健。庵。梅。瀾。沅。華。歐。陽。立。袁。子。情。茲。錄。喬。翁。及。沅。華。子。情。三。人。詩。於。此。喬。翁。傳。奇。樂。府。一。云。惜。春。花。冢。事。分。明。直。到。焚。詩。意。未。甯。今。惜。惜。春。人。自。惜。低。徊。傳。與。曲。中。聽。沅。華。葬。花。書。生。貞。白。侍。兒。欺。行。露。橫。挑。或。有。之。若。爲。癡。人。難。說。夢。何。妨。刪。却。涉。漆。詩。予。情。送。酒。二。云。絕。世。難。雙。杜。麗。娘。祇。須。天。壤。有。梅。郎。青。琴。素。女。無。傳。寫。冷。落。臨。川。玉。茗。堂。沅。華。驚。夢。聽。欲。冥。冥。睇。欲。空。耀。如。霞。綺。旋。如。風。緣。何。一。變。於。莊。態。神。女。高。唐。是。夢。中。其。二。三。云。人。生。到。處。難。逢。笑。笑。值。千。金。亦。可。矚。識。得。笑。矚。皆。有。爲。如。郎。可。學。畫。蛾。人。沅。華。千。金。一。笑。發。情。正。義。本。風。詩。愛。過。駸。駸。便。到。癡。色。究。竟。天。無。色。相。箇。兒。女。是。箇。男。兒。予。情。愛。情。之。犧。牲。四。云。娑。婆。惡。海。天。昏。黝。佛。憫。衆。人。要。人。救。太。虛。方。講。維。摩。經。演。法。梅。郎。出。身。手。維。摩。室。住。毗。耶。離。與。佛。說。法。心。慈。悲。太。虛。講。經。就。經。釋。梅。郎。安。得。親。見。之。佛。言。一。切。起。於。想。梅。郎。無。師。意。爲。匠。以。經。爲。曲。紙。爲。花。經。亦。非。真。紙。非。妄。衆。生。那。辨。妄。與。真。開。示。當。場。妙。色。身。電。光。燦。閃。無。盡。燈。天。女。飛。來。香。海。雲。飄。裾。曳。帶。動。朱。唇。歌。音。舞。節。相。送。巡。翩。轉。而。前。翼。而。進。竦。仄。如。矜。頓。如。慎。睇。應。管。步。應。絃。迴。轉。神。明。中。分。寸。彌。自。趨。數。彌。從。容。帶。欵。掣。劍。規。引。弓。軒。袖。一。落。花。隨。風。曼。陀。摩。訶。曼。殊。從。散。花。云。驗。從。來。習。著。身。坐。上。誰。迦。葉。有。歌。有。舞。歡。喜。多。要。思。解。脫。維。摩。詰。萬。千。天。女。帝。榜。世。可。數。者。惟。梅。郎。若。言。菩。薩。是。前。世。應。侍。諸。天。妙。吉。祥。沅。華。天。女。散。花。說。夢。書。中。猶。有。夢。比。邱。尼。命。浮。雲。送。靈。鬼。能。參。生。死。關。癡。兒。那。得。心。肝。動。乘。風。馭。氣。鬼。自。能。低。昂。飄。忽。墜。復。升。杳。冥。恍。忽。雲。霧。裏。心。重。語。長。悲。不。勝。歐。陽。生。擅。悲。劇。悲。是。菩。薩。般。若。心。此。劇。癡。兒。應。更。慄。紛。紛。世。上。癡。兒。多。但。知。歌。舞。與。聽。歌。悟。之。不。悟。生。奈。何。予。情。餽。頭。庵。五。云。牧。民。而。冤。民。一。唱。三。歎。息。

不及梅家郎養鵠不鵠食(沅華女起解)取興離魂始先驅窈窕章雪中梅不放何物逗春香(沅華鬧學)六云當戶唧唧復唧唧出門行行重行行木蘭從軍昔奇事梅郎貌得今有名刀光釵影一出入奇男奇女功告成男盡兵有周制女事戎秦風始梅郎祇是一木蘭須有二梅郎疑是女兒魂木蘭定饒男子氣迷離撲朔何雌雄才武忠孝天所同家家堂上有阿翁要知梅郎孝謹家有風(木蘭從軍)七云后羿死無所其妻乃升天竊藥方寸七驚弓下上弦山河納影大風露濯魄鮮清虛自有府三五不曾暇何時悔天上失足落人間化為梅家郎一瞬廿六年亦知天帝譴奈何兒女憐舞場跌蕩蕩舞袖揚翩翩乘風勿復去牽裾歌留仙(沅華嫦娥奔月)八云吁嗟離合販馬記中寓悲酸嗚雁行梅郎按歌入煩苦號天雨泣天欲傾一聲一拆一吞咽管爲之迸絲爲絕聽罷出門霜皓皓路人但道歌真好(沅華奇雙會)九云卽論風柳翻腰支亦稱清平絕妙詞環自嫌肥梅自瘦酬珠今日不須疑(沅華醉酒)綠綺琴邊現妙常紅氍毹上隱梅郎曲終三疊音三日猶帶旃檀水殿香(沅華琴挑)魍魅何煩鑄象勞當場刻畫到秋毫甯知不若投窮處清查橫行笑帶刀(予情一念之差)十云京師近出宋人畫丈室諸天納如芥維摩舍利說法時天女現身花旆旆天求女相十二年法無所住心無礙畫裏猶聞功德香曲中卽有維摩在天既能殊舍利容嗚呼不可梅郎代一場如雨萬花飛天女梅郎戲三昧當世不見曹吳人誰歟摹寫飛霞佩(沅華重演散花)婢眼論才士可傷淄川寫恨付歐陽人間快意男兒事感遇酬知不故常(予情青梅)一月一日招金呂方劉歐陽諸君暨怡兒就閣小飲卽席有詩云歐劍雄尤俊梅花喜是神合離兩賢姓才美一時人珠玉無南北笙鏞有主賓當年張子野觴詠亦情親梅歐閣席散歸後有作云百年一瞬成茲閣元日七人來賦詩正使昔賢在今夕也應異代願同時聞韶事已石壁畫絕世才猶冰繭絲亦既覲之須共醉頻揩老眼看瓊枝人有詢梅歐名閣意者賦長句答云平生愛說後人長况爾英裝出輩行玉樹謝庭佳子弟衣香荷坐好兒郎秋毫時帝忘嵩岱雪鷺彌天是鳳凰絕學正資依舊舞問君才藝更誰當喜梅郎

至花竹平安館云朔雪零塗下漢皋飛來江上彩雲遙也應隔闕驚吾老轉爲流年惜子詔坐燭燼長詩思窈窕梅香定酒魂
消玉璫儘有從前感花竹團圓得此習梅郎到通示劇場云第一佳人第一朝千車爭聽鬱輪袍郊衢不礙西風惡正要城南
酒價高其二云盈車擲果亦須錢一語猶聞值一縑方便與人增眼福黃金土價不妨廉與梅郎至林溪精舍觀所題前寄之
小像云畫裏軒窗鏡裏人認爲真事果爲真從教雙影成雙影或者前因接後因歌舞欲期無量壽溪山能冶有情春君看水
凍雲凝處著舊梅枝已斬新惜別云梅郎曠絕五年別來晤齋翁十日期縣人傳說若異事郎日一劇翁一詩郎以慧爲命翁
以狂勝瓶亦幽亦愁亦警敏能爲仙人能健兒藝之精進有如此色相變幻詩所資百年三萬六千日昨日黑髮今雪絲少年
朱顏不常駐父老竹馬經過騎世界亦何有堯桀皆沙泥國勢况乃如硫礪金脆擊薄羣頑兒舉子不定紛劫棋蜀秦連湘鼎
沸糜扶海一州江淮陸耕桑苟足長犬鷄翁心與世無町畦高臥自夢黃炎義如郎聰明善知識溫潤近人淪骨肌與郎揚推
復古舞萬方儀態宜爲師造物或不厭中國行樂要假須臾時千鍾百觚作壯語翁眸爛照滄江湄明年春好來勿遲待郎來
盡花前卮候亭送別梅郎二絕句云昨日來時江有風今朝歸去日融融天意爲郎除恐怖明年歡喜到南通緣江大道接郊
垌碧瓦朱楣跨候亭今日送人開紀念平原草白麥苗青別後憶浣華道上云握別臨歧意未頽明年鶯燕定能催何因川路
艱輪響却到殘更枕上來劇場爲浣華製畫梅繡幔爲題其上云海陵東畔有梅家移去北天枝地除更發孫技承祖幹瓊霏
玉照萬重花其二云鄂尉山腰樹拂雲羅浮洞口蝶如輪始知魚極紅羅地不著尋常稿袂人浣華呈齋公并贈孝若公子云
積慕來登君子堂花迎竹護當還鄉老人故自矜年少獨愧唐朝李八郎公子朝朝相見時禺中日影到花枝輕車已了常行
事接坐方驚睡起遲臨別賦呈齋公云人生難得是知己儻賤黃金何足奇畢竟南通不虛到歸裝滿壓齋公詩予倩梅歐閣
小飲云冰雪催梅放先春江水香許將泣上意爲訴客中腸湘水流無極燕雲黯不陽相逢應一笑誰與溯鴻荒其二云畫閣

證。明。紫。霧。籠。愧。題。姓。氏。碧。紗。中。久。知。梅。二。前。歐。九。今。輩。殷。生。接。庚。公。萬。事。爲。捲。成。杞。柳。孤。懷。因。鳳。種。梧。桐。當。杯。別。有。綿。綿。思。閱。
畫。滄。桑。檻。外。風。贈。浣。華。云。我。是。江。南。一。頑。鐵。君。如。鄭。雪。鑄。洪。鐘。不。煩。成。敗。升。沈。感。許。共。瑜。伽。證。果。無。其。二。云。孔。雀。舞。炎。桂。鶴。鶴。
抱。寒。枝。近。郭。樊。籠。密。入。林。緡。繳。稀。人。生。貴。適。性。貧。賤。安。足。辭。南。國。樹。婆。羅。何。葉。正。華。滋。好。鳥。棲。不。巢。惡。鳥。翔。不。棲。瞻。願。復。瞻。願。
問。子。將。何。之。

雜詩之二

劉化風

陰。山。非。人。居。遠。在。陰。山。陰。盛。夏。有。積。雪。悲。風。號。長。林。在。昔。務。拓。邊。兵。力。非。所。臨。明。妃。和。
蕃。來。歿。葬。黑。水。薄。此。南。且。百。里。蔚。然。青。草。深。牧。羊。蘇。子。卿。遺。蹟。今。莫。尋。嗟。今。土。著。民。歷。
此。無。纓。簪。候。寒。穀。不。熟。馬。鈴。率。常。食。燕。麥。俗。呼。筱。十。或。三。五。植。曠。生。望。無。垠。墾。則。索。重。
直。苛。稅。多。此。類。况。復。苦。盜。賊。向。慨。時。事。壞。每。欲。避。矰。弋。不。圖。邊。鄙。間。衢。路。愈。徧。仄。取。彼。
以。例。此。家。鄉。尙。樂。國。

瓊華館筆記

吳縣陸澹盦著

實驗保腎固精丸

語云用藥如用兵用兵不當足以覆國用藥不當足以戕身所以藥有萬能全視置配之得宜與否本會社發明之實驗保腎固精丸功專補益精血增長氣力凡男子職務操勞用心過度或縱情色慾不知節蓄或誤犯手淫斷喪真元或年老氣虛命門火衰以致發生遺精腰酸潮熱咳嗽四肢疲乏夜眠不安及婦女經血不調經閉經痛赤白帶下小產血崩等病服之無不立見奇效因此藥曾經楊瑞葆先生詳加研究並無偏燥偏熱諸弊原方詳載仿單稍有醫學智識者決能洞悉配置之奇奧也茲將文學界秦斗威飯牛先生紀功書錄下以徵信實

功同良相

瑞葆先生閱此丸後
 牛術真遠瞻
 轉弱為強效年志老而神衰
 心平氣和身健病不發自那
 尊榮保腎固精丸遠頌為精神
 跌後病疾消除餘德之海莫可
 中斷特早之誠謝公紀功此
 道為 李 飯牛 謹啟

價目 每盒百粒大洋一元輕症一二盒即愈重症五六盒見效外埠函購原班回件匯款不便郵票通用

總發行所 上海南市裏 愛華製藥會社
 馬路太平里

雙雙十節開幕廣告

啓者本號創設於民國元年專辦進出口古玩什貨鑽石珠寶金銀白金洋裝首飾今已十載荷蒙各界讚美日漸發達本主人特於去歲親赴歐美各大名廠實地調查並採辦各種新法製造首飾所用之機器回國所鑲各種首飾較前精美款式翻新併發明電刻銀質夾銀軸帳字畫對聯器皿電鍍金銀首飾等物以推廣營業原在廿五號舊址地方不敷今改為第二工場發行所則遷至九十號併附設第一工場經已先行營業擇定雙十節日正式開幕併開十週紀念會屆時敬請諸位良朋主顧駕臨指示一切曷勝榮幸之至法大馬路九十號美記華珍公司發行所謹啓

跋僧

跋僧浙西某叢林主持也。貌類恂恂，工繪事，能詩，文人無知其嫻拳藝者。寺前故有廣場，一里中無賴子日聚，其地習拳棒時相角鬪，喧聲達寺中，僧厭之，出止衆，勿聲衆怒，反唇相譏，語侵僧，僧亦怒，趨場上，驅之，諸無賴輒直前環毆，僧勢甚洶，洶僧僅飛一足起，略一盤旋，諸無賴皆仰仆，丈外臥地，不能興，既起，則相與羅拜曰：我情覓良師久矣，大師有藝如此，真我情師也。願北面執弟子禮，可乎？僧叱曰：習拳藝者，首重養氣，精于此者，人莫能測，若徒恃一技之勇，躍躍自豪，不擇時而發，則傷亡無日矣。老僧有藝如此，然一遇勁敵，尙不能自衛其足，况下焉者乎？若曹年少無賴，略未有得，已洶洶不自藏，若此，苟稍知一二，必且挾技橫行，欺凌儒善，我技豈教市井猥薄兒爲禍鄉里乎？速離此毋妄想，衆皆諾諾鼠竄去，以畏僧故，莫不斂跡一鄉安焉。或問僧遇敵折足之事，終不肯言，後數年，忽以寺付其徒，托鉢雲遊去，不知所終，蔣君蘋洲言。

白泰官母

有清一代談拳藝者，罔不知有江南甘鳳池。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力敵數百人，手握錫器，能令鎔液從指隙流出，其膂力之勇如此。幼時偶聞人言其軼事云：甘嘗以事如山左，日暮奔波窮山中，不得出行，久之見山半有燈光，意可宿也，奔赴之，則茅屋三椽，依山而築，叩其戶，一老嫗聞聲出應，白髮朱顏，神采奕奕，見甘訝問，深夜多虎狼，何得來此？甘具述失道求宿意，嫗略一躊躇，遽肅甘入，殷勤詢邦族，甘坦然曰：余江南甘鳳池也。老嫗聞言，矍然起立，拭目灼灼視甘，曰：郎君卽江南甘鳳池耶？豚兒覓郎君久，今郎君來而豚兒適山下去，人生遇合，真有天也。言已，導甘入西室宿，而自入東室，甘心異老嫗之爲人，中夜不寐，躡足至中庭，自壁隙窺之，時值三五蟾魄皎潔，光射入室，纖毫畢呈，見老嫗跌坐蒲團上，白髮束縷，縷皆直豎，頭上堅若鋼，鐵大驚，急返寢，知老嫗爲匪，常人翌晨卽辭老嫗行，嫗送出丁甯曰：郎君技擊名天下，豚兒自負欲與郎君較，不量甚矣。山下

若逢之幸看老身面弗加傷害老身亦囑豚兒決不相厄也甘唯唯卽疾馳下山行四五里突覺有人躡其後急止步其人已一躍過甘頂張兩臂阻甘厲聲曰若卽江南甘鳳池耶甘曰然其人不語遽直前與甘搏甘悉力應之其人殊靈變軀體瘠小超越若猿猴拳不能中搏久之其人忽一躍登樹杪搖手止甘甘迺止待之其人飄然而下把甘臂相與大笑詢其邦族則白姓名秦官常州人以事避地來山左茅屋中嫗固其老母也二人接談甚驩因相約爲兄弟患難必共實爲清初八俠之二云

許三先生

里人許某業瘍醫矯健工技擊挾藝走燕魯无敢犯者大江南北稱許三先生時燕人有趙德勝者以拳藝雄都下設局走鏢徒黨甚衆頗恣肆自喜許嘗以事如燕京一日赴友人宴趙亦在焉許溫文而瘠謙恭有禮退然若不勝衣人未之奇也筵席既張趙昂然據首座飲酒作大言涎沫四射目无餘子其言尤輕南人備肆詆議許初亦隨衆諸諾至是漸不能忍輒前席請曰教師有絕技盍不令我輩見之一擴眼界趙坦然曰可卽命人取大輒厚寸許者六七疊置案上麾手一擊自上至下靡不碎者趙欣然自得揚手願許曰如君脆弱亦足當此掌一擊不許莞爾曰技止此耶然則余亦有薄技可博在座諸君一粲因就庭中拾卵石一力握之石裂數十片更於其中取一小片以二指搓之細碎如粉徧洒堂上趙見而駭然座衆皆驚異至舌搖不能下許笑曰如此小技教師當亦優爲之因以一石授趙趙嘿然不敢受許迺擲石微哂曰然則南人亦未可輕也趙大慚座衆復揶揄之趙不能堪逃席去於是許之名益著許晚年游秦中與劇盜于九門擊殺之然亦負傷歸逾年傷發竟卒無子得其傳者有王銘等四五人

澹盦曰盈而驕鮮不敗者如趙德勝者其明鑒也許居與余舅家爲比鄰余舅幼時猶及見之舅爲余言如此誌之亦以戒夫世之恃技而不自斂者



三瘦賞月記 中嵌新聲雜誌撰述諸君名六十有四

天樓

三瘦者誰「瘦鵲」「瘦蝶」「瘦菊」是也。三子之姓各殊。而其名皆冠以瘦字。殆志同道合。有默契歟。瘦鵲杜姓。所居曰「瞻廬」。廬在「天台山農」舍。環其四周。頗饒田家風趣。山「左泉」聲。汨汨與松濤相應。和山右有萬「耐庵」。距瞻廬百步。而近庵舍。至「小梵」語。隱約可聞。有時風送「清磬」聲。越林而出。沁人心脾。頓生懺悔。「鈍根」遁入空門之想。沿山麓行。可半里許。有橋曰「企馨」。橋旁有老「樗」瘦。大如匏。野航過者咸繫。此少憩焉。橋之西。即白子瘦蝶之「邊廬」。廬前有池。式方而「小翠」。藻續紛菱。「藕生」其中。每當藕花已殘。紅菱將老之時。此一泓「秋水」。常覺「深」。涵秋「色」。也。過企馨橋。迤邐而南。約里餘。則瘦菊之別墅在焉。瘦菊姓冷。癖兼淵明和靖而有之。其別墅曰「澹齋」。栽黃花。不下「伯千」。種書軒之四周。環植老梅。蓋萃「冷芳」。孤豔於一圃矣。一日。為中秋節。瘦菊邀瘦鵲瘦蝶賞月於別墅。時「正秋」。高氣爽。銀蟾如水。三人舉杯對月。飄然欲仙。瘦鵲酒量極「偉平」。時一飲十觥。至此浮三大白。慨然言。白當今時事。日非蝨「賊」。菌「莠」。隨在皆是。軍閥之驕恣。專橫官吏之黑暗腐敗。嗟嗟吾「民哀」。號慘呼於水火刀兵之間。甯有已日耶。吾每一念及不

禁。賦。裂。髮。指。殿。鋤。非。類。又。恨。力。有。未。逮。既。不。克。救。濟。羣。生。無。已。抱。璞。守。拙。小。隱。林。泉。漱。石。枕。流。大。可。領。略。天。然。佳。趣。也。言。罷。唏。噓。不。置。瘦。菊。曰。今。宵。良。會。不。應。談。國。事。以。增。傷。感。且。吾。輩。雖。不。能。建。樹。功。業。以。光。宇。宙。然。地。靡。天。虛。我。生。固。多。尋。樂。之。處。開。豁。公。心。頭。鬱。憤。及。時。行。樂。可。耳。素。知。公。精。於。樂。律。西。曲。尤。長。僕。有。鋼琴。盡。奏。一。闕。使。僕。一。聆。流。水。高。山。之。音。瘦。鵬。乃。按。琴。而。歌。曰。悲。歌。擊。劍。雲。黯。風。凜。說。什。麼。富。貴。功。名。付。與。黃。梁。一。枕。亞。雨。歐。風。搖。撼。神。州。大。漠。盤。鷹。隼。冷。眼。一。雙。熱。腸。百。轉。借。酒。澆。愁。愁。更。甚。君。不。聞。杜。宇。聲。聲。似。說。千。古。英。雄。都。被。浪。沙。淘。盡。歌。畢。餘。音。鼻。息。庭。樹。間。瘦。菊。拍。掌。贊。曰。清。婉。時。如。小。鳳。翔。鳴。令。人。怡。然。而。喜。激。昂。時。如。獨。鶴。唳。空。令。人。悚。然。而。悲。誠。絕。調。也。忽。回。頭。見。瘦。蝶。引。觴。自。酌。默。默。無。語。瘦。菊。曰。今。宵。承。二。君。寵。臨。歡。飲。乙。廣。實。增。蓬。華。之。光。僕。之。榮。幸。非。小。蝶。君。博。學。多。才。文。思。超。卓。呆。坐。胡。爲。盡。賦。詩。一。章。以。作。今。宵。良。會。之。紀。念。瘦。蝶。聞。言。擲。杯。起。曰。內。訖。外。患。日。迫。一。日。國。民。醉。生。夢。死。不。知。大。義。華。土。之。淪。亡。無。日。矣。適。聽。瘦。鵬。之。歌。不。覺。觸。我。愁。懷。慨。然。爲。問。幸。二。君。諒。之。乃。援。筆。賦。詩。一。章。其。詩。曰。清。秋。楓。葉。乍。流。丹。斧。到。蟾。宮。桂。已。殘。雙。海。無。人。登。彼。岸。名。場。有。夢。醒。邯。鄲。士。逢。世。亂。狂。彌。甚。民。到。時。窮。死。亦。難。病。鶴。焦。琴。與。匣。劍。鳴。時。併。作。夜。光。寒。鵬。菊。二。人。極。口。贊。賞。謂。詞。句。奇。警。頗。近。工。部。正。談。笑。間。忽。聞。剝。啄。聲。瘦。菊。命。奚。僮。啓。戶。卽。有。三。人。聯。翩。入。內。前。者。爲。樸。庵。居。士。孫。天。侔。後。則。華。氏。兄。弟。均。卿。少。卿。也。華。氏。二。子。瀟。洒。風。流。丰。神。俊。逸。天。侔。則。狀。貌。奇。古。皓。首。白。眉。孫。等。既。入。三。瘦。急。起。迎。迓。天。侔。曰。君。等。在。此。賞。月。久。坐。亦。覺。寡。趣。盍。一。出。步。月。乎。三。瘦。僉。曰。諾。於。是。三。瘦。二。卿。隨。天。侔。出。經。一。園。園。中。木。石。清。雅。幽。逸。梅。蘭。竹。菊。咸。備。園。通。曲。徑。碧。梧。夾。道。月。光。從。梧。葉。疎。處。下。漏。如。水。銀。瀉。地。曲。徑。盡。處。有。亭。翼。然。顏。其。額。曰。浩。然。亭。有。長。聯。其。上。聯。云。君。將。前。去。乎。志。所。趨。身。所。寄。屢。慮。所。糾。纏。天。良。喪。盡。祇。爲。權。力。金。錢。遂。乃。生。無。美。德。死。無。令。名。歎。世。界。本。同。逆。旅。下。聯。云。我。欲。歸。來。矣。山。之。秀。水。之。清。風。日。之。

溫「麗生」趣。盎然都是詩思。晝意何况。春有好花。秋有明月。看此間亦是桃源。入亭少憩。已而復行。已抵天台。山麓斯時。山高月「小青」。「楓隱」隱出沒。「寒雲」翠鶴。間大類海上仙山。縹渺不可。即諸人遊興既闌。乃各分道而歸。瘦鷗則餘醒未解。歸途猶朗吟杜甫秋興詩不止云。

擬浙江姨太團反對廢妾宣言

游心

查聞身體自由。載在約法。階級平等。斯號共和。夫既云身體自由。則辱身固屬自由。賣身亦屬自由也。既云階級平等。則妾固不可主張廢妻。妻亦不可主張廢妾也。竊某等或為小家碧玉。蓬門不識羅綺之香。或為墜溷青樓。飛絮久抱沾泥之痛。或為富室侍兒。竹裏曾與煎茶之役。亦既辛苦備嘗。風塵厭倦矣。幸而大少垂青。老爺發厯。遂得憑藉替月之姿。備位小星之列。此皆出於某等自願。豈可橫受他人干涉。乃近忽有自命太太某女士者。提出廢妾議案。要求列入憲法。觀其外表。似主張人道主義。察其內容。實不過酸素作用。某等誓不承認。竊謂妾之不可廢者。其理由有三。試與各界述之。從來女子享用莫厚於妾。場而莫闊於妾。是以香檳大菜。惟妾嘗之。珍珠鑽石。惟妾御之。洋房汽車。惟妾居之。乘之。是固較之鴻案相莊之侶。荆布帶身。牛衣對泣之倫。齋粥不飽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乃一旦議欲廢之。是不啻剝奪女子權利也。其不可廢者一也。今之主張廢妾者。不過謂男子不當以女子為玩物耳。不知天下事出乎爾者。必反乎爾。因在此者。果或在彼。是以蓄妾之家。或以老夫而得少婦。或以巧婦而耦拙夫。人方代之。與彩鳳墮鴉之歎。海棠壓雪之嗟。殊不知梁家花底。自有秦宮漢帝宮中。非無赤鳳。但得伴余小白臉。何妨贈彼綠頭巾。是又東食西宿。不必定守從一之貞。而廣田自荒。足以警彼淫醜之魄者。其不可廢者二也。方今世界盛倡均富主義。然而能實行之者。惟吾輩為人妾者耳。縱有豁刻性成之輩。莫拔一毛。貪得無厭之倫。視財若命。然一聞愛妻要求。莫不竭誠供應。是以當擅寵專房。既儘余青。蚨揮霍。即有時下堂求去。亦堪效白鴿飛翔。此又較之梁山好漢。

科天行道更覺公平周室與王發粟散財尤爲痛快其不可廢者三也嗟乎妻不如妾本男子之恆情四妾三妻亦裨史之佳話今某女士竟毅然悍然主張廢妾是非特不諒人情亦未免太煞風景矣抑某等聞某女士致制憲議會書有如不通過當以總離婚爲後盾一語此又某等所求之不得者也蓋若要家弗和討個小老婆在某女士輩對於某等固不免有憎嫌之意而一隻碗弗響兩隻碗丁當在某等對於某女士輩亦未嘗無厭惡之心今彼輩既自甘放棄權利即男子又何必過予挽留從此某等大紅裙可以着綠呢轎可以坐鳳冠霞珮可以穿戴（以上諸物舊例爲妾者皆不得擅用）眼中釘既經拔去心頭肉何致分肥豈非天從人願也乎用特作此宣言通告同志慎毋忱被恫喝自倒威風焉浙江姨太團公啓

新四書

公妻：廢妾：褒揚節夫

耐庵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久假而不歸好事者聞之喜而不寐曰彼哉彼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觀其色油油然盡美矣又盡善也如之何不弔於是始興（去聲）發穿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與其妾苟合矣洋洋乎得其所哉既而曰二之中用其一吾猶不足其妻善與人交與之言行事可也明日又從而招之其妻告其妾曰斯人也知好色而有宋朝之美我丈夫也而今而後惟我與爾有是夫（讀本字）不亦可乎比及三年其良人有歸志施施從外來將入門見而知之勃然變乎色執其手推而納之溝中卒然問曰斯人也何人也昏暮奚宜至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不能淫今寓人於我室而亂其倫於女安乎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無他執之而已矣必也及是時從而刑之以杖叩其脛然後快於心其妻不悅曰惡是何言也嘗今之世反古之道古之人夫婦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今不然也有妻子與朋友共朋友信之居其所若己有之女子之嫁也擇其善者爲從之從吾所好在彼在此無可無不可故諺有之曰妻子好合（謂可以合用也）今汝私妻子阿

其所好俾不通。實不能容鄙哉。經乎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且爾言過矣。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與百姓同之。其心休休焉。能盡人之性。王之臣有託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導其妻子。善與人同。不藏怒焉。不宿怨焉。男女居室。與朋友共。古之人亦若是於予。與何誅其良人。聽其言也。厲有所恐。懼未有以對也。斯受之而已矣。既而曰。大哉言矣。有妻子。獨樂樂。不若與人。時哉。時哉。謂時髦也。雖然。語大。大夫人。吾從衆。與朋友共。可也。語小。指妾。在我者。所獨也。何如。當是時也。其設心。以爲小。固不可以敵大。養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也。告其妾。不可曰。鈞是人。也有貴賤。有小大。是貨之也。不可以爲人。且一人之身。可使由之。不可以有挾也。妾婦之道。改之爲貴。今也有人焉。改廢繩墨。妾之奉比而同之。無貴賤。無小大。無差等。所以行之者一也。吾何爲獨不然。其良人聽其言也。不以禮涕泣而道之。曰。難矣哉。唯女子爲難養也。今若此。不可與言。勉強而行之。或承之。羞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由是號泣於昊天。哭泣之哀。如喪考妣。或告之曰。子之迂也。何爲其號泣也。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當今之世。男女生而願爲之。有室。不幸半途而廢。匹夫欲潔其身。獨居約之以禮。足跡踰如有循戒之。在色不及。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若將終身焉。在官者聞而知之。則有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迎之致敬。以有禮。令廣譽施於身。不亦善乎。齊人大悅。出諸大門之外。望望然去之。築室於場。獨善其身。以永終譽。其妻妾不羞也。往送之門。棄而違之。入門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而今而後。苟有用我者。以約而召之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至矣。

戲擬蛾子與驢子書

賊菌

驢子鄉兄。足下。錢塘江上。飽啖瓊花。一聲長鳴。浙江潮起。高音遠暢。志得意滿。近更數典忘祖。欲移祖籍。歸化甬江。假飾麒麟。宛然異物。愚弄浙人。於股掌之上。俾假自治之名。特開自治會議。操縱其間。俾似鐵之雙蹄。如船之兩耳。可以橫行無阻。馳騁秋原。狡則狡矣。然而君無六腎。見湖海搜奇。驢之六腎者。千里驢也。焉行千里。只可徐行地下。焉能如某之如飛將軍從。

天而下乎。某樓息湘南。未曾入湘。藉以媚湘人。屯兵中州。未曾入豫。藉以媚豫人。近者轉戰鄂省。更未曾入鄂。藉以媚鄂人。山東爲古代文化中心。地弟與鄉。兄雖一飛一走。各有其類。然皆產生斯地。忝屬鄉誼。烏敢不盡忠告之言。自治自治。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以行時。人屢言之矣。麟爲國瑞。尙被放於空山。小蛆（蛆諧徐）何知自謀不工。爲人謀也。可知何必思利用人者。反受其用乎。設巧謀不成。殺烹致禍。雖垂修尾。伏地哀鳴。長面可噬。獨不懼浙人之刃。刺汝腹乎。黔驢技盡。反貽人笑。不如休矣。某縱橫得志。仍不忘昔日之主張。廬山面目。難窺真相。某偏欲集合同志。共決國是。俾人謂不能窺真相者。獨一窺之。強人從我。某何能焉。舍己從人。兄之雅量。當爲天下之人所共稱許矣。尙能遣巨耳之代表。遠至牯牛嶺上。則前嫌獨棄。後顧無憂。西子湖邊。秋草永爲足下所嚼食矣。臨風布意。不盡欲言。鄉愚弟蛾子上言。

戲擬驢子復蛾子書

賊菌

蛾子鄉兄大鑒。捧讀來書。氣盛言宜。想下筆時。真同春蠶食葉也。遙慕光榮（蛾一名慕光）曷敢爲麟鬚之拂（郭子橫洞冥記舉麟鬚之拂以驅蛾）弟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人各有志。弟之不能識廬山真面。猶之足下不知立馬吳山者之意也。弟之不能脫太平湖水氣味者。猶之足下不能不供居銅雀臺中之人之驅使也。弟之思入浙籍。亦不過應浙人治浙之潮流。姑妄言之。今日曰浙人。明日仍曰魯人。人不能強我。曰非浙人。亦不能強我。曰非魯人。可南可北。非黔字於額也。對於足下。可稱同鄉。對於浙人。又何不可稱同鄉之有。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皆可說說罷了也。足下曰開國民大會。重民意也。民意欲息。無謂之戰爭而足下。何以與湘軍與川軍。戰勞無已時。而足下之廬山會議。仍曰重民意。言行不符。吾儕武人。孰不如是。形態變化。免受國民之束縛。得以破繭而出。飛翔自如耳。弟雖以提倡自治自命。無縛足下之能力。足下以解決時局自命。亦無策弟之能力也。各行其事。各盡其能。不能兩成。何妨兩敗。足下不能犧牲既定之宗旨。弟更何能效飛蛾之投火乎。若足下真大公

無我也。逕派代表贊助。敵會則懼。呼迎。豈僅長鳴一聲已哉。臨穎神馳。伏惟亮察。鄉愚弟。驢子謹復。

晚香居士傳 仿五柳先生傳

高誌操藏書

逸梅

居士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以晚節孤高稱。韓琦詩且看黃著晚節香。因以為號焉。徘徊東籬。陶潛詩採菊東籬下。親事畦圃。史正志序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性好飲。史正志序菊苗釀可以飲。酒痕滿袖。杜甫詩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每逢重陽。世說重陽日都人皆置酒高會競賞菊花。便攜觴出門登玉筍。名山記朱儒子入玉筍山服菊花。酣飲雖晚不歸。淵明聞其風雅嘗過籬而訪之。炊黍以留。羣芳譜漢宮人採菊花并蒸釀之以黍米。白衣供役。續晉陽秋白衣人攜酒至。既相契合會無一日踪疏。見上史正志序。粉糕和貽。風土記登高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遺送。茱萸同插。仙書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齡客。悠然意遠相對忘言。陶潛詩悠然見南山。又欲辨已忘言。宴如也。偶得仙家之授妙術。長生。東坡菊記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消厄辟災。仙書茱萸菊花消陽九之厄。續齊諧記汝南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係臂上登高飲菊花酒。以之濟世。贊曰。或有人有言。開杜牧之笑口。杜牧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得鏡會之美名。鍾會賦菊有五美。其言茲若人之儔乎。仔細吟詩。歐陽永叔戲王荊公詩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徜徉伴月。張賁詩幾處疏籬伴月斜。靈和子之流歟。辛氏菊花頌稟氣靈和。秋芳子之流歟。宇文虛中詩南齊白菊占秋芳。

烏絲公子傳

睡仙

烏絲者。山海關外遼陽人也。身頤而長。膚潤澤如脂。性滑不滯於物。人雖多方摩撫之。屈撓之。皆能善隨。人意極曲折。回環不稍忤。其為人也。外柔而內剛。貌雖滑而質甚堅。韌刀劍不能傷。鎗銃不能害。說者謂其尚老氏教云。然其所以不易為人毀傷。

者亦因其種族蕃衍團結力堅故也。故遼西之人無貴賤無老幼皆愛其柔而羨其勇莫不愛重佩戴之常相告曰此我儕之護身符也。明社末葉中國大亂絲與其宗族護從清世祖入關世祖以其有櫛沐之勞凡帷幄巾帔之事悉與焉。公子善揣上意世祖喜則馴擾如覆額之童子婉順如支妻然故寵眷恆逾儕輩。及世祖遇事拂逆赫然震怒則衝冠而起作武夫狀。故世祖常撫慰之願謂左右曰昔蕭何追韓信時高祖如失右手使吾無烏絲直如喪吾元首矣。於是立下詔尊絲為國師曰是足表吾滿人雍容揄揚之風也不數年中華赤縣神州之人皆化焉。其子孫散處民間發育甚速戶口之盛甲於大陸。雖歐人謂為豚尾奴亦靦然受之其涵養若此傳二百餘年至黎公起義武昌傳檄諸省以為腥羶之族徒漏國中之脂膏其悉芟夷之故烏絲之族至今存者寥寥然多托庇於前清之遺老大僚云余有慨於今昔盛衰之理而不勝滄桑之感焉。於是乎為之傳（不受酬）

戲擬鴛鴦告張琪狀

管見

具狀人崔鴛鴦年十九歲寓山西普救寺西廂。

呈為夤夜踰垣蓄意強汗叩請飭拘到案依法判斷以重名節而維風化事竊妾生長官門幼嫻母訓拈鍼學繡奏笛驚刺鳳之能剗燭吟詩取咏絮評花之樂素知三從四德以禮自防何敢水性楊花入春無主祇以先君不祿靈輜未返故鄉權與老母漂流客踪暫寄蕭寺不料中秋月朗正燒寶鴨之香暮夜人稀忽冒金龜之塔跡近浪子名屬張琪有女並無懷春吉士竟敢來誘何曾避世卻同干木之踰牆蓄意圖周儼如楚王之問鼎始而甘言蜜語欲偷韓壽之香繼以勢逼強求謾作吒利之劫當斯時也處斯境也妾以蒲柳之姿業已魂飄天外然金石之性仍以神在箇中惟有啼極聲嘶喚小鬟以速至得即聞風遠逸免強暴於須臾若不呈求法辦恐其怙惡不悛為此訴請承審官廳飭拘到案依法判斷庶幾白圭無玷貞名永保於千

秋俾知黑籍无冤。淫心不致於再犯。謹狀。

張琪答辯書

管見

具答辯書人張琪年二十三歲寓普教寺

為調戲係屬本妻。援例理應未減。為此據實答辯。叩請從寬判釋。事竊生幼讀詩書。頗守理法。夙官託跡鄉榜。掄元雖非七步之才。有慚子建。欲盡正車之學。上擬秘書。原宜閉戶潛修。以待國家之擢用。豈敢歧途失足。遽成輕薄之行。為祇以遐邇相逢。遇美人於蕭寺。因而姻緣巧合。來寇盜於漁陽。其時崔老夫人者。以瀛眷未歸。先靈未葬。無論為僧為俗。能辟易強徒。定然議。媿議婚字。以親女一言。出口萬衆同聞。幸生以一紙血書。竭情求援。始退十千勁旅。共享太平。白馬將軍。確為證婚之主。法聰和尚的係媒介之人。是崔鶯鶯本屬生之元妻。而生實崔氏之門婿也。無如老夫人二三其德。欲賴婚而頓改初心。崔鶯鶯兄妹相稱。結同心而難償夙願。燕薪烈火。無情倍覺。有情咫尺天涯。可望又難。可即既得復失。心實不甘。轉敗為功。計將安出。適值香焚月下。玉人來兮。珊瑚遇教。花壓牆陰。雄心發乎勃勃。一躍而過。方期有隙可乘。百計以求。竟至無洞可入。嬌聲起而麗犬吠。秋風緊而客心驚。縱然乘興而來。惟有掃興而返。一場好事。無異夢破黃梁。半夜偷詩。不覺題成白戰。嗟乎人原如玉。未嘗親膚色。即是空何曾染指。撫躬自問。於心懷慚然而名分既屬本妻。似非他人可比。苟合未成。事實應在末減之條。情有可原。法當可貸。斯皆實語。毫無虛詞。為此出具答辯。謹呈冰案。伏祈審判官長法外施仁。執中判斷。幸甚幸甚。謹呈。

承審官判斷詞

管見

查該原告崔鶯鶯西廂立月。本有行露之嫌。暮夜燒香。遂啓蕭牆之覺。縱非敲棋訂約。難免冶容誨淫。惟矢志不渝。未作沾泥之絮。守身如玉。猶是不污之蓮。其情可嘉。其心可憫。該被告張琪身到膠庠。行同鬼蜮。敢效南宮之步。偷觀嫦娥。竟踰東家之

○ 猶○欲○樓○處○子○真○是○斯○文○掃○地○可○謂○色○胆○如○天○本○應○褫○去○衣○衿○從○嚴○科○罪○俾○知○妄○干○例○禁○有○犯○必○懲○惟○訂○婚○既○有○成○言○違○約○出○於○
○ 無○奈○積○忿○生○怨○卽○景○生○情○想○入○非○非○冀○赴○陽○臺○之○夢○情○雖○脈○脈○遠○迷○洞○口○之○雲○有○心○轉○遇○無○心○樂○事○反○成○苦○事○準○情○酌○理○曲○予○
○ 成○全○公○堂○權○作○華○堂○竟○成○兩○姓○之○好○擇○日○不○如○撞○日○可○歌○百○年○之○章○從○此○攜○手○並○行○春○宵○同○夢○內○無○怨○女○既○穩○渡○夫○鵲○橋○外○無○
○ 曠○夫○豈○難○探○夫○虎○穴○排○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彼○此○不○妨○衝○鋒○而○對○壘○聽○靡○靡○之○音○入○洋○洋○之○耳○爾○我○竟○如○鼓○瑟○而○吹○笙○唱○隨○
○ 足○樂○憤○恨○胥○捐○案○着○註○銷○事○宜○登○報○此○判○

雜詩之三

劉化風

十○年○息○游○足○始○省○登○高○危○何○如○宗○少○文○臥○游○形○不○疲○獶○犬○騁○衢○巷○終○將○中○伏○機○何○如○伏○
○ 樞○胎○棧○豆○以○療○飢○人○生○不○百○年○苦○多○樂○事○稀○幸○無○疾○病○牽○胡○可○自○擾○之○甕○必○井○邊○破○古○
○ 言○庸○我○欺○清○風○開○塵○襟○明○月○激○心○脾○竹○石○植○匪○難○書○詩○甯○不○怡○世○界○且○泡○影○餘○何○非○卑○
○ 卑○不○謂○見○道○晚○乃○有○相○詆○媒○

戲言

病雀醉筆



袁梨室戲後

高誌操藏書

啓公

現在戲園裏最時髦的「角兒」就是「梅派花衫」。我前回不是說過了麼。次於「梅派」的就是「歐派」。大概諸位看官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待我來把他敘述一番。

「歐派花衫」就是歐陽予倩一派的「花衫」。這位歐陽君是個世家子弟。曾經在日本留學數年。要問他學的是那一門。我可不大清楚。祇曉得那時留學界注重娛樂。所以上課不上課都不喫勁。最要緊的是頑下女。又麻雀吃酒。（這是留東外史上說的。對不對我可不得而知。）另外還有一樣。就是串演新戲。歐陽君對於前三項嗜好會否沾染。那是另一問題。我們沒有討論的必要。但知歐陽君串演新戲。確有一點拿手。所以留學界推他為演劇先進。從前上海名震一時的春柳新劇社。就是歐陽君和他一班的朋友。（陸鏡若。吳我尊。管小髭等都在其內。）組織的了。至於京戲。却是吳我尊把他（歐陽）引。

上路的原來「票友」裏面有個叫做林七爺的。他和「青衣」秦斗余紫雲（余叔岩的父親）是個靠膀子朋友紫雲唱戲的。訣竅許多。內行求都求不着的。不想都被林七爺私淑了去。我尊是林七的得意弟子。林七所有的長處我尊也都有了。可見他（我尊）直接學的是林七。間接學的便是余紫雲。尤難在「腔」與「調」與「身段」處處摹描入神。（這是林七爺在汪仰天家裏說的。）試問一般妄竊浮名的「余派青衣」那個及得他（我尊）呢。歐陽君因為在新劇裏做的是旦角。便聯想到研究舊戲的「青衣」。好在我尊是同學好友。課餘無事便求他「我尊」指點一二。我尊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回國之後。率性把他介紹給林七。做了學生大家一同研究。歐陽君的「青衣」戲便是那時候學出來的。但是論到工夫和資格。究竟還要讓我尊一步。可是各家戲園子家家歡迎。歐陽君沒有歡迎。吳我尊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歐陽君天賦歌喉。唱起「青衣」戲來。着實清脆動聽。雖說「板槽」不十分穩。「字音」不十分真。但是時下聽戲的誰也不考究這些。況且歐陽君是個「票友」。出身便有幾個真正懂戲的。也祇好包涵着聽。誰肯挑他的眼呢。我尊的「聲音」既然沒有歐陽君那樣清脆「扮相」「人緣」又不及他。當然就無人過問了。再說歐陽君向來是個務名好勝的。他既然得着社會的稱許。便想改變前人的陳法。自成一派。無奈身分力量。還設不到。祇好養精蓄銳。以待時機。後來看見梅蘭芳創出「花衫」名目。來唱古裝戲。大受社會歡迎。心裏未免有了些感觸。穩知道梅蘭芳的「黛玉葬花」魔力最大。許多唱小旦的都在那裏依樣畫葫蘆。藉以稱召座客。心裏一個不服氣。便與我尊等商議。另外編出一本「黛玉葬花」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姑且唱一唱。看也不知戲以人紅。還是人以戲紅。歐陽君每逢唱這齣戲一般的。也能「叫座」。接着又把紅樓夢裏的事實。選那最能迎合社會心理的。編了一齣「饅頭庵」（就是秦鯨卿得趣饅頭庵那段趣事）。一齣「寶蟾送酒」（就是送果品小郎驚回測。逞淫心寶蟾工設計那段趣事）。這兩支戲排出來。果然走南到北。處處歡迎。（其實也有許多人很不滿意。我的朋友馮念詒就

是一個北京的評劇份子徐凌霄無名氏稚圭閣主等也是反對這兩支戲的。就有些眼光如豆的旦角急急的摹仿起來。你也唱他也唱鬧得烏煙瘴氣的好不有趣從此梨園中人便在「梅派花衫」外添了一個「歐派花衫」的名目。撞巧南通州張四先生又在「更俗劇場」裏建了一座「梅歐閣」因此歐陽予倩的大名竟與梅蘭芳並駕齊馳一般。婢學夫人。的花衫自然是望塵莫及了。但我却有些不懂像荀慧生（白牡丹）於連泉（小翠花）等唱戲的本領似乎都在歐陽君之上。即論名望也不在歐陽之下。他爲什麼丟掉許多「拿手戲」不唱。偏要唱「歐派」的什麼「饅頭庵」「寶蟾送酒」。難道這兩齣戲真比一切的舊戲都排得好麼。據我看全不相干。他們所以如此無非爲飯碗計。迎合社會的心理罷了。（我這話並非憑空說出來的。原來小翠花在上海的時候。天蟾舞臺的經理要求他排演寶蟾送酒。小翠花再三不肯。幾乎不得下台。可是夥計拗不過老板。到底還要替他勉勉強強唱了幾回。這個豈不是受了飯碗的累麼。）從前很有些人因爲歐君和小梅同時入閣（梅歐閣）很替他代抱不平。以爲歐陽君是個世家子弟（下海的）（票友）梅蘭芳是個「私坊」出身的伶人。張先生不該把他兩個人一樣看待。這個原也有理。但是要曉得梅蘭芳雖然出身微賤。唱戲不守格律。可也沒有排出什麼。誦淫的戲來。（類如花木蘭代父從軍。天女散花。一縷麻。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麻姑獻壽。童女斬蛇等等情節。皆不淫穢。）歐陽君却有「寶蟾送酒」「饅頭庵」流毒社會。不能因爲他是個世家子弟就把他的身分看得比小梅高呀。還要曉得我和歐陽君雖無深交。勉強些也還可以算是個朋友。他有好處。我當然替他表揚。他有壞處。我也要替他宣布。這是本着春秋責備賢者的用意。大概歐陽君也決不會得錯怪我的。最近聽見人說歐陽君的頑壽。日有進步。大有個追踪前輩。壓倒同儕的樣子。果然如此。那是我很佩服的。又聽說他新排了一齣「長生殿」一齣「人面桃花」。這兩支戲的情節。我雖然沒有見過。但是照歷史的記載推想起來。多分總比「饅頭庵」要高尙些。（假如他把楊玉環和安祿山的祕事。極力描摹出來。或

是把明皇華清窈浴的醜態形容盡緻也就不高尙了。記者附識）小楊月樓趙桐珊金景萍等既然傾向「歐化」（此歐化二字係馮念詒君發明借用的）與其唱「饅頭庵」寶蟾送酒」就不如唱「長生殿」人面桃花」了。（我上一回的戲談因爲「括觚」太多了。被濟羣君按了一下子。覺得怪難爲情的。所以這回戲談裏極力的節省「括觚」。但是有些地方非得用「括觚」不可。祇好請濟羣原諒些兒。千萬不要再按了一笑）

霓裳影

野驢

海上之旦角談

歐陽予倩

歐陽予倩。湖南籍。爲春柳舊人之一。民國初元。新劇暴興。聲勢駸駸。駕舊劇上略。諳新劇皮毛者。咸具不可一世之氣概。予倩此時固亦以儼然新劇功臣自居。唾棄舊劇。謂爲不足觀。詎劇新中人。泰半不知自愛。所編劇本。又無一定之白口詞句。天下之事。之最易速成者。亦須經有兩三月之程度。學習新劇者。併此程度而無之。不足識者。早知其必敗。而遊手好閑之徒。又羣相爭先。恐後競事新劇。以求生活。於是聲勢赫奕之新劇。乃一敗而不可復振。降至今日。以上海之大。祇鄭正秋所辦之笑舞臺。未經閉歇。然其所演之劇。實已失新劇之精神。近且以武則天鏡花緣等古裝戲。號召一時。是不啻自願以新劇軟化於舊劇中矣。予倩見機獨早。能舍其固有之藝術。從事舊劇。學青衫。從江夢花。游夢花。悉心指點。藝乃益進。論其歌喉。尙婉轉可聽。情貌。太不揚。未免減色。幸所編紅樓夢。諸新劇。皆出自二三文人之手。遂盛傳一時。譽之者。幾擬爲南方之梅蘭芳。實則譽之。適足以辱之。其人器量卑狹。凡他人抱有一技之長。與之同隸一臺者。莫不爲之傾軋。以去彼方。且以世家子。現身舞臺。以移風易俗。自任甯不可。噫。我友綠芳紅狴樓主。嘗著論譏予倩。謂其以世家子弟。投身樂籍。乃與私坊出身之梅蘭芳。獻媚爭寵。

於南通一老之前。梅歐一閱。遺譏天下人而無恥。一至於此云云。對於予情。可謂慨乎言之。情予情見之。未必能諒解此金石之言耳。

劉玉琴

劉玉琴。亦張國泰弟子。國泰晚年。所傳弟子。不盡以燈名。陸紅冰與玉琴皆是也。玉琴貌韶秀。藝亦不弱。惜發音欠清朗。臺步彷彿趙君玉行動時。一顛一躓。甚不雅觀。君玉於半途改演花旦。曉工素未鍊習。故時有顛躓之狀。他人效而行之。豈不令人齒冷。近有署名改廬者。訪高秋壘。不值。贈玉琴五古一章。於玉琴身世敘述頗詳。且詞句綿麗。兼足爲秋壘生色。因錄之。詩曰。客况殊悽絕。驅車向晚行。期以小海唱。娛耳破愁城。意慵不計時。天半剛吹笙。主人隸菊部。臨裝正盈盈。劉郎獨解事。致詞前留賓。蘭菸芬以馥。定磁出旗茗。縱談江海夢。頗自惜飄萍。再論及身世。媿媿復可聽。郎本薄宦裔。失怙隱於伶。紅氍現色相。四座歎且驚。往事多苦哀。茶蘼嘗之深。偶爾發爲戲。觀者咽不聲。兩浙記鴻泥。漢上亦題襟。羊車丰貌美。擲果類安仁。海天鷗波闊。乘風到八閩。石遺老名宿。見郎頗心傾。出其大手筆。琳瑯詩句廣。郎名日以重。郎况日以清。龜年江南老。首邱郎爲營。哀毀至鎖骨。心喪古禮循。得毋林宗徒。風義冠東京。高郎亦時彥。聲華滿京津。命名東籬。豔傾多淵明。與郎年相若。相偕虎林征。願以清溪妹。嫁裴作雲英。敝屋上下居。明窗聯壁人。僕也辱相交。有詩諸郎陳。馮賈赫赫名。於今久成塵。芳華去容易。前車足以徵。還我舊鬢眉。脫穎有毛生。浙東張靜盦爲編玉琴集行世。

趙君玉

趙君玉。號雲麟。爲武生趙小廉之子。初名大奎。官生淨兼唱。未久卽倒嗓。初改習武生。武藝極庸弱。祇能充二路角色。尋復兼唱小生。與馮子和配戲最久。梨園舊例。每於年終封箱時。舉行倒串。某年冬。君玉隸新新舞臺。倒串翠屏山之潘巧雲。上裝。

後委色秀麗容光四射。適孫丈漱石爲後臺總理。見之。卽謂君玉曰。子曷不改習旦角。甯患無出人頭地之一日。君玉聆斯言。豁然悟。於是改習旦角之心。遂決。嗣後每與子和配戲。心領神會。越一年。遂以文武小生及青衣花旦之頭銜出現於丹桂第一臺矣。時梅派戲已南行。滬人觀劇。心理羣趨重於旦角。一門南方旦角中。如子和韻珂。皆爲過時人物。君玉遂乘時。掘興性。既聰明貌亦姣。豔惜有淫悍色。飾南樓傅之刁劉氏。最爲傑作。唱時音節靡曼。動人聽聞。人亦有以南方之梅蘭芳譽之者。歐陽子倩能歌紅樓諸劇。人比之以南方之梅蘭芳。趙君玉以歌喉動人。人又比之以南方之梅蘭芳。南方之梅蘭芳愈多。北方梅蘭芳之價值。遂愈不足數。近則就阿芙蓉癖甚深。眉宇間現青色。雙肩亦微聳。恐不克長享盛名矣。

汪碧雲 (附汪笑峯)

汪碧雲。吳王臺畔人。或言吳姓。幼失怙恃。育於姑氏。故從姓汪。幼名小二寶。充宮娥。旦自乾坤大劇場開幕後。遂嶄然露頭角。精青衫戲。花旦亦偶一串演。其人亭亭玉立。有弱不禁風之概。平居多愁多病。故紅樓諸劇。最擅勝場。蓋身世自憐。端合此路戲也。此外如青衣吃重戲之祭江祭塔。以及時下流行之劇本。莫不既精且熟。發音如哀猿夜啼。令人不忍卒聽。性復清潔。不苟言笑。予著海上旦角談。坤伶中粉菊花外。卽首及汪碧雲。哀其身世。併重其人格也。近則欽慕碧雲之色藝者愈衆。甚有人爲之組織碧社者。世丈三菊詞人醉心碧雲最甚。每晚觀碧雲劇。風雨無間。詞人目病近視。常兀立臺前無倦容。昨出其詠碧雲詩。都二三百首。令人驚愕。碧雲之魔力。誠不小哉。茲錄其初觀碧雲劇所作之集唐十二絕云。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妝成每被姑娘妬。戲罷曾無理曲時。楚腰纖細掌中輕。冰簟銀牀夢不成。記得玉人初病起。步虛猶作按歌聲。纔可容顏十五餘。枇杷花下閉門居。自憐碧玉親教舞。捲上珠簾總不如。臨別殷勤重寄詞。碧蘭干外繡簾垂。裙拖六幅瀟湘水。雲雨荒唐豈夢思。落花時節又逢君。蟬鬢臨風墮綠雲。何事明朝獨惆悵。人間惟有杜司勳。裁剪煙花筆下春。少年應遇洛川神。水

精。鷓。頭。爭。奈。橫。波。不。顧。人。望。來。雖。近。遠。於。天。只。是。當。時。意。惘。然。今。日。重。經。歌。舞。地。窮。波。猶。認。孝。廉。船。整。頓。衣。裳。起。斂。容。
月。斜。樓。上。五。更。鐘。浣。花。箋。紙。桃。花。色。書。被。催。成。墨。未。濃。每。依。南。斗。重。京。華。別。夢。依。依。到。謝。家。紅。綻。櫻。桃。合。白。雲。隔。江。猶。唱。後。庭。
花。腸。斷。東。風。爲。玉。簫。水。邊。楊。柳。赤。闌。橋。誰。人。得。似。張。公。子。金。屋。修。成。貯。阿。嬌。心。有。靈。犀。一。點。通。所。思。多。在。別。離。中。扇。裁。月。魄。羞。
難。掩。人。面。桃。花。相。映。紅。千。花。開。處。鬪。宜。男。今。見。東。鄰。姊。妹。三。直。道。相。思。了。無。益。斷。腸。秋。草。在。江。南。其。餘。諸。作。聞。將。盡。行。輯。入。碧。
雲。集。中。云。又。嘗。觀。碧。雲。演。晴。雯。補。裘。以。汪。笑。峯。飾。史。太。君。以。汪。春。梅。飾。鴛。鴦。以。汪。素。雲。飾。寶。玉。又。以。碧。雲。胞。妹。忘。其。名。飾。晴。
雯。身。傍。之。小。了。寰。汪。氏。一。門。可。稱。多。才。同。學。女。第。汪。笑。峯。年。十。五。小。碧。雲。兩。歲。生。旦。丑。淨。諸。戲。幾。無。所。不。能。無。所。不。熟。坤。伶。
中。傑。出。人。材。也。惟。藝。貴。精。不。貴。博。前。程。無。量。笑。峯。勉。之。

瀟湘雲

瀟湘雲。姓陳。名掌珠。乳名四金。爲坤伶碧雲霞之妹。貌略遜於姊。而輕颯淺矣。極煙視媚行之致。且粗諳文字。或云瀟湘雲本
燕京宦裔女。八歲至十二歲間。尙有人見其出入於北京女子師範校中。嗣因父母雙亡。家無餘產。依陳姓爲活。遂淪入樂籍。
初習秦腔。花旦。越一年。乃姊碧雲霞獻藝於小呂宋之新明大舞臺。卽從之登臺。雖初露色。相見者皆許爲後起之秀。尋折而
之廣東。某督軍見乃姊奇賞之。賞賚無算。分寵及瀟湘雲。而瀟湘雲之名益彰。由是而香港。而廈門。而杭州。所至有聲。藝亦日
進。雖發音仍不脫梆子氣。凡花衫所演之重要戲。已靡不精。今夏大世界大劇場。綠牡丹病。請假。乃聘瀟湘雲承其乏。詎未
及一月。綠嗓音遽爾恢復。瀟之色藝。幾盡爲綠所抑。實則譬之花。然綠名副其實。似牡丹。瀟則似海棠。其色。其香。皆足醉人心。
骨。余既賞其人。對於朋輩。數數爲之延譽。昨閱大世界報。載有紅玫瑰主贈伊長歌一首。收束八句云。我欲因之化飛蟬。飛落
瀟娘裙幅邊。我欲化爲雙燕子。築巢瀟娘羅幃裏。鳴蟬常在裙底潛。燕子長日守繡簾。得意年年近芳澤。一嗅餘香死亦甜。詩

香。豔。而。未。見。工。整。末。句。移。用。聊。齋。中。句。更。近。於。褻。然。自。寫。其。垂。涎。欲。滴。之。狀。其。情。正。復。癡。絕。朋。輩。中。有。疑。余。化。名。所。作。者。余。雖。愛。瀟。湘。雲。決。不。敢。出。此。唐。突。語。天。下。靈。秀。之。氣。多。鍾。於。子。女。瀟。湘。雲。亦。其。一。也。

碧歐瑣話

綠芳紅蕤樓主

老友澹齋。昨以歐碧館主小傳見示。敘述頗詳。茲備錄之。傳云。黃生玉麟。黔之安平人。名瓊。一字端生。別署歐碧館主。樂籍所稱綠牡丹者也。黃氏故黔世家。代有清德。曾祖鳴珂。仕清官江西吉南贛兵備道。因徙居贛。祖藥。工部郎中。父炎。字吉人。江西候補知縣。民國初元。以步兵十五標統帶。調任都督府參謀次長。袁氏謀帝制。李烈鈞方督贛。首舉兵抗之。烈鈞敗。吉人挈眷去海上。棄官爲買。以鉅資設紗號。使其友羅某萬某主之。羅萬皆宵人。相與自爲姦利。久之。肆虧閉。負倭人責。不能償。倭人控之公廨。繫吉人於獄。期年。訟事解。資產蕩然。時玉麟裁九齡也。玉麟生而婉孌。眉目如畫。肌膚若玉雪可愛。六歲入小學。穎敏異常。兒書經過目。輒能成誦。以是吉人尤鍾愛之。初吉人家方隆盛。戚友通殷。勤鄉里。父老相結納者。爭集其門。已而吉人以賈敗。兼被訟累。舊人局局防係。連於是鄉之結納。通殷。勤同利害。要生。死者。舉反。顏若不相識。甚或擲揄而非笑之。炎涼世態。極人情所難堪。吉人出獄。知而大忿。黔俗素賤優。鄉鄰戚友有業優者。視爲奇辱。吉人既憤世而嫉俗。輒令玉麟輟讀。學爲優。孟執贊於伶人戚。豔冰之門。豔冰故名綠牡丹。藝高而數奇。粥歌南北。鬱鬱不得志。既得玉麟。悉以其藝授之。玉麟固慧絕。聞一知十。洞澈有奇悟。時或婉妙出師上。豔冰父戚少英。愛之若己。出歲戊午。出臺於南通。張嗇公一見劇賞之。游揚備至。聲譽鶴起。其明年。豔冰走遼瀋。玉麟从焉。歷游長春。大連。哈爾濱。諸埠。所至有聲。秋九月。玉麟返南通。豔冰以療疾南歸。養疴滬寓。病且革。苦思玉麟。發急電招之。玉麟接電。涕洟即日東裝。別嗇公。欲行。嗇公尼之。玉麟泣曰。爲公圖報。有日爲師。卽此謀。一而片刻之。稽憾貽終身矣。嗇公感而遣之。玉麟歸而豔冰卒。戚氏一門。恃豔冰爲活。豔冰既逝。家人慟不欲生。玉麟輒慨然曰。師

選我不薄。我宜有以報師。師死有我在。我力亦足贍師家。弗慮也。是歲冬。玉麟襲師名。奏技甬上。一月而去。轉輾至廣陵。識余友周君任君。周任豪俠士。咸篤愛玉麟。力爲延譽。綠社之立。二君實首創之。庚申春。改就武林風舞臺之聘。藝益精。名益盛。京滬名伶之至杭者。悉不敵而去。冬十月。亦舞臺邀之來滬。滬故聲色貨利所萃。鞠部繁盛。甲天下。伶人以色藝負盛名者。不勝指屈。玉麟一孺子。子然自樹。其間顧玉麟一歌。而羣響皆暗。粉白黛綠者。舉歸然。无顏色。一時文人學士。婦女童稚。下至委巷小夫靡不知有名伶綠牡丹芳譽。所播。顧曲者。風从雲集。一曲既罷。人人咨嗟。歎賞。顛倒不自持。詩文投贈。積案盈頭。日盈寸聲望之隆。雖梅畹華間。有未逮。可謂盛矣。玉麟內懷溫潤。恂恂若處子。遇人謙恭有禮。而天機活潑。故結束登場。妙曼工貼。體動人心。目平居好閱小說家言。讀書不多。而雅知字義。作小楷。端秀有致。偶撫漢魏碑。亦能形似。蓋其天資卓越。胸懷高曠。匪恆人所及也。日者學業有加。聲價益上。余得載筆以傳其後。則余之驩慰爲何如。玉麟尙勉之哉。論曰。余愛黃生而悲其遇。常爲歎歎。黃生與余語。未嘗不自悲也。抑余有進焉。黃生而席父祖蔭。豐食足衣。咕嗶窗下。今日茫茫人海中。誰復知有黃生其人者。生之不幸。亦生之不幸也。人自貴賤。業甯賤人。黃生顧自愛。勿汨沒其性。優亦奚喪。哉。優亦奚喪。哉。

十月望日。玉麟初演散花。婉妙無匹。足奪梅郎之席。是日綠社諸友。紛贈品物。以資紀念。計銀盾一座。銀球一枚。玻璃大鏡屏一方。玻璃小鏡屏四方。花籃八只。陳列臺上。絢爛耀目。各報頗有紀其盛況者。三十三洞天人。昨以散天花一闕。寄澹齋云。綠郎演天女散花。陪以碧娘善男善女。謂可以解疾厄。消災障。倚此以寄澹齋。於意云何。詞云。綠豔迷離。滿地鋪花。真天女散世間。無深黃。深碧。難如况兼。添異彩。碧雲扶玉亂。金翻舞態。酥分明。三二相現。氈維摩。真箇病除乎。怎禁歌罷。後酒醒初。自注。沈香亭牡丹一枝。朝則深碧。夜則深黃。綠郎姓黃。故以相擬。

伶界聯合會以江蘇水災故。演義務籌賑戲三天。八班會串於新舞臺。第二日壓軸。爲七演嫦娥奔月。玉麟其一也。首場采花。

七人同出。玉麟。輕盈。情麗。冠絕。情輩。末場。思凡。玉麟。獨飾。嫦娥。趙君玉。芙蓉草。賈璧雲。劉玉琴。劉小荷。高秋聲。六人。均飾。仙女。配搭。之佳。爲從來。所未有。演畢。至後臺。君玉。桐珊。語玉麟。今日。之事。可謂。創舉。雖以。蘭芳。演奔月。吾儕。六人。亦不肯。配。仙女。乃得。之。差。足。自豪。玉麟。遜謝。不遑。六人。者。獎掖。後進。謙抑。可風。然。匪。玉麟。之色。藝。迥絕。有以。折服。人心。曷。克。臻。此。卽。斯。一端。亦。足。爲。玉麟。畢生。之。榮譽。矣。

社友。楚狂。語余。玉麟。演。紅樓。劇。當以。飾。寶玉。爲。最佳。蓋。玉麟。與。寶玉。有。相類。之。點。四。寶玉。侯門。子弟。而。玉麟。亦。系。出。世家。其。相。類。一。也。寶玉。丰。神。秀。逸。而。玉麟。貌。亦。絕。美。其。相。類。二。也。紅樓。紀。寶玉。之。年。約。可。十五。六。今。玉麟。年。十五。其。相。類。三。也。寶玉。以。男。兒。而。有。脂。粉。氣。玉麟。亦。以。男。兒。而。有。脂。粉。氣。其。相。類。四。也。紅樓。夢。固。曹。氏。之。寓言。寶玉。亦。屬。烏。有。然。余。理想。中。之。寶玉。實。與。玉麟。無。異。以。極。相。類。之。人。登。場。搬。演。其。佳。可知。特。惜。無。一。相。當。之。林。黛。玉。與。之。匹。配。耳。余。笑。曰。信。如。君。言。則。舒。某。楊。某。輩。殆。卽。馬。道。婆。家。中。之。魔。神。惡。鬼。寶玉。受。魔。而。玉麟。不。受。魔。是。則。玉麟。之。定。力。勝。於。寶玉。多。矣。因。相。與。撫。掌。大。噱。

楚狂。又。語。余。有。鍾。某。者。不。書。其。名。非。諱。之。也。不。願。爲。彼。僮。登。廣。告。耳。時。時。投。稿。某。報。大肆。狂。吠。其。意。實。欲。得。余。一。罵。以。爲。快。聞。之。不。覺。莞。爾。老。夫。罵。人。之。價。值。乃。可。貴。若。此。耶。鍾。某。是。何。蟲。豸。此。種。走。狗。祇。合。令。大。世。界。收。票。員。糞。以。雪。茄。五。支。鍾。某。嘗。不。買。票。而。欲。入。大。世。界。爲。收。票。員。所。阻。鍾。破。口。謾。罵。收。票。員。乃。力。擱。其。頰。驅。之。出。外。此。今。年。三。月。間。事。余。之。所。目。睹。者。一。麼。小。醜。甯。足。當。老。夫。劍。頭。一。呌。老。夫。雖。喜。罵。人。亦。豈。肯。以。搏。虎。之。力。殺。一。溷。廁。之。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人。而。至。於。求。罵。不。得。爲。鍾。某。計。亦。大。可。憐。矣。

濟。羣。跋。余。瑣。話。戒。余。勿。罵。人。濟。查。來。書。亦。以。此。爲。言。良。友。箴。規。敢。不。拜。嘉。願。僮。等。無。賴。時。復。猖。猖。令。人。氣。湧。如。山。不。得。不。出。於。一。罵。骨。梗。在。喉。吐。之。爲。快。濟。羣。澹。盪。其。謂。我。何。



小說叢測錄

楓隱

近世作社會小說者不得不推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研人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爲此中巨擘李之現形記將官場醜態情形竭力描摹如禹鼎鑄姦溫犀燃怪真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作吳之怪現狀筆墨更高不可攀此事尤關人品新會梁啓超當今有名之人物也然試平心論其人品學術則道德爲最下政治及科學次之文章則祇宜於作報章論說詞全屬外行惟小說筆墨卻有專長其新民叢編中所載十五小豪傑及經國美談二書皆極筆歌墨舞之致使梁終身從事于此不難於小說界中占一位置惜乎用違其才也

梁會編新小說多種其序中所論小說有支配人道之四種力量曰薰曰浸曰刺曰提亦頗道著肯綮編中如電術奇談如九命奇冤如海底旅行記(是書未完)如離魂病皆屬傑構即吳研人怪現狀之前半亦先披露於是編者也

怪現狀中之主人翁獨無名字祇以一我字代之此實研人先生之創格後人效法之者頗多

怪現狀中如吳繼之全家蔡侶笙夫婦及我之姊皆上上人物也而我之姊幾番訓弟語句句皆金玉良言尤足爲少年涉世

者法其實乃作者自道其閱歷所得耳。

吳繼之老太太言家庭之中晚輩對於尊長祇須大體不差其餘儘不妨脫略謂如是始有家庭樂趣此實至理名言爲家長知此自無不和之家庭矣。

自古聖賢豪傑達足兼善天下窮能獨善其身者原不僅在能廉潔自持也然必以能廉潔自持爲之基礎是以伊尹惟能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能成佐湯伐暴之功孔明惟能淡泊明志甯靜致遠故能定蜀漢中興之業范文正公惟能耐斷蠶畫粥之苦故能爲趙宋一代有數人物研人先生一生經濟長才雖未獲展布然其操守之清廉滬人士多稱道之與今之政客實有天淵之別怪現狀一書雖屬一時游戲筆墨然其高尚之性情常於無意中流露之特非會心人不能領略耳。

纖豔非詞之正宗然詞之得傳者獨以纖豔者居多殆亦其體使然歟怪現狀中載有閨詞九闋亦屬纖豔一路然工夫純熟措詞巧妙讀之令人愛不忍釋爰錄其六誤佳期詠美人噫云浴罷蘭湯夜一陣涼風恁好陡然嬌噫兩三聲消息難分曉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兒叫笑他鸚鵡却回頭錯道儂家惱荆洲亭詠美人孕云一自夢熊占後惹得嬌慵病久箇裏自分明羞向人前說有鎮日貪眠作嘔茶飯都難適口含笑問檀郎梅子枝頭黃否解佩令詠美人怒云喜容原好愁容也好幕地間怒容越好一點嬌嗔襯出桃花紅小有心兒使乖弄巧問伊聲悄憑伊怎了拚溫存解伊懊惱剛得回噴便笑把檀郎推倒甚來由到底不曉蝶戀花詠夫婿醉歸云日暮挑燈閒徙倚郎不歸來留戀誰家裏及至歸來沈醉矣東歪西倒扶難起不是貪杯何至此便太常般難道儂嫌你只恐瞞傷玉體教人憐惜渾無計憶漢月詠美人小字云恩愛夫妻年少私語喁喁輕悄問他小字每模糊欲說又還含笑被他纏不過說便說郎須記了切休說與別人知更不許人前叫憶王孫詠閨思云昨宵燈爆喜情多今日聽前鵲又過真是歸期近了麼鵲兒呵再叫聲兒聽若何此六闋字字超字字活真具玲瓏剔透心肝。

怪現狀全書不敘。豔情插入此詞。所以代之也。

士人懷才不遇而即怨天尤人者。不獨見其器量之狹。且於世態人情亦未了。澈譬如斥鷃與大鵬。澤鯢與神龍。相去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爲斥鷃者。安能知大鵬之運徙。爲澤鯢者。安能知神龍之變化。是故不笑大鵬不成。其爲斥鷃不譏神龍不成。其澤鯢乃爲大鵬神龍者。因其一譏一笑。必斷斷然與之計較。不自貶其聲價乎。孔子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即言人不知而不愠。方可爲君子。其垂警也深矣。怪現狀載蔡侶笙落魄時。受盡僉俗擲揄而絕不與較。亦是此意。

滴翠齋謎話

雲聲

隱語之起原。考諸各史籍。俱謂始於春秋。麥麴鞠窮之語。及首山庚癸之呼。至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此皆見於經傳。卽後世之所謂謎。許氏說文。謎。隱語也。演繁露。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卽東方朔淳于髡謂之隱者是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曹娥碑有黃絹幼婦矣。迄於西漢。其善隱語者。有東方曼倩一人。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爲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週互其辭。使昏迷也。然則謎語之始。由於周代。歷至今日。而俗間猶盛行耳。

謎必用燈。故曰燈謎。至於春燈、商燈、燈虎。皆有所取義。如欲燈謎懸射時。宜於良宵月夜行之。最爲樂事也。

燈謎書籍一類。在坊間已經刊行者。寥寥無幾。屈指可計。相傳有燈虎千文。及唐徵先生刻本。余搜索者久。迄未之見。惟玉荷隱語及燈謎新編。偶於朋儕中得見。數殘本而已。良可慨也。十五家同岑集。及慧觀室文虎。是皆屬前代刻本。近幾年來。謎話與謎文。亦接續出版。如謎話。則有遼漢齋謎話。橐園春燈話。謎文。則有俞曲園先生之春燈大觀。（按此本間有與同岑集相濫）吾廈林桂舟先生所著錦江林畫中隱語。滬上文明書局刊有春謎大觀。近日大陸書局復有古今燈謎大觀。（按此本係抄集衆人謎稿而成）此皆偏印全書。外尚有東鱗西爪。不勝枚舉。吾廈萃新社同人。亦擬聯合諸社友。將數十年謎稿。選

擇精切典雅者。預算全書謎條以萬爲准。附以謎話。成一部蔚然謎海。余惟希望早日告厥成功。固亦幸事也。

廈門自道光間。因鴉片之役。與上海等處。並時闢爲商埠。交通便利。市肆繁華。中多島嶼林立。爲文人學士羣萃之區。所謂人傑地靈者。誠不謬也。故年年每屆佳節時。如元宵、七夕、仲秋、重九、孔子聖誕、諸日。各處常懸燈奉教。分曹射覆。輒三四夜相繼。不知疲倦。於此可見謎之迷人。深且奧矣。

廈門在前本無謎社團體。至光緒甲寅年二月。陳君厚菴。乃集諸謎友。共二十餘人。組織一謎社。命名曰萃新謎社。自是以往。每月設場一次。定諸社友。臨場時各書謎三十條。互相分射。謂之內猜。如逢佳節時。或紀念日。貼紅奉教。不分內外。人人均可射覆。謂之外猜。又諸社友中。願此燈謎。乃奧妙之物。爲期不久。恐有間斷。特設補救一法。以初期備猜囊二三個。主場者。將是夜自出數百謎中。任書一謎。納諸一囊。按是謎須與燈牌上所書之謎相同。會開場時。以猜囊粘于燈牌上。令社友猜射。譬如有人猜中。主場者。乃揭是囊。與衆人觀之。命門外大放爆竹。一時人聲與鼓聲。大鬧一場。鼓掌稱賀。越日。將謎囊敬備全檯酒筵。中兼文房四寶之類。又前頭另備大鼓樂一陣。并製一綬旗。刺果然奪得錦標歸七字。送之彼家。彼則欣欣然受之。下期發還猜囊時。亦如前法。由此循環不已。延至今日。尙在輪行中耳。

製謎與猜謎之人。非學問淹博。盡能製謎猜謎。須具有一種謎根謎癖。方有佳謎可觀。

余謂製謎之人。與作冰人相同。蓋文章本天生成。而製謎者。乃由雙方面底牽合構造。如夫婦之結婚也。謎之體格甚多。在各本謎話已述備矣。余不復贅。

詩謎之興。在古本有。于今罕見。東漢時孔文舉有離合作郡姓名字四言詩。晉潘岳有思楊容姬難堪六字離合詩。宋謝惠邁有各字念字離合詩。賀道慶有信字離合詩。梁元帝有寵字離合詩。至宋蘇軾有神智體詩。余亦曾仿之。

仿蘇東坡神智體。用文天祥原詩七絕一首。

國
家
淡
淡
天
地
亦
人
世
誰
此
、
牛

詩云國破家亡雙淚滿。天長地闊一身傾。人生世上誰無死。留此丹心了一生。

羣按此詩于「生」與「無死」留」數字均未達意。因神智體詩本極難做。欲求如俗傳斜月三更門半開之字字粘合。頗不易易也。

書壇清話

清客串

飯牛翁

唱戲有清客串。幻術有清客串。說書亦有清客串。清客串唱戲。清客串幻術。在處皆有清客串。說書却不多見。余友秦曼泉博學多能。鄙事馳馬。試劍擔囊。弈棋吹絲。彈竹烹飪。刺繡靡不精通。其藝技不減清初萬年少。（仁和王暉今世說載萬年少人間事無一不精。可謂奇才。）能說水滸武十回。（水滸有武十回。石十回。林十回。宋十回。魯十回之說。）從柴進莊上。烘火。概遇宋公明起。至景陽崗打虎。紫石街殺嫂。義奪快活林。血濺鴛鴦樓。夜走蜈蚣嶺。醉打孔明。孔亮重見宋三郎。止精神。抖擻手脚。活潑科白。滑稽無一不到。家入妙。每逢至親好友家。喜席壽筵。至親好友必勸其說武十回。一回完。再加一回。一回完。更添一回。曼泉則越說越起勁。精神越抖擻。手脚越活潑。科白越滑稽。聲震屋瓦。滿堂聽客莫不笑逐顏開。門堂捧腹。有延來之說。書堂羞自歎弗如。（說書人到公館說唱。名曰堂差。）真神乎其技。親友叩其學之所自。曼泉莞爾而答曰。一個光裕社中人。豈是我師也。（蘇州說書業之公所曰光裕社。在蘇城元妙觀前第一天門。）其風流瀟灑。真不可及。聰明人哉。聰明人哉。飯

牛翁從魏氏鈺卿七八年唱方卿見姑娘猶未能以炎涼世態描寫盡情對曼君能毋愧煞若秦郎可入金蘭無雙譜

新書

舊時大書小書流傳說唱著名者不過三三〇部近人新編者極少若楊乃武萬年青鄂州血等皆屬大書而小書則絕無蓋因大書尙可隨意串插小書係韻文斷非率爾操觚者所可創造說部中最可惜者爲紅樓夢傳誦二百餘年竟無人能編作彈詞歌唱紅樓人物之多不亞三國演義且是書說來說去不出榮甯二府家事都是燕燕鶯鶯嬈嬈婷婷佳人小姐雪月風花情事世多俗物無才貫澈坊間雖有紅樓夢彈詞一書祇堪供芸窗繡閣中午倦消閑品也萬難登台演唱譜入三絃丁丁動聽余具此宏願刻正從事編輯未識白髮癡翁能達此目的否

啓事

本雜誌所刊三十年來上海劇界見聞錄係海上漱石生孫玉聲先生手筆所記各則皆係事實洵非嚮壁虛構者可比本期因先生事冗未將續稿寄下暫停一期准下期起照常續刊可也

蒼山移詩話

柴小梵

偶觀佳句熟記不忘。崑山車卓云。目迴靜送雁。衣冷忽黏螢。上海朱鵬云。秋水寒逾碧。晚山瘦獨青。俱極蕩秀之致。吳門霍仲山詩學晚唐。謂初唐如天造草昧。人工未施。中唐如春風燈火。燿燿遠耀。晚唐如豪竹哀絃。清脆移情。盛稱予滿地。殘英封虎跡。一林密葉鎖鷓聲。一聯酷類五代章莊。然予以此詩通體不稱。刪不入集。尤不如君詩落花滿地無人到。草上浮香虎跡多之爲自然也。

同治間。川沙有賈人徐光發。號潤齋者。當髮匪亂時。上游失守。蘇松被陷。輒悲歌山澤。憤不欲生。爰集首人以助捍衛勦賊。卒之寇鋒卒至。殉節行間。平日雖混迹市廛。而疏財仗義。酷愛吟詠。所至騷人詞客。常與唱酬。著有梅花山館詩鈔。清淺近人。酷似小倉山房一派。如鳥穿修竹。去僧帶落花。回破廟。僧敲火。荒墳鬼拜星。窗虛風戰燭。篷破雨沾衾。又如樹藏白塔尖。微露山負青雲勢。欲飛車從覆後。留心易。基到輸時。下手難。數聯置之隨園集中。殆莫能辨。其消夏一絕云。奇峯突兀夏雲青。箕踞松間鶴。墮翎閒得一。張新畫稿豆花紅。立綠蜻蜓。

自來記錄女子詩文者。往往爲鬚眉假託。求其才真。詠絮藝堪。織錦者蓋不可多得。新城王西樵燃脂集。號稱卷帙繁富。鑒別精鑿。尙不免撲朔迷離之誦。鄒下更何譏哉。嘗於雲間見女子陳小娟詩數十首。皆擘紅拈綠。繡於精繪之上。爲幀者一十八。題曰刺綉吟。詩殊精麗。惜匆匆繙閱。不能筆錄。更不識小娟爲何許人也。頃於拾字僧篋中。得李義山集一本。有女子梁月香評點。旁批眉註。鉛黃淋漓。深得玉溪三昧。執之不忍釋手。然亦不識月香爲何許人也。夫傳於世者。既如彼。其不傳者。又如此。

嗚呼。荒煙蔓草。可勝道耶。

吾鄉呼田一畦曰一稜。韻會讀魯翻。去聲。農人指田遠近多少。輒曰幾稜。前人無用之入詩者。惟朱竹垞南垞晚步詩。老圃論生計。纔收一稜。舊臺城路詞。瓜田幾稜。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朱崑田詩。但使荒田租一稜。不須古路問三叉。累用稜字。不見其俚。方稱高手。

予所最不喜者。和韻。疊韻。蓋作詩是樂事。和韻。疊韻。乃作繭自縛。反樂爲苦矣。有明永樂間。吾邑張介菴楷。生平之詩。非和韻。不作。不獨律絕。體韻而已。至歌行古風。并上句亦和之。有和唐音二十八卷。和李杜詩十二卷。和許丁卯集詩。和高季迪缶鳴集詩。和釋中峯梅花百詠。和草堂詩餘。和選詩。和陶詩。先後不下百餘卷。爲詩萬餘首。皆步韻也。秀水朱十譏之曰。登黃樓者。必廣崔顥之章。宴滕王者。必仿子安之體。人雖至愚。不愚於此矣。

草頭名士。以壓韻。險韻。嘔韻。滯韻。顯耀神通。予必不敢從。作詩乃一時興會。所寄揮毫。立就天衣。無縫若矯揉。強作必至滅。興安有佳詩。若皮日休。陸龜蒙。不求敦厚。顯入纖俗。所作之回文詩。豁上思。雙聲山中吟。疊韻藥名離合。縣名離合。題字離合。藏古人名等。直如兒戲。後人不知變雅。紛紛學步。真乃蛆蟬嗜糞。匪可理解也。

詩人得句。往往暗合前賢。甚且無一字之異。雖非有心。勦取終宜痛加刪芟。謝元貞八歲時。作者日閒居詩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而東坡有鶴林寺招隱詩云。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王維使至塞上詩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而楊微之塞上詩云。戍樓煙似直。戰地雨長腥。張天錫客懷云。翠袖天寒修竹暗。綺窗日暖吐茸香。而熊夢祥客懷詩用之一字不易。韓偓春日詩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次句亦見元好問淮右詩。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易疎暗二字。遂竊爲詠梅名句。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李嘉祐截去漠漠陰陰四字。變七言爲五言。蘇東

坡詩才大本難用。論高常近迂。陸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卽用此二語。以下句作上句。此類古人甚多。不勝指摘。以致後世妄人假此藉口。近讀某名士集。有春日寫望云。溪邊古渡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暇日讀東坡集。則固集中縱筆詩也。夫偷詩亦宜偷生僻者。東坡詩家。絃戶誦而可偷耶。予於此不能不服其斗膽。且閱其愚直。山陰湯蟄仙有句云。飽死侏儒臣。是朔偷嘗丹藥犬都仙。

嘗得雪橋居士集一卷。爲邑人鄭甲著。簡香先生手錄。其詩悒鬱牢騷。咄咄不可一世佳句。如新月初黃。生水上。亂煙凝碧。出人家。豈有才名傾杜牧。不妨蹤跡比嚴陵。萱蘇莫愈三年疾。香鼎空存一寸灰。

鎮海周茂榕。字霞城。清咸同間稟貢生。卽用訓導。著有晚綠居問心居詩稿二種。及雜著三種。其詩能切合事情。而絕去雕繪。吐棄凡近。而不務刻深。蓋師事復莊。而格韻之蕭灑似之。心折清容。而風神之婀娜過之。弓燥手柔。純任自然之詣也。如秋氣云。盤鴨大漠。雲初凍。喉鶴空山。月倍高。秋意云。一葉風吹詞客老。半弦月爲旅人寒。雨窗雜感云。臺擁碧雲齊。擲笛樓開白雪。獨吹笛寫恨。云。字能略識憂。方始事到難忘恨。已深秋日云。山影瘦。含迎送意。泣聲涼。洗古今愁。禿樹難留黃葉住。大波忽帶紫瀾回。酒沽茆店。王言小詩唱。孤墳鬼趣多。七絕如旅次云。結屋前村接後村。溪山深處占巢痕。東風吹暖春如海。萬樹桃花紅到門。歸乘夜色踏蒼苔。忽訝清光一縷開。知有人眠黃犢背。笛聲吹月過山來。蛟川云。泣潮入夜勢汹汹。大估揚帆抵甬東。明月已沈漁火滅。候濤山頂一燈紅。霞城嘗客吳門到。唐解元墓伏地痛哭見者目爲癡人。

篋中有春閨雜詠五首。佚其名氏。奇氣全涌。讀之神王。讀書云。無才是德傳東亞。千載奇羞陷檻欄。看到征胡兒女事。木蘭斷不遜羅蘭補衣云。更深寂寞凍梅香。針線勞人夜未央。破裂河山縫未得。挑燈且自補衣裳。讀書而思及木蘭羅蘭補衣而思及破裂河山。此詩家進一層法也。

薛飛白先生。蜚聲三吳。有逸士風。酷嗜書畫。胎息前賢。獨能深入其堂。與神化其規矩。所繪山水。鬚眉仕女。盈丈尺幅。各臻絕妙。而超逸非當世可擬。其詩除題畫外。不多作。亦不留稿。先後不下三百首。向求之。片紙無存也。適就饒底得詩二絕。錄實吾詩話。其詩云。涼意侵人似水流。無言獨自上西樓。秋來怕見當頭月。鈎起新愁與舊愁。執扇悲秋。恩未濃。白頭吟。罷昭陽宮。當年一曲湘靈瑟。翠竹青於江上峯。又雨壓篷窗。春夢重。七字亦佳。

翁承贊詩。長淮月上魚翻鬣。芳渚人稀獺印蹠。僧晚靜春日田園詩。牛飲荒陂鷓立背。馬過秀野蝶隨蹠。兩壓蹠字。均極清新。集句詩。隨園所不喜。斷章截句。顛之倒之。假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墨塊。固甚覺無謂耳。然如文山集。杜唐堂集。唐其錯綜之妙。亦殊混成。可喜。邑人胡亦堂有陶醞曹袁各一卷。取靖節思王之詩。全者。櫛之。陳者。鮮之。生者。熟之。頤者。飮之。覺成爲亦堂之詩。而非靖節思王之詩矣。東坡次韻孔毅夫集古人句見贈詩云。詩人雕刻閒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則亦稱美。集句也。

南皮相國名重一世。願其詩不多見。讀盛伯熙集一絕云。密國文詞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不知有意還無意。遺稿曾無奏一篇。南皮嘗云。李昌谷詩。乃零句湊合者。見之本傳。賈長江詩。乃散聯足成者。見之唐詩紀事。豈特去詩教太遠。古來大家直無此作法。其險怪。不平。易。苦澀。不條達。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說者以爲正論。

明溫州人陳少卿。宦京師。娶妻寵之。棄妻於家。妻作古詩一首寄之。以致感諷悲切之意。質直而斌媚。甚堪玩味。詩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郎。得著眼見花開。又花落。

詩宜翻陳出新。方能奕奕動人。某作送別云。溪水綠於苔。風帆輕一粟。相看只片時。且罷陽關曲。從來陽關說出。淒楚。今反說相看只片時。不暇爲此。覺從來贈送諸篇。皆非真情。冷淡得妙。

婦人驕。妬非深。情不能。朝鮮女子許景樊雜詩云。精金明月光。贈君爲雜佩。不惜棄道旁。莫結新人帶。

杜詩重碧拈春酒。有讀重爲平聲者。予按重碧。輕紅自是以輕對重。且公詩有嘉州酒重花繞樓。此可證也。

曾文正道德經濟文章。俱臻第一。而詩尤雄峻。佳句如曉霧忽飛千嶂雨。西風已作十分秋。雲頭齊擁劍門上。峯勢欲隨江水東。疲馬可憐孤月照。晨鷄一破萬山蒼。此等句今世不多觀。

今有鄧鈍鐵者。著詩一卷。題曰屁味室草。詩用屁字。不厭再三。曩時揚州石天基亦曾有放屁詩一卷。蛆唧嗜糞。何乃無獨有偶。屁味室草得意句云。開偏門窗無鼠竊。翻空蓋篋剩蟲窠。途窮轉恨晚爺少。路窄偏逢冤鬼多。饑腹轉穀飯都餓。憤戶盈門座不空。破紙屑屑團趣語。屁聲陣陣鬱春雷。閒日都從狂裏過。好詩祇向屁中求。句拙何曾算俏話。屁香偏欲入花叢。古人以六經無糕字。遂不敢題何物鈍鐵大膽乃爾斯文掃地矣。

作豔體詩。徒鋪字面。不尙情理。則入下魔。茲錄某君所作三章。以當圭臬。詩云。聞郎呢倭。儂比倭。儂好不信。但看儂。插髮珠花繞。郎飲咖啡茶。忘卻調牛乳。牛乳如郎甜。咖啡似儂苦。郎才人不如。幾日通鞋寄。爲問蟹行書。可有鴛鴦字。舊錦新裁。彌足動人。

王鳳齡海上校書。本姓鈕。松陵良家女也。有詠海棠句云。半簾秋雨甜花夢。一縷春心耐豔粧。極熱中矜有色。最風流處恨無香。著有留香閣詩鈔一卷。

江甯夏博言先生。宰吾邑。有惠政。丙辰冬。解組歸田。有留別詩八章。一時和者不下千餘人。想見衣冠風雅之盛。今甄錄數章於此。是邦風物。况激清。樂歲人多話太平。列校常聞絃誦韻。比閭閒聽桔槔聲。槐花道口當尼靜。松子山腰落雨輕。無事宦家勤勸導。春時早徧錦爲城。天然圖畫筆難裁。美麗河山萬古春。流水小橋人集市。秋墳老樹鳥呼晨。寒收菜把勤。冬旨暑障松。

毛避。喝塵。淳樸。莫教。雕鑿。盡好。留元氣。慰先民。自來良莠雜。居多非種難。鋤奈若何。但期。樽蒲。清里。閉莫。教荏。雜難。磨阿。鷹鷂。亦寓。仁慈。意雞。犬須。防政。令苛。所望。後賢。逾奮。尹。循聲。處處。聽謳。歌。其後。任林。鶴卿。知事。掛冠。時。雖亦有。別詩。四首。然不能。似此。之溫柔。和者。亦寥寥。

漁洋山人論詩要語。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曰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蓋韻主神韻。脫落迹痕。末流模效。遂致麻木不仁。張香濤曰。詩宜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備。乃能有味。詩至有味。乃臻極品。數語雖約。頗能賅括。前人衆論。其拈一味字。亦勝漁洋之言。神韻也。

齊治道。字平甫。邑之丈亭人。曩與同館。蘆江汪氏。學業之外。兼攻詩詞。其論詩。斥溫李綺靡。滄浪神悟之說。硯耕軒詩草一卷。數十餘首。風華綿麗之句。不三四見也。予爲冬郎體。君稍稍喜之。偶效顰焉。然終是婢學夫人。舉止羞澀。不如率性之爲妙耳。黃菊云。偏身金甲。戰西風。桃杏無緣氣。不同每笑。丹楓無節操。爲霜染得一身紅。紅菊云。家住東籬陶宅旁。和風和雨過重陽。如何兩頰。呈緋暈。爲伴淵明醉。一鵲豔體。如箇人云。聞道行人來。私心竊自喜。欲去向前迎。小立閨門裏。強步出。閨門相遇。珠簾外。輕喚郎。一聲低頭。弄裙帶。句如衣棉。猶未暖。衾老易生寒。橋橫流水碧。雲擁遠山青。一生無媚骨。半世淡名心。雨滴梧桐。催落葉。霜侵瘦菊。長新苗。雨水東來三。又白。桃江西去萬。峯青皆佳。見贈云。學業蒸蒸日上。竿頭如日升。後生真可畏。老朽愧無能。買。誼才華富。呂蒙識見增。故人期望切。拭目俟飛騰。嗚呼。予浮沈人海。面目依然。諷誦此篇。芒刺在背矣。

廣西周魚。羅詠。春秋。溪水泛。離牆。云。秋風竹徑。飄紅葉。春雨。亦蒼。漲綠痕。真晚唐佳句也。

魯巖不知何許人。有句如。詩硯封塵。冰觸手。岸容待獵。柳低頭。冬日。致京中吟友詩也。

露筋祠神。姓蕭。名荷花。見徐渭集。渭有詩云。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在。陂澤。

鐵血鴛鴦



此圖乃
鐵血鴛
鴦第二
本賣歌
女欲與
少年詩
人接吻
詩人拒
却之狀
其岸謾
不屑之
神氣躍
然紙上
而下圖
則詩人
方與農
家女纏
綿擁抱
時也

幕一婚賴『記廂西』說小國中演戲影本日

(錄西廂原文一節以當說明) 百夫人云。小姐。你是必把哥哥一盞者。鶯鶯把盞利。張生云。說過



小生量窄。鶯鶯云。張生你接這盞。燕者。唱(月上海棠)一杯悶酒尊前過你低首無言只是催挫你不甚醉顏酡。你嫌玻璃盞大你從依我你酒上心來較可(後)你而今煩腦



猶閑可。你久後思量怎奈何。我有意訴衷腸。怎奈母親側坐。與你成拋躲。咫尺間。天樣闊。

退告也醉生小云生張)

評論



影戲家談

序

看影戲有一最驚心處。即遇有或善人或惡人。從萬丈削壁而下墜。或置身險地頃刻喪命。凡此等處。見者無不神聳志凝。心胆俱搖。代為捏一把汗。

演偵探劇。神出鬼沒。最臻妙境者。厥惟一聶克溫脫。餘伶雖有偵探佳作。終有漏洞之處。無如聶氏之細密。

影戲中其能為名伶而演劇中主要角色者。須能御汽車。駕飛艇。善泅水。慣冒險。有膂力。凡此五事。有缺其一。便不能為名伶。所以影戲內未婚夫皆非年輕貌美者所能飾。重藝輕貌。亦為缺憾。

影戲中力大如牛者。曰。良的破羅。余於半文錢長片中。見其一人而敵五人。無有餒態。嘗手提二尸。遙擲於海。彷彿拋瓦。輕如無物。神勇無匹。良的破羅。演劇至夥。如牛大王。如神仙劍等。去神仙劍中之安茄爾谷蘭。則其勇力已遜於前矣。

女伶中之美於貌者。當推羅蘭。善於悲者。當推愛理司。工活潑者。當推寶蓮。宜喜劇者。當推辨字。

長片影戲如開礦總論。不如馬戲奇緣。馬戲奇緣不如目中人。目中人不如黑衣盜。黑衣盜不如半文錢。半文錢不如德國大秘密。餘則自鄙以下。不足論矣。

長片影戲必有未婚夫婦。必有黨人。必有中國歹人。必有機關。必有惡鬥。必有汽車火車飛船。未婚夫婦必無一死。無關緊要之人。則必彙彙以死。

看影戲能以辨別其孰為真境。孰為佈景。斯為善看影戲。

看影戲不可持看戲之胸襟。須具游歷之胸襟。則外國之城市繁華。域外荒涼。一一收諸眼底。如同親履。

看乾枯冷澀之短篇影戲。彷彿置身窰窰。沉悶欲絕。（此則羣不敢贊同。因吾人目為乾枯冷澀者。其實陳義頗高。特不能心領神會耳。）

看德國大秘密。覺其簡練暢快。宛似手剖綠沉西瓜。斬截無倫。令人神爽。

愛情片中男女同席。除眉語之外。互以其足傳達心緒。情竇初開之青年閱之。增其見識不少。

殺人越貨之影戲多。而社會搶劫之風盛。如閩瑞生即其類也。

本事



鐵血鴛鴦

澹重

(三)

越日晨女郎獨坐門前俯頸作女紅適德探司德朗自門外過一見女郎深驚其豔止步不行目灼灼注視不已女怒閉門而入司德朗邑邑去是日午後賣歌女伏少年詩人之門外少年出則突起擁抱之強與接吻不意適爲隔牆女郎所望見女妒甚心乃大戚詰旦少年往晤女女默然畫出少年所贈之物一一還之少年懊喪泣下指天自誓女始轉怒爲喜兩人和好如初翌日歌女自家中出途遇木工工向之求婚歌女怒連披其頰不意木工頗多情唯唯忍受絕無怨忿之色歌女乃捨之而去道出少年之門外徘徊不忍行是日少年家適開聚餐會農家女亦在食已女與少年挽臂出歌女見少年趨與握手少年忿然拒絕之與女郎聯袂而去歌女大忿失望而歸又值工人於途中忽憐其多情自願與之訂婚乃相與挽臂而歸日不居瞬已初秋女與少年結婚之期日近一日矣女伏處閨中營營作嫁衣裳每成一襲輒披之以示母品評花式議論針黹中心愉快殆難言喻一日少年至女家女適坐窗前作嫁衣見少年至羞澁萬狀匿嫁衣於背後少年向之索觀女紅暈於頰愧首不應兩情正纏綿間忽聞街頭鼙鼓之聲琴瑟大作人聲鼎沸如潮斯湧少年大詫急奔出觀之

(四)

時爲一千九百十四年之秋此亘古未有之大戰爭乃突然爆發於塞爾維亞法人以協約故首起助塞德皇乃遣師攻法假道比利時比人拒之德皇怒下令攻比於是英人大忿欲出師助比法英相喬治提議於議會議員一致贊同乃致哀的美敦書於德及期德人不覆英相乃下令開戰同時法總理亦演說於下議院謂德人自恃其強欲以兵力蹂躪全歐我法爲人道正義而戰勇氣百倍決不畏葸云云議員聞之鼓掌如雷大呼救國其時德軍已破比利時長驅抵法境法國疆吏急遣人擊鼓游行警告各村並徧貼廣告召募兵士少年探視歸告之女郎謂執戈衛國乃我情應盡之義務余即日須往從軍爾我結

婚之期當俟諸異日矣。女頗知大義，亦不尼阻。少年歸，即報名入營。少年雖英人，以僑寓法國，故乃循例入法軍。翌日，少年瀕行，別其家人、幼弟，尤親愛，牽衣悲啼，依依不捨。少年復往別女，互易照片一紙，以爲紀念。時木工亦輟業從軍，與賣歌女泣別。大軍出發時，村中少年、婦女均偕其夫同行，送之出境。女郎及賣歌女咸在其列。法軍至村外，掘壕數道，據險自守。越日，德軍大至，遂以巨砲互擊，炮火所至，山崩地坼，血肉橫飛。法軍忍死守壕，日夜不交睫。少年在壕中，與木工遇，兩人皆勇敢異常，並能互相援助，因相親若手足焉。

(五)

女郎別少年後，日夜仰天禱告，惟祈法軍戰勝，凱旋歸來，以了心願。已而得少年手書，謂前敵形勢險惡，勝負之數殊難逆睹。女異常憂悶，寢饋爲之不安。一日，忽有法軍倉皇入告，謂前敵恐有不穩，居民宜速遷避。女聞之大驚，顧女之祖父，堅謂無妨，不准遷居。是時前敵已劇戰多日，德軍屢次前進，欲奪法軍之戰壕。法軍誓死抗拒，血肉相搏，死傷枕藉。少年屢戰尤力，所殺甚衆。一日，德軍猛進，戰壕已被奪去。幸少年奮勇力戰，手斃敵軍十餘人。法軍乘勢突進，卒將戰壕奪回。越日，德軍進攻益猛，連以大砲轟擊，戰壕被毀多處。壕中軍士死傷過半。法軍官知萬難支持，乃下令暫退。詎知少年猶獨留壕中，堅不肯行。木工恐其遇險，急強挾之以走。此後法軍節節敗退，德軍前鋒逼近村外。全村已入砲線，街市之中，子彈橫飛，亦有被砲擊而起火者。村中軍隊迫令人民遷徙，一時合村之人紛紛挈眷逃去，扶老攜幼，男啼女號，悲慘之狀，目不忍睹。亦可謂近世未有之大劫矣。

(六)

當鐵人擾攘遷徙之時，女郎家中亦已得有警報。女母急將家中器具什物置之牛車之上。女郎則抱其嫁衣，促其祖父速行。

不意女之祖父固執異常。以一生汗血所得之家產。不忍棄之。而去徘徊室中。堅不肯行。女傍徨無措。強拽其祖父。出此時敵軍已在。前村炮彈飛舞。空際着地。即炸火光四起。女之祖父忽被炮彈所炸斃。女大慟。守其尸不忍去。其時少年之父亦中流彈而死。其母挈三子。覓得土窟一。藏身其中。而女母亦為流彈擊傷甚重。村中不及逃出之人。皆聚於一石穴之內。穴口駐有法軍防守。此時法之殘卒。尙奮力與敵軍戰。炮聲隆隆不絕。女郎手抱嫁衣。獨立瓦礫中。為法軍所見。拽之入穴。女見其母亦在穴中。胸間受傷甚重。因相持慟哭。已而女母創發而死。女伏尸哀號。不欲生。時德軍復遣飛艇入村。拋擲炸彈。石穴亦將炸毀。軍士乃復驅災民遠避。女郎劇驚之後。繼以慘慟。芳心欲碎。神志昏迷。復被軍士強拽之出。時法軍在前。敵軍官皆已戰死。兵士四散。少年受創甚重。暈絕於地。德軍大勝。乃長驅而入村中矣。

(七)

女郎自石穴出。獨坐道傍。適有傷兵馳過。女詢以戰場所在。傷兵指示之。女忽憶是日係結婚之期。芳心慘戚。神志昏替。乃將手中之嫁衣披於身上。踽踽獨行。直趨村外。時已深夜。月光自雲中出。黯淡若死沙場之上。積尸遍野。血跡殷地。皆法蘭西戰死之健兒也。女徐行久之。忽見道傍土岸之下。倒臥一人。微聞呻吟之聲。趨視之。則其未婚夫也。撼之不應。女驚喜交集。即伏於少年之身上。痴睡一宵。翌日晨。女漸清醒。見少年受傷雖重。尙未氣絕。徘徊久之。乃決計奔回村中。招人來援。遂飛步而歸。女去後。適有法國紅十字會救傷隊。至將少年昇往醫治。此時德軍已整隊入村。村中婦女多避入德婦所設之旅館內。女郎自戰場歸。亦奔入旅館。不意館中已駐有德軍。女既入。不復能出。瞠目無策。此時疲乏已極。遂暈絕於地。

(未完)

小說



影戲

誰是盜

濟羣

不佞才疎腹儉。習於替懶。視筆如錐。頗憚入握。曩歲周子劍雲主持新世界報筆政。索稿於余。嘗以誰是盜小說數章。聊充篇幅。已而困於二豎。遂致中輟。流光荏苒。倏忽三年。人事倥傯。迄未廢績。比以新聲既開。影戲一欄。索稿甚難。因是重搖破筆。再蘸臭墨。窮搜腹笥。按期刊載數章。俾成全豹。吾書或遂得彌其抱殘守缺之憾。不可謂非幸事也。 濟羣戲識

第一章

美利堅富紳葛萊海利年五十許。沉默寡言。笑擁資百萬。慷慨好施。與素精機械之學。曩嘗發明新式潛艇。多種匡助政府。以修明武備。有子名湯美。年纔十八。丰貌韶秀。翩翩美少年也。質頗穎異。海利倚之若左右臂。而湯美亦奉侍惟謹。克盡子道。海利鱗魚獨處。居恆戚戚。寡歡朋儕。或詰之則喟然歎曰。余有隱衷。言之適足傷余心。雅不欲為諸君告也。言已。歎歎不自勝。朋儕見其如此。亦弗詰焉。一日海利獨坐斗室。案上函札盈寸。海利一一披閱之。至末一函。讀纔數行。顏色斗變。函僅寥寥數語。其辭曰。

海利先生鑒。我黨謀汝。歷十八年矣。今已遣人至美。加害汝身。汝大禍即在眉睫。尙其慎之。

三T黨白

噫。是蓋三T黨匪徒所發來者。三T黨為歐洲秘密黨會之一總機關。設於倫敦。黨徒數百人。魄力至偉。殺人喋血。視為恆事。海利不幸而為三T黨所覬覦。海利其危哉。

海利覆函。既竟。摺疊成方。勝形趨至室隅。納諸保險箱中。邑邑欲出。適湯美持函入。剖視之。則舊友桑頓李賢寄自英京者。函曰。

海利老友鑒久違。渠殊深馳念。余旅居倫敦。尙稱安適。刻以敵友達君逝世。遺女華玲。孤苦無所寄棲。回念老友仁慈好善。且與達君亦有一面緣。爰特遣其投奔。貴府托庇門下。想老友慨念舊情。定能推愛。屋及烏之心。視之如己女也。惟華玲迨居英倫。素未識荆。因懇曉菊同渡重洋。藉資引導。且曉菊賦閑已久。亟欲謀事。老友如能爲之設法。一席地則不特曉菊感恩。即余亦承情靡涯矣。輪舟約於八號抵美。特先奉函介紹。余以小事羈身。尙待部署。不日亦擬返里。一行屆時容再面謝也。

桑頓李賢謹啓

海利喜曰。今日非八號耶。輪舟將抵埠矣。因囑其姊愛司。推掃除一室。備爲華玲歇宿之所。已則偕湯美。駕汽車出赴埠。往迓華玲。年十八。體態苗條。貌尤楚楚。動人憐愛。此行偕曉菊外。並攜女傭瑪麗。是日輪舟抵埠。後抱小犬出。與曉菊憑欄閒眺。忽見人叢中有向之脫帽者。因指示曉菊。曉菊瞿然曰。是葛萊海利也。遂攜行囊登陸。與海利握手爲禮。並指華玲曰。此密司華玲也。余敢爲紹介。華玲嫣然微笑。與海利握手。寒暄。海利亦介紹湯美與二客相見。旋共乘汽車返時。愛司推已偕威獲數輩。俟於門次。歡迎而入。自是以後。海利遂爲華玲之保護人矣。

翌日湯美遇華玲於梯次。華玲出小皮篋一授之。湯美曰。余有要件數事。隨身攜帶。殊形不便。懇君爲余藏之。湯美躊躇曰。是中旣爲密司之要件。當交余父代藏。如何。華玲喜曰。甚善。湯美乃持篋往見海利。語其故。言次。曉菊亦入。海利蹙額曰。爲人藏弄要件。較藏己物尤爲困難。無已。其藏諸余之大鐵箱乎。鐵箱高可六尺。嵌置梯右。祕室之壁間。海利所有祕密要件。以及潛艇圖樣。盡在是。中因啓箱。納篋於匣。而鑰之。

華玲旣寓海利邸。中海利竭誠款待。賓主之間。頗形相得。而華玲與湯美尤一見如故。兩情愜洽。似漆投膠。嗟夫。男女愛情。本如磁鐵。一旦相遇。遂致不解者。蓋比比也。觀於華玲湯美。乃益信其不謬矣。

一日海利與湯美華玲曉菊等同坐客室互談英倫勝跡忽聞者以刺導一客入則桑頓李賢也李賢爲海利十八年前惟一之好友二人交稱莫逆情同手足近則據李賢自言羈跡英倫經營商業然所事維何知者實鮮是時衆見李賢又起立相迓李賢先與海利握手謝曰華玲辱荷照拂達君銘感九京矣海利笑曰此小事何足掛齒君何今日始返勞余懸念甚矣李賢曰余此來雖爲商務實欲便道一視老友嗟乎老友與汝闊別十餘年矣落月停雲時切馳思此十餘年來老友之境遇佳耶海利微喟曰年來尙稱順適惟前事耿耿恆足啓我悲觀耳李賢不答顧謂曉菊曰君佳耶華玲攬言曰渠已由海利先生任爲書記矣李賢又欣謝時僕入白晚餐已備衆遂入餐室餐竟湯美邀華玲曉菊李賢三人同赴劇場海利獨未往略治日間未竟之事然雪茄呼吸蹀躞室中斗見桌上雜誌一冊書角掀露頗呈異狀因取而閱之則可驚可愕之三T形又直入眼簾矣嗟乎彼三T黨之惡徒又以警告來矣亟閱其文僅書數字曰

今夜其慎之 三T黨一號白

海利閱竟抑鬱不樂念余初未嘗開罪於彼黨何事以此離奇恫怵之手段時來恫嚇殊不可解正凝神冥想間忽覺有人把其臂視之則華玲也蓋已借湯美等由劇場返海利即掩卷勿閱亦祕之不言略談數語遂各道晚安就寢獨海利懸念傾間之警告執槍防衛徘徊不敢就枕焉

第二章

三T黨黨魁曰凱迷亞娜四十許婦人也徐娘雖老丰韻猶存十八年前本爲海利之婦後受佞人播弄遂相離異輾轉入三T黨被戴爲黨魁亞娜回念前事恨深次骨十八年來屢思報復願以經營黨務無暇他顧遂愜然置之今以時機已熟遂遣黨徒三十人乘輪赴美謀害海利務使備嘗困苦方消夙恨因編三十人爲三十號而使一號爲領袖此三十人既抵紐約賃

屋於臨頓路四十八號爲臨時機關海利邸中發現警告之日一號召集衆黨徒大開會議黨徒悉服黑色黨服袖綴黨章作三T字首罩白幕亦畫三T形而鏤其第一T字空之俾露鼻眼因是同黨觀面間亦茫不相識誠以廬山真面不爲他人所見故耳

黨衆既集一號宣言曰余等奉黨主之命來謀海利現悉海利藏鏹之所實在海底而海底之物非潛艇莫能往取惟潛艇難得爲之奈何言已衆皆默然忽三號黨徒起立曰余已探悉海利有潛艇圖樣藏諸渠家梯右祕室之大鐵箱中……一號不待言已急曰余亦知之其室西隅有鐵杆之窗窗外卽其家後園三號領之曰然一號喜曰然則余等於今夜往劫其潛艇圖樣爲入手初步之辦法諸君以爲何如衆皆默然無異議遂散會

月黑星稀萬籟沉寂三T黨黨徒若干人一一越海利宅後之圍牆而過羣趨祕室之窗畔出毀鐵器毀鐵杆而入毀鐵器者爲化學機械之一用時先以錘水灑鐵上然後灼以電流鐵便脆嫩如泥沙駢指一擊卽成齏粉黨衆既入復以是器洞鐵箱箱破而黨人之目的達矣

海利執鎗防範不敢就枕夜半忽聞異聲發於梯次知彼三T黨黨徒果來踐其警告矣因低喚湯美躡足下樓則已杳無一人惟見街間鐵杆已斷擬奔赴街次視之忽有黨徒數人自室隅猝起扼其吭並撲湯美湯美奮力與鬪顧以衆寡勢殊盡被免脫當湯美扭鬥之際李賢聞聲奔入亦被擊倒黨徒既逸共視海利則已暈臥地上稍停漸醒蹶然而起檢視鐵箱不禁失聲呼曰嗟乎吾新發明之潛艇圖樣及華玲寄存之小皮篋盡被竊去矣奈何李賢驚問曰潛艇圖樣有何重要黨人竊之何爲海利喟然曰此圖實余嘔心瀝血之作按圖製造能成海底潛行艇一種此艇製法甚奇不特可以潛行海底且能使艇中

有○何○事○余○爲○格○鬪○聲○驚○殆○出○何○變○故○歟○正○言○間○愛○司○推○亦○率○臧○獲○數○輩○倉○皇○奔○入○曰○密○司○華○玲○失○蹤○矣○衆○人○聞○言○大○驚○急○奔○赴○華○玲○臥○室○視○之○則○桃○花○人○面○果○杳○不○知○其○何○處○去○矣○衆○乃○相○視○嘿○然○不○知○所○措○此○時○湯○美○忽○聞○哀○呼○聲○隱○約○入○耳○推○窗○外○望○見○園○中○樹○木○深○處○火○光○熊○熊○呼○聲○卽○出○其○間○衆○皆○聞○之○海○利○急○曰○呼○者○決○爲○華○玲○矣○余○等○宜○速○往○救○之○否○則○恐○遭○毒○手○也○遂○率○衆○出○戶○向○樹○木○深○處○疾○馳○而○去○湯○美○馳○最○疾○見○黨○徒○方○縛○華○玲○於○三○丁○之○架○將○蒸○燃○料○葬○之○火○窟○因○大○呼○而○前○黨○徒○見○祇○一○人○擬○反○身○與○搏○幸○海○利○等○盪○擁○而○至○發○鎗○攻○擊○始○烏○獸○散○湯○美○急○釋○華○玲○之○縛○抱○持○以○返○

時○華○玲○驚○暈○已○久○喚○之○始○蘇○見○衆○環○已○而○立○海○利○湯○美○側○坐○驚○喜○交○集○因○投○身○於○海○利○之○懷○曰○海○利○先○生○吾○其○夢○耶○海○利○撫○之○曰○否○傾○者○汝○爲○三○丁○黨○劫○去○幸○余○等○奪○還○耳○華○玲○恍○然○曰○是○矣○當○余○夜○半○睡○醒○之○際○忽○聞○樓○下○有○異○聲○余○念○必○有○宵○小○入○吾○居○處○乃○披○衣○執○鎗○下○樓○巡○視○詎○至○祕○室○之○次○忽○爲○數○人○所○執○拖○曳○直○入○後○園○縛○余○於○架○將○以○火○焚○余○余○乃○驚○暈○今○幸○先○生○拯○余○否○則○早○葬○身○火○窟○矣○言○已○泣○然○海○利○竭○意○溫○慰○之○並○曰○密○司○所○寄○皮○篋○亦○被○賊○徒○劫○去○此○中○所○藏○何○物○倘○有○價○值○余○當○悉○數○賠○償○華○玲○曰○篋○中○乃○股○票○五○千○元○先○生○惠○余○已○多○此○箋○箋○者○何○敢○受○先○生○債○海○利○曰○是○何○可○哉○然○今○已○夜○深○以○余○故○重○累○密○司○飽○受○虛○驚○負○疚○實○甚○諸○君○其○各○安○睡○乎○衆○乃○散○華○玲○亦○扶○瑪○麗○嫻○嫻○入○臥○室○

海○利○失○圖○甚○悶○忽○湯○美○持○一○紙○入○曰○阿○父○誰○遺○此○者○余○得○此○紙○於○梯○次○也○海○利○接○視○之○中○繪○三○丁○字○形○餘○無○他○字○海○利○嘿○然○有○頃○揮○湯○美○往○睡○獨○坐○火○爐○旁○默○念○三○丁○黨○之○警○告○其○來○突○如○殊○難○索○解○豈○余○家○已○有○三○丁○黨○黨○徒○匿○跡○耶○不○然○胡○奇○特○乃○爾○維○時○游○目○爐○旁○忽○見○字○紙○一○張○右○角○書○有○三○丁○字○形○取○閱○之○則○又○爲○三○丁○黨○之○警○告○書○也○函○曰○

余○等○謀○君○十○八○年○今○日○始○見○實○行○擾○君○清○夢○歎○仄○良○深○惟○此○尙○爲○破○題○兒○第○一○遭○耳○後○事○正○多○幸○先○生○弗○自○餒○也○

嗟夫三丁。黨警告之來。胡連續不已。危哉。海利禍變之來。殆方興未艾也。

第三章

譯者不嘗謂華玲湯美一見鍾情有如磁鐵之相吸契合而不可解乎。今自華玲夜半被劫。湯美率衆救回。二人之情愛遂因之而更進一層。詰旦湯美入華玲臥室。慰問昨夜安否。時華玲盥漱方已。正擬出室。見湯美入。笑答曰。謝君厚意。殘軀尙佳。因留湯美。瑣瑣談心。互傾衷曲。且乘間問曰。君家昨夜所失。究何物耶。湯美蹙然答曰。昨夜被劫者。乃余父新發明之祕密潛艇圖也。華玲失驚曰。潛艇圖耶。其物關係諒非淺鮮。余觀於海利先生之面色。不豫而知之矣。湯美噓氣曰。洵然。余父以是故。隱憂孔亟。刻雖偵騎四出。探訪賊人蹤跡。然終不知能否珠還耳。華玲以手握湯美臂曰。倘不得則奈何。湯美注視華玲之面。不瞬。亦不答。華玲笑推之曰。君癡耶。奚事注視余面哉。湯美愾然曰。余念昨宵賊中戴面幕之一人。面貌隱約與密司相仿耳。華玲鼓掌大笑曰。君真癡矣。余面安得如賊哉。言時。瑪麗適入。謂晨餐已備。華玲遂起。挽湯美之臂。同赴餐室。

食已。海利謂湯美曰。汝宜立往廠中。下令戒嚴。毋許生人窺探。已成之二艘。囑艦長愛狄孫及華德加意保護。以防賊人襲劫。湯美唯唯。華玲聞之喜曰。海利先生有製造廠耶。然則余等當往參觀。以增見識。言時。願李賢。曉菊。李賢。曉菊同聲曰。固所願也。海利以情不可却。許之。遂率衆乘汽車往。

既抵廠中。逐一參觀。見各處布置井井。衆皆嘖嘖稱歎。繼見鐵板船形一艘。置鐵軌上。長僅丈許。上有小砲數尊。厥狀似龜。華玲李賢等訝曰。此何物耶。誠見所未見者矣。海利曰。此物名曰飛砲 (Flying gun) 用以擊敵之軍用火車者。發明尙未久。不知合於戰鬪時應用否耳。李賢贊歎曰。老友發明如許妙品。他日我美利堅脫有戰事者。胥爲克敵利器矣。海利戚然曰。吾人極願世界之上。永永無戰事發生。俾吾人得永永享受和平之福。甯非快事所恨有封豕長蛇之志者。日思侵削他人疆土。擴

張一己勢力甚至妄想握全世界之牛耳於是競爭以起戰事以生吾人爲防範他人以武力侵我則亦不得不修我武備以禦強暴耳嗟夫吾友君以吾言爲然耶李賢點首稱是時湯美已命司機人駕飛砲至廣場中請衆入艇考驗艇中砲數前射者四二在首部二在巔頂左右射者各一其計凡六左右首部之砲咸有固定位置不得移動分毫巔頂者則可隨意旋轉擊射時頗形便利最高處更有木梯一乘按其機能自伸縮匠心獨運真出人意表之利器也海利指示一切詳述用法李賢聽菊聽之忘倦湯美復授華玲以開砲之法並將試驗子彈向空射放隆隆震耳衆皆樂甚觀畢乘車歸環坐室中咸贊飛砲構造奇妙得未曾有湯美忽念賊人劫去潛艇圖日內必有異舉雖已雇人刺訪恐非完全可靠因之自願出外偵探一切請於海利海利諄囑小心湯美領之乃別衆而出

凱迷亞娜自遣三十人赴美之後獨處倫敦頗深愴記一日應某夫人之招赴跳舞會嘉賓雜沓仕女如雲批霞那與淮含啞鈴相間迭奏靡曼可聽來賓雙雙起舞有如翩翩蝴蝶飛舞花間亞娜見人伉儷情深夫妻愛好室家之樂怡怡無極已則淒涼獨坐寂寞寡歡回憶十八年前與海利結婚時諸多景像一一如在目前今者鵲別鸞離飄零異地懷念身世潛然淚下因自歎曰嗟夫薄倖之葛萊海利乎余始以汝爲人也今乃知汝實人面而獸心汝以愛情爲戲棄余如遺余必有以報汝汝其慎之當時亞娜愈思愈憤怒皆欲裂誓必殺葛而甘心曲終人散始快快歸傭婦呈上電報一封拆閱之略曰

某等奉命如美探得海利資財悉在海底因將海利所藏之秘密潛艇圖設法劫得現擬仿造一艘爲入海劫金之用劫得卽作黨中經費積極進行成功不遠特上數字以慰遙念

三T黨一號上

亞娜閱竟稍爲快慰以爲成功之期當在旦暮初不料事之尙有劇變也

(下期續刊)

說海



唾吧阿狗

汪秋

虎吼也似的北風和同人賭氣一樣吹得那城外一帶樹木平空價直望下倒那天半裏的黑雲也就張牙舞爪骨都骨都遮得那凍太陽一絲透不下光影不多一會那雪片子比人家手掌還大東一片西一片只顧朝平地上亂攢先前還疏疏落落後來越攢越起勁差不多對面你瞧不見我我瞧不見你一股冷氣將河裏的水都凍成骨頭岸上的青石也要裂得開來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今年既遭了那樣大水此刻又撞着這種嚴寒可憐荒村裏那無限無限的飢民左右不過搭了一些蘆蓬到這時候屋也被雪壓了門也被風捲了衣不中身食不中口拱肩縮頸在那裏和寒威鏖戰萬籟沈寂除得病人的呻吟的聲音同餓瘦的

唾吧阿狗

一

小孩子在那裏啼哭其餘一些也不聽見。

離這地方遠遠的有一家富戶靠着田地過活今年收成雖不十分豐滿然而在各處佃戶身上敲剝敲剝他那積穀倉子裏也還堆得高高的糧食殘年在即他們度新歲的佈置却已預備得齊齊整整堂屋中間生着一盆紅通通的炭火老頭子苗富和他老奶奶面對面坐着兀自在那裏生氣哩只聽見苗富冲着他說道依我性子便該將你肚皮拿刀子剖開來瞧瞧爲甚的養出這不長進的孩子便算我作了孽叫這啞吧在我面前現世現報罷咧他是天生的不會說話這也叫做沒法然而我做老子的總不會教給他去做賊你仔細去想想他在這一個月裏偷去了你一根赤金簪子一副銀鈕絲的手鐲還不算數我好容易辛辛苦苦的積聚了幾年銀利才買得一件羊皮袍子打算正月裏穿紫起來出門去拜年怎麼貶貶眼兒又吃他撈摸到手管許又押入典舖去了大娘子還是新媳婦兒呢如今益發好了他也不管害羞不害羞撈着裙子就是裙子撈着褲子就是褲子累得大娘子告訴我只是儘哭你再不濟些也不該和你堂客頑這樣把戲家賊難防狗不咬像這樣也不消三年五載我這份家私和這大雪一樣積得容易化得也容易老實說我同這狗養的不拚個你死我活如何捺得下這口鳥氣如今我的鐵鍊子也辦了鐵鎖也打就叫佃戶們在場上抬他媽的一面大碌碡進來

只有將他鎖向一間空房裏。且自由他去死。活你這老貨偏生又攔在頭裏和我瞎三話四。一味價袒護好好。你要丈夫就不消要兒子。你要兒子就不消要丈夫。若不依我。我使用一根繩子。上了吊。讓你和這做賊的啞吧兒子度日子。可好不好……老奶奶聽到這裏。止不住簌簌的流下眼淚來。嘆氣說道。這也真怪。阿狗平時也還規規矩矩。從不曾做過甚麼歹事。不料自從娶了媳婦進門。倒反變了一個人了。要說孩子們年紀長成。免不得拿錢出去偷雞摸狗。你家裏現放着這一個標標緻緻的媳婦。難不成還趕在那些三五兩舍裏去打炮。或者他是賊星進宮等大新年裏。請一位瞎子先生到來替他算一算流年。有法子禳解禳解也未可知。你且歇一歇氣。不必和孩子們一般見識。

苗富還待拿話辨駁。不防大門一聲響。外邊已走入一個人來。深目高鼻。一副瘦瓜骨臉兒。嘴尖得和猴猴一樣。再配上他一搭鼠鬚。叫人一眼望了去。便猜着他一個最工心計的人物。一頂半新不舊的毡帽。壓在眉毛底下。笑容可掬。一進門便彎腰曲背的對着他們老夫婦打哈哈。兒苗富認得他是本鄉的一個鄉董。渾名叫做趙二尖嘴。他們兩家頭平時性情都還狠合得來。不等他動問。便把啞吧阿狗的事告訴了他。一遍趙二尖嘴將眉頭一蹙。冷笑說道。這還了得。人大心大。你莫要瞧不起他。不會說話。越是這樣老實孩子。要出把戲來。越叫人聽着害。

怕搖灘推牌九嫖妓女吃花酒色色俱精件件都有只是有一層你不曾抓着他把柄便想鎖他起來他也不服……一面說一面拍着胸脯道拚着破費我幾天功夫我來替你做一個秘密偵探固然你們不可聲張而且須得再破費些擱一錠元寶在桌上讓他再偷了去我立刻在背後悄悄跟着他好察勘他一個行徑再來報告苗富聽了十分感激真個便依着他這樣去辦

可憐那個啞吧阿狗是個實心眼的孩子那裏知道他們這玄妙手段這一天睡到半夜裏早又悄沒聲的扒得下床又想來偷摸他老子的財物蹺手蹺脚的才跨入他老子的房間早見桌上閃閃的放着一隻極大元寶他這一歡喜眼睛也動鼻孔也掀嘴皮子只望上翹也不暇顧別的東西只把那元寶緊緊向懷裏一搓別轉臉逃得進房再仔細望了望堂客却是鼾呼不醒其時天色也快亮了再不去睡覺益發捲了幾件小衣小衫和床旁邊一包銅角子唱着凱歌打着得勝鼓趁這人不知鬼不覺的當兒飛也似的開了大門向白茫茫雪地上直跑了去你道他堂客當真不知道阿狗做這手脚嗎他因為奉着公公的命令分付不許去驚動他所以把頭蒙在被窩裏裝着睡覺

再說趙二尖嘴委實精靈不過早猜到啞吧在這時候要出發了他早遮遮掩掩的藏在一棵

大樹背後果不其然。那啞吧早閃身出來。趙二尖嘴暗暗叫聲慚愧。便一步一步的遠遠隨着他背後說也奇怪。只見那啞吧東奔西躡。從刺斜裏向飢民住的那一帶地方行去。其時天色還早。飢民和人家富翁不同。是不肯睡。到日上三竿的業。已有好些起來伸頭探腦。在那裏張望。一見了啞吧。大家都歡喜跳躍合掌。喊道：「活菩薩又來了……活菩薩又來了。」啞吧一見了他們。便隨手將夾肢窩裏的衣服。包子裏的銅錢。一疊一疊的散在地上。給他們去搶奪。啞吧。在旁邊儘扯開嘴大笑……趙二尖嘴見這模樣。不由慌張起來。暗暗說道：「這畜生難道豈成精了。他們和你非親非故。你將這些好東西散給他們。則甚……正自沈吟。忽見那啞吧拔步飛跑。望着城裏跑去。趙二尖嘴不敢怠慢。緊追緊趕。一直趕上一處彷彿是個局所。模樣牆上高高的掛着一扇粉牌。花花碌碌的全畫着被水災民的慘狀。旁邊擱着一個大木桶。木桶正面寫着「隨緣樂助。快來救命」。八個大字。只見啞吧搶到木桶左首。掏出那枚元寶。就想桶裏去搵。耐那桶上面是有柵欄的零星首飾。尙可以放得進去。像這麼大的元寶。如何向裏面搵得進呢。啞吧沒法。又使勁去敲那門。門裏的人正在好睡。誰也不來答應。其時只急得啞吧滿頭大汗。和水鍋上蒸籠一般。騰騰的在那裏放熱氣……趙二尖嘴這才明白他的用意。心裏好生着急。不管好歹。早大踏步躡得上來。啞吧吃了一嚇。又連連的指手劃脚。似乎告

訴他我在桶裏不知放過許多物事。今番這元寶却沒有發落。想請趙二尖嘴幫個忙兒。趙二尖嘴將他袖子扯了扯，奪過那枚元寶，也和他做了手勢，指指啞吧，指指自己，意思是告訴他這元寶我替你賑濟，你勿着慌。且隨我一路到舍下走走，我們再從長計議……啞吧的心最靈，隨即扒在地下磕了一個頭，然後跟着趙二尖嘴復行出城，便藏躲在趙二尖嘴家裏。

趙二尖嘴將元寶吞沒下來，便匆匆的去會苗富。不知他們噤哩咕嚕說了些是甚麼。苗富忽然瞞着他的老奶奶和媳婦，在這一天五更頭裏將啞吧捆紮得像個餛飩模樣，攢入一座深坑裏。上面一層一層的儘把泥土來掩蓋啞吧，又不會哀告，又不能喊救命，不消一會功夫，先前還聽見他狺狺亂叫，後來土蓋滿了，兀自沒得聲息。除夕那一晚有人瞧見一個白髮婆婆，帶着一個青年寡婦，提了一陌紙錢，對着那土坑啼哭呢。

異史氏曰：吾草此篇，吾心觸手顫而不能自己者，良久良久。飢民遍地，誰復憫其疾苦？彼阿狗者，人目爲賊，彼初不自知其爲賊也。所謂活菩薩而已。土坑活埋，與捨身虎豹奚異？世果有地獄，吾不知苗富與趙二尖嘴作何死法。

新魔窟

抄本

星期日雨無俚甚。偶入某肆小憩。睹一夥踴躍來。提皮篋二。置閭闈外。卽坐。若甚憊者。夥故肆友。且稔。予旋啓篋檢視。則皆肆中售物也。詢何爲。曰取諸肆而論於各市場者。浴室尤爲根據地。予知其爲負販者流。亦無異。惟肆友向之笑曰。爾利市三倍。雖勞苦大可樂也。昨之香澤脂粉。乃神通鬼使。如游天上。恐人間無此妙處也。予不解所謂。瞠目傾耳久之。夥復整飭其篋。備物。乃去。予叩肆友始悉秘密生涯。大可覘今世惡俗穢墟。至於不可思議。其未經人揭幕者。正多也。予歸而書此。覺予前此所錄之烏什妖窟。未爲奇誕。

某年夏間（友述五年前事）此夥例攜皮篋往某浴池求售。主時溽暑蒸騰。浴堂軒敞。熟客襪襪而來。者座爲之滿。夥私心竊喜。以爲今日機會至矣。某公子來乎。某小開來乎。某豪客偕友占官座乎。尋尋覓覓。正思射得一雉。供今夕醉飽。奈時雖當。而緣則慳。諸名流俱未至。正徬徨間。諸侍者紛來責叱。不應。癡立孔道。阻礙交通。夥笑臉謝之。亟趨座隅。一小隙。狙伏以俟。貴客無何末座。近隅一客肥皙如瓠。一絲不掛者。頻頻目夥而笑。似欲有言。夥頗機警。亟就而小語曰。貴人欲購化粧品乎。客頷之。夥卽取上等香水及珠蘭粉。鵝蛋粉等。手以獻客。四顧不遑接。若甚畏人者。時侍者適不在側。他客亦入浴。夥覺有異。卽塞入其股旁衣底。素價十金。出指相示。客立取皮篋內十金鈔券。畀之。夥又獻絲襪羅巾等。客又畀以十金一紙幣。夥點首會意。深致感謝。因詢姓氏居址。客笑而不答。須臾客振衣起。則袈裟偏袒。赫然一毘盧也。出素巾裹所購物。密藏巨袖中。揚長而出。出時猶顧夥作微笑。其容若可掬也。夥乃注意探問。諸侍者許餉以酒食。始知爲某寺住持僧。遂留意焉。

越三日。果復遇僧。目笑如故。願是日浴者衆。且小開等皆至。夥奔命不暇。未能周旋。及僧僧亦不問。坦然入浴。浴竟。憩臥良久。

終不與夥言夥或逗之笑撼其首似却非却夥貪其厚利踰小開等尤三倍因戀不忍舍去舊例過七時夥必歸以貴客之降臨類多在此晷刻間不至則亦無望矣而是日以僧之啞謎故竟徘徊遷就至九時浴客已稀僧始睨夥微語曰汝待我於某街大劇場後常有以語汝夥首肯示謝意趙起先出如所指地點翹首待未幾一女子似學生裝束張皇四望見夥若甚失意者太息而去夥忽有觸亟前曰令嬢欲得化粧品乎特齋候於此女子聞言轉面欲語人影陡閃又欲避去似聞小語曰我也諦視之則僧僧囑夥速取香水粉脂等各一捲以畀女子又出鈔券一紙畀夥低語曰明日至某灣某大佛寺覓圓靈上人勿忘語畢竟去女子亦去迄無一言夥驚爲奇遇祕不告人

翌晨夥果抖擻精神計向僧所囑地點出發原來汽車支路可通第糜小銀圓一角即可直達夥下車問塗而至山門巍峨直逾宮殿榜署勅建某某禪寺字迹奇古入門則松柏夾道華表森然俄而金剛堂俄而大雄寶殿夥攜物蹣跚不覺自慚形穢以爲我誤耶昨宵夢耶豈有偌大方丈而爲曖昧行者毋乃罪過罪過良心內訟者久之趙起欲卻步顧既來此不容不詳探且利心甚熾安肯入寶山而空手乃繞出殿後正覓人問訊忽兩小沙彌互嬉相撲見夥遽束手夥進訊某大和尚安在沙彌笑謂汝某肆夥乎若有夙約然者夥應曰然沙彌掉臂言曰可隨我來夥從之輾轉院落數重愈入愈繚曲最後抵一處崇垣當路疑是境盡沙彌忽按其一隅至壁中破者然有門招夥以手膩然而入門僅容身耳入數武豁然開朗顧視入處一假山石洞也其中別有天地樓臺高下池館蕭森花竹魚鳥之屬絕似富貴家園亭且隱隱聞絃管歌聲迴廊匝匝時有香風倩影令人神眩夥愕胎不敢進小沙彌顧視而笑以手揮之夥不得已尾行入一廳事左爲書齋則浴堂所遇之肥佛在焉環而拊髀捉臂者三五麗姝坊曲妖妓蔑以過也僧見夥笑曰來乎夥敬諾之僧曰我信汝誠實故有意享以厚利不惜舉祕密色相示汝汝幸勿負恩人前當學宮女之見鸚鵡也夥唯唯誓不敢負心僧乃命啓篋出化粧品聽諸姬選取噴鶯叱燕是素非丹

翻得良久尙嫌所攜之過客夥允明日再來僧大喜曰汝日至此包管吃着不盡不勞蹀躞華清浴春間矣夥疊語致謝狀益悉順諸姬亦各贊夥曰此誠老實人也予取予求從此可不瑕疵矣僧忻然計其值立出鈔幣三十圓償之夥什襲置衣囊中欲出忽聞然羣入者有女學生裝束十許人見案上羅列諸品爭欲得之顧不敷分派有伴噴薄怒者有誚讓譏諷者僧一慰藉之曰諸女士苟有所欲請速臚列款目具東以畀若明日可齋至貧僧深信若必不負諸女士委託也諸女聆言始各出懷中磁筆開具目錄若者膏沐若者脂粉若者巾綦無不備載既彙集成帙始授夥僧且謂之曰諸女士皆施主常來游此間者家擁巨貲第求物美值所不吝非貧僧所自購者可比也汝其慎旃夥又唯唯受命既而請曰物過多提攜不便若偕他人或箱篋過重皆招嫌疑鄙意似宜分次運輸較爲穩妥耳諸女士亦以爲然或恐爭先後則不如物盡至而後分取之僧允爲管領夥乃出仍由小沙彌相送夥私訊院中安得有許多女郎且態度不一小沙彌笑而不答夥贈以洗巾香皂各一小沙彌始言在僧室中者皆僧之眷屬其他女學生裝束成羣者皆各有所歡假此爲幽會處以外尙有數院或係舊式婦女或係大家閨秀來此流連雖在我師父管領之下却不是實地所有權只平時廝混而已夥點首會意稱謝而出自是夥無日不齋物往往必入祕密園亭流連良久而相稔雖不由小沙彌導引亦得自由出入矣漸知祕密園亭之四周俱有富家別墅一垣之隔直通家又以僧殷勤獻媚無不聯施主情誼爲之庇蔭且其間有縱慾敗度行爲不便於別墅中施之者僧無不通融招納竟爲無遮大會之試演場一日夥正在僧房周旋忽一妖婢馳至香汗浸淫問夥有某物否夥應之卽召往別院至則西式屋宇三楹幽潔無匹婢導入右室一男子橫榻上呼吸紫霞膏貌近中年女子則披髮對鏡有傭婦爲之梳掠見夥入含笑問曰聞汝有新出特別生髮膏盍畀我一試之夥卽持瓶呈獻瞥觀女子之髮乃係僑裝藉網巾以爲根據地者實則種種如蠟甫經翦草機裁割也女且受且語傭曰儂意七日內卽長成如雲如鑑始克遂願雖萬金何所吝哉楊

上男子笑曰早知如此何必管初髮神被汝播弄恐亦當罰汝從此不毛女聞言怒之以目曰惡奴尙貧嘴薄舌非汝爲蜘蛛精所縛儂亦何至若是不感激救命之恩尙欲調侃老娘耶持梳欲擲去爲梳頭備勸止驕冶之態令人不堪偏視夥癡若木雞垂手隅立男子置鎗側坐絮絮問膏果佳良乎能催髮速生乎夥信口開河力證其膏之佳男子問價幾何夥言五金男子嘗之以鼻曰市上不滿一金之物至是乃七八倍其值耶速去毋溷我女顧而哂之曰此佛哥親信之人縱不值此數亦何至唾之而叱之出打狗須看主面汝太不仔細儂亦代抱不平也男子轉嗔爲笑曰女將軍既有令敢不聽從卽攝皮囊出紙幣一投夥女亦自懷中出紙幣一束授夥曰毋須彼畜鬼破慳囊儂尙有錢可使速將去夥睹狀逡巡兩不敢接男子立趨女側謝罪求恕醜態百出旋取紙幣二十金謂夥曰汝明日可再齋兩瓶來且助以其他化粧品不計低昂也女始撲嗤一笑而罷夥稱謝入室豔婢從之捋鼻曰今日真僥倖哉夥急取上等香水一罇贈之婢倩笑頷首而去夥復抵僧房語僧以狀僧曰乃便宜汝漁翁

綠茵如繡湘簾四垂正晝長人倦之時忽聞笑聲發於簾隙一市井兒青衫布帽蹣跚其下色變不敢移步旋又於窗下擠眼窺之嘻異哉烏銅屏上無此奇觀若論此兒一生未經人道更不知是何妖精在此打架蓋彼足跡未嘗履京華入雍和宮一參歡喜佛宜其詫爲世間無是物也卻步立簷下牢守會真記中紅娘規則不敢輕咳嗽久之腰痠足疲乃回坐廊前石磴上忽鸚鵡聲喚客小沙彌趨起來向之吐舌再四微聞內有聲問曰彼來乎又女子聲曰彼來何害吾正需爽身粉攜往華清一試也無何小沙彌招夥入一女郎粗衣紅裙皓質半呈問有極品爽身粉乎夥應聲獻上女子啓瓶塞嗅之曰殊不甚佳別易一種若何夥復捧呈女嗅如前曰姑試之明日有紫羅蘭香者可將來也夥唯唯仍卻立檐下無何僧自外入睨夥曰物有主乎夥應之僧翩然入調笑良久但聞……謝媒……銀樣……補水……失風……等語嬌細帶喘不可辨少頃僧復擲五

金昇夥令往別院問某姨太需絲襪否夥欲移步僧又喚之止問識某街某里某公館否夥曰識之僧曰汝明日午後第往見榮者以此物昇之並言三日內玉佛開光可燒一爐香也語次出一囊昇夥夥承允乃出歸而視之囊係錦製香氣噴射出物審視則念珠一串精緻無倫香出自珠氤氳不絕如僧言覓其人果得見且似曾相識固長至肆中購物者實某姓太太也太太笑曰得汝爲青鳥使良佳但連日會中有約實鮮暇晷或卽假彼園爲會場同賀玉佛何如汝語禿奴不如是老娘不復來矣夥諾之往語僧笑不語復以一囊昇夥令勿竊視是夕夥少飲薄醉好奇之心忽發不遵僧約啓而視焉則牙籤三枝五色靈符一紙裹之不解所謂仍貯囊中如式封鎖齋往某公館榮者受而不視以指度之曰此奴尙有良心汝明日往但言知道了可也夥如行五里霧中惟有唯唯榮者笑索化粧品數事擲五金與之

夥得佛菩薩濟度境漸充裕漸潔其衣履修飾容貌肆中同輩咸疑之詰其狀不肯言會中秋宴同輩邀與共飲強泥之夥薰然而醉又拉之入花柳目迷五色儘其調笑不覺脫口而出滔滔汨汨如數家珍同輩咸涎垂三尺翹之同往夥許焉明日酒醒而悔不敢復往恐同輩要之於路也侵尋三五日一夕又在某浴池遇僧以目示意似責其不應數日不往者夥四顧人多未敢接語久之稍稍稀散因趨就僧旁致殷勤僧殊冷澹不甚理會夥驚疑囁嚅良久祇得言明午送到一語僧微頷顧色殊愁慘夥終不知其挾何種意見意者日前所洩之語僧已感受若何影響耶遂巡出門怏怏無聊挈篋過小肆擇座啜粥忽見僧揚長向東行趨尾之僧已賭轉出某舞台後僻處乃謂夥曰明日汝可不往往亦不得晤我也夥問何爲且自陳有疾致愆期未赴僧曰非爲此也汝勿疑現在我亦不能歸汝不忘吾者可舍篋來某旅館第幾號房訪我當密告汝以情形且或有事相煩也夥唯唯果以篋寄肆中整衣冠而往至則某號姓名赫然爲王某非僧也姑入之一華服紳士踞坐旁有豔姬侍語卻步不敢入內問何人以姓名對問名刺夥因未備窘甚一僮出覘視似曾相識躍而入曰沈貨郎也蓋寺之小沙彌常呼夥者

旋。僮。招。手。引。入。始。睹。華。服。者。卽。僧。而。侍。姬。則。祕。密。園。中。之。麗。姝。耳。僧。使。小。沙。彌。移。椅。命。夥。坐。夥。辭。不。敢。僧。強。按。之。謂。夥。曰。吾。寺。前。日。爲。某。軍。署。遣。偵。探。來。伺。察。事。殊。不。了。園。中。人。皆。暫。避。其。鋒。園。門。亦。封。鎖。不。啓。吾。已。寓。此。有。日。矣。吾。以。爲。汝。與。聞。其。事。頃。聞。默。審。汝。狀。信。汝。未。知。底。蘊。但。欲。證。汝。忠。篤。與。否。須。爲。我。投。一。要。信。於。某。所。能。挺。身。而。往。否。夥。曰。吾。蒙。大。師。恩。已。久。實。不。敢。稍。忘。且。時。時。欲。思。報。答。今。旣。遇。難。敢。不。相。助。苟。於。大。師。有。益。竊。雖。冒。危。險。受。夷。傷。所。不。恤。也。特。慮。己。之。才。力。短。弱。耳。僧。曰。無。患。必。非。生。命。憂。第。略。遭。恐。喝。及。羈。禁。耳。且。爾。可。直。言。所。見。萬。不。必。爲。吾。隱。諱。如。危。急。時。卽。呈。獻。此。物。可。也。語。畢。復。擲。一。綿。囊。昇。夥。曰。好。藏。之。此。救。命。符。不。可。失。也。夥。唯。唯。僧。又。出。百。金。幣。授。之。曰。以。此。搨。擋。不。敷。可。告。我。夥。謙。讓。僧。強。致。懷。中。促。使。出。麗。姝。忽。呼。曰。尙。有。一。物。須。將。去。僧。瞿。然。曰。吾。幾。忘。却。亟。傳。以。授。夥。夥。視。之。一。裝。漢。美。麗。之。小。盒。也。亟。塞。衣。囊。中。稱。謝。而。去。僧。曰。三。日。後。汝。必。出。險。可。仍。至。園。中。相。會。也。夥。歸。啓。錦。囊。私。覘。則。一。小。手。帖。中。有。日。記。若。干。條。語。多。隱。祕。不。甚。可。曉。夥。識。字。無。多。更。不。能。了。解。視。小。盒。則。中。貯。徽。章。一。枚。金。質。爛。然。復。視。要。信。面。書。親。投。某。軍。署。心。潮。起。伏。此。行。恐。遭。呵。叱。鞭。撻。願。旣。已。允。之。且。領。多。金。勢。所。難。免。乃。壯。膽。爲。之。力。除。顧。忌。次。日。鼓。勇。出。發。遵。塗。而。往。

壁。壘。森。嚴。衛。士。荷。鎗。環。到。者。如。貔。如。虎。見。入。者。必。檢。討。再。四。始。克。放。行。夥。惴。惴。而。前。一。軍。士。叱。之。止。夥。出。要。函。示。之。復。搜。身。得。錦。囊。小。盒。問。何。爲。夥。以。齋。送。對。軍。士。啓。視。之。見。徽。章。吐。舌。不。已。卽。伴。夥。向。內。入。一。室。似。傳。導。員。受。夥。信。令。少。待。須。臾。一。武。裝。官。吏。至。問。爾。自。何。所。來。夥。曰。某。寺。僧。之。遞。書。人。也。問。姓。名。夥。僞。告。之。官。吏。卽。顧。命。隨。從。軍。士。曰。可。挈。入。供。事。室。謹。守。之。毋。使。逸。軍。士。厲。聲。諾。卽。叱。夥。行。夥。從。之。抵。一。處。室。不。甚。廣。而。深。黑。殊。不。可。測。入。之。似。無。人。焉。者。中。有。板。橙。供。坐。悶。絕。不。可。耐。久。之。饑。渴。交。攻。求。飲。食。不。得。又。良。久。始。有。人。送。飯。一。盂。鹹。齋。數。莖。夥。食。已。欲。出。便。旋。足。甫。移。忽。聞。厲。聲。叱。止。覺。有。人。猛。擊。己。背。頗。負。痛。夥。哀。呼。予。不。敢。逃。乃。內。急。耳。始。挈。衣。領。出。後。戶。穢。惡。難。堪。不。得。已。匆。匆。畢。事。而。入。又。約。炊。許。守。者。傳。宣。提。夥。出。訊。夥。步。稍。遲。卽。施。

侮辱念僧語忍受之既而抵一處上座者亦武裝威猛夥不敢仰視厲聲問姓名籍貫夥一一答之乃曰某僧奸惡物議沸騰豈有好人爲所驅使者汝究爲何人直言勿隱否則執法無情也夥言實係雇用爲購辦貨物者平日所見如此如此上座者忽現驚懼色不語良久徐曰此案重大非陳明軍長不可汝姑退明日再訊可也夥承命將出忽上坐者與親隨耳語親隨即宣命軍士挈夥入內院非復前室矣其中飲食起居頗不甚惡翌日忽又傳宣如前而所抵處益深邃壯麗豈非前境且其倨貴尊嚴氣象目所未睹上座者別爲一武裝大官昨之上座者乃反待立矣問訊如前上座者忽曰汝書僞也何處奸奴敢冒險來作間諜速推出鎗斃勿勞復問此時夥驚怖失魂猛憶僧語出胸間物捧而呼籲曰將軍幸察視有證物在上座者聞呼遽命止以物呈視色立變微語侍立之軍官姑善視此人明日再辦軍官唯唯即率夥入旁室扶之上座謂將軍已知汝來歷非特釋汝且有賞賚夥漫應之既而絮絮問大師安否近年曾往粵中一游否往來者某某都統將軍曾見之否夥信口開河隨機答之軍官即命開筵酒饌豐腆延夥上座夥如登雲霧如歷夢境莫知所措亦姑醉飽而已無何將軍命侍者齎一書出金幣二百尊殷殷叮囑速歸僧所勿遲夥如言辭去軍士二人送之離軍署數武即有馬車一輛啓門候夥一軍士伴夥登車直達某寺始止夥留軍士同入軍士辭曰奉上命僅至此不敢入也君自便後會有期殷勤鄭重乃別夥既入寺覓祕室而入則僧已在園中酣嬉調笑宛如前狀見夥笑曰受驚乎然囊中亦纍纍尙值得耳夥聞言醒悟急以二百金捧獻僧笑卻之曰勿假惺惺此將軍賜汝爲壓驚之用於老僧何與將軍特自愛惜其尊寵耳夥不解所謂但感激稱謝而已自是夥往來售物如常

一日僧方晝寢起見夥垂手侍立忽顧語曰予來此忽忽三年矣與汝相識亦已年餘不日予當南旋粵嶠汝誠篤勤懇予所深喜且經患難不可不一敘離懷汝今夕勿歸在此圖一宵歡以當紀念此後不知再會何時也夥方辭謝僧即命一美婢曰

爾可引此郎游散各院俾毋阻遏儘徜徉勿躁也婢噉然應牽夥臂翩然出戶夥固與婢稔然素守繩尺不敢恣意今承僧命且婢故作佻態以逗遂亦自放同行捉搦互作游語惟私詢及僧來去蹤跡則婢語輒冰答以不知且囑勿問夥已領悟既而周歷各院有綺窗繡戶男女雜選者歡狎之狀目所未睹入之則色眩香迷笑語迎人牽夥使仿爲之夥面頰膽怯不敢應婢小語曰冤哉郎也主人有命胡入寶山而空手耶卽擇一最溫麗之牀榻曰妾妾雖陋幸奉主人命辱郎一眷願矣至是夥亦不能自持遂與歡會事既復有諸婢進食殷勤備至久之始整衣出復入一院曲廊洞房雲霧滃鬱中有烟氣似香非香夥因曾經領略者駭曰此紫霞香膏也婢笑曰人生福壽盡賴是膏卽盍亦一試之夥遂入几榻精潔玉盒金盤婢爲就火鍊之持向夥吻波波釋釋身若凌雲因小憩片晌比醒時已昏暮慧婢固猶在抱也進茗果修巾櫛徐挽而出他室笑語聲猶洋溢耳旋入一院電燈璀璨若晝諸賓環集籌聲丁丁然婢挽夥入視之賓主渾忘領笑如舊相識則一爲盧雉局一爲馬吊場一爲西來撲克會揮金再注動輒萬千婢慙慙入局夥以無力對婢曰代郎一試何如夥尙未應婢已出肘後香囊拈金剛石銀指謂諸賓曰請爲箇郎孤注一擲賓笑諾之立贏二千金夥牽婢衣使退婢笑而却低語曰膽怯哉否則萬金可致也旣出僧已使小沙彌相邀速至萬荷軒宴飲婢仍捉夥臂從往池荷正開高軒四敞中設席十餘高朋滿座外則電燈萬盞照見粉白黛綠者往來如織朋僚亦參雜其中較之滬上夜花園有過之無不及也僧促夥入席宴飲夥初尙矜持漸入諧縱惟不勝酒力屢欲逃席婢歌小詞以勸之頹然而醉比醒則婢持冰甌侍立嗒然自笑未幾天且曉矣僧乃命小沙彌送夥出園明日僧行矣後夥復往爲他僧所阻懷喪而返

記者曰此窟合滬濱一切穢墟所謂「燕子窠」「鹹肉莊」「百靈臺」「新總會」者兼而有之異哉夥之言果可信耶願肆中人述夥語鑿鑿且云吾輩常擲揄之有此機遇而不從僧往粵洵俗骨難醫也予謂夥能出淤泥不染急流勇退乃載福人耳若如肆中人言非特俗骨難醫且恐身爲齏粉耳試問箇中人予言豈不然哉

富人之面

秋
虫

會三變居然一躍而爲上海灘上的富家翁了。少不得也要製備些什麼手表鑽戒以及克羅克司的克種種富人的行頭。裝一裝門面。自己從頭至腳。仔細一看。可不是新換了一個人麼。會三變真樂極了。像石像一般。直挺挺的坐在汽車上面。搖頭擺尾的好不得勁。暗想去年今日。自己還是一條光棍漢子。在別人小烟館手下當一個小夥計。衣不遮身。食不果腹。眼睜睜的望着那些面團團的大富翁。服御豪華。舉止闊綽。真儼如神仙中人。自己走在他們面前。便不由面紅耳赤。骨軟筋酥。頓時矮了半截身子。裝出一副和顏悅色。脅肩諂笑的形相。想出許多舐痔吮癢。撥腎捧屁的話頭。低聲下氣的去恭維他們。他們好大的狗肉架子。三鎗戳不出血似的板起閻羅王面孔。連正眼也不向我一瞧。我只好捏尖著喉嚨偷眼看見他們高興的時候。誠惶誠恐的恭進幾句祝詞。他們似見非見。待理不理的從鼻子裏哼一聲。就算是降尊紆貴。另眼相看了。我却如奉丹詔。輪音好幾天睡不着。覺出來還要傲視同儕。目無餘子。哩嚶呀現在總算是苦出頭了。凡是從前我身受的種種痛苦處。都可以加倍的轉送給人。而且那人還要歡天喜地。拿我當年恭維人的手段來恭維我。什麼高樓大廈。美食鮮衣。以及聲色狗馬。美妾嬌妻。那一件不能如我的意。哈哈此亦大丈夫得意之秋也。會三變想到此處。不覺眉飛色舞。滿面春風。自言自語道。慚愧我曾三變也有今日。瓦片也有翻身日。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兩句話真不錯呀。再看馬路兩旁水門汀上走路的人。一個個都駐足側目。齊向自己的汽車注視。大有由羨生妬。垂涎欲滴之意。會三變更顯出得意洋洋的顏色。兩眼望天。做出一副金剛樣子。那又肥又笨的身軀。亂搖亂晃。好像得了三陰瘡疾一般。他身旁坐着一個粉粧玉琢的妙人兒。看他這種情狀。忍

不住撲嗤一聲笑道。你呆想些什麼。這才將會三變驚醒過來。定了一定神。凝神靜氣向那妙人兒呆看着。一聲也不響。妙人兒倒羞得滿面緋紅。推推他一把道。瞧怎的。難道在家裏成日成夜的還沒有看得痛快。不認得我麼。會三變笑嘻嘻的嬌聲道。姨太太美色療飢。我會三變是纔。眼癆如何能穀。不向你細細賞鑒哩。說罷。又擠眉弄眼的不住哈哈大笑。倒將他的小老婆笑得花枝亂顫。佯嗔道。你這人真是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看我依你。會三變故作驚惶道。不依我麼。你不依我。我怎生活得成呢。又嘻笑道。你依又怎樣。不依又怎樣。他的小老婆斜乜了一眼。使勁的將會三變的小耳朵一揪。會三變欲哭不能打。疊着一臉笑容。抱着那顆青果。頭低聲喊道。啊。唔。唔。好姆媽。痛煞我也。他的小老婆這纔鬆手。低聲淺笑道。你這人真是賤骨頭。定要我多揪你幾下纔開心的。會三變樂得嘻開一張大嘴直笑。正在這當兒。汽車已停在大綸門口了。

會三變搖搖擺擺的擠進大綸的門。(想見其軀之肥)那些店夥都丟掉別的生意。不顧一個個跑到他身邊。彎着腰。垂着手。滿面堆着笑容。道。會先生。你老人家一向阿好。會三變微微的點了一點頭。眼睛却望着別處。裝出一副正經面孔。不言不笑的。攙着小老婆直入內莊。那些店夥拿茶拿烟。忙得個屁滾尿流。那掌櫃的便陪着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談天。說地。指東畫西。也真虧他口涎。居然沒有乾的時候。會三變大模大樣的躺在靠椅上。睇着一雙燕豆眼。細看他的。小老婆。選取綢緞。掌櫃的長篇大論。竟一句也不會聽進耳朵裏。面總算他看得起。那掌櫃的將那尖頭不住的像鐘擺價搖晃。一會兒。小老婆將貨物揀齊。叫汽車。夫。拿上車去。會三變連忙從椅上跳了起來。跟小老婆向外便走。掌櫃的率領大小店夥。直送到大門以外。恭恭敬敬的道請會先生。時時照顧小店的生意。大家正在行鞠躬禮的時候。會三變已跳上汽車。嗚嗚一聲。早在一里以外。臨開行的時候。還奉送了他們一個大臭屁。會三變到得家中。那些僕從都站班恭送。口口聲聲喊大人回來了。(好大的官派)會三變將手一擺。教他們將綢緞等物一齊拿到姨太太房裏。自己。也便隨着姨太太。緩步登樓。在他臥室裏。靠椅上一輪。姨

太太便倒在他懷中。扭扭捏捏的。同他胡纏。會三變樂得心癢難搔。只覺得一陣陣的。偏體生粟。又酥又麻。好不舒服。正在含情。哩。嘿。相對忘言之際。太太房裏的一個蘇州娘姨。板起一副面孔。高聲道。太太叫老爺去。會三變。頓時大大的吃了一驚。紫檀的厚臉。好像潑了血一般。期期艾艾的問道。太太叫我去做什麼。娘姨不耐煩道。太太叫你去。你去就是了。問什麼。我知道呢……會三變沒奈何。一步推似一步的。捱到他老婆房門口。硬着頭皮。將門簾一掀。那兩條硬腿。馬上索落落不住的。彈無聲。琵琶他老婆正坐在床後馬桶上。一見他站在房門口。不覺杏眼圓睜。厲聲道。還不替我滾進來。會三變真肯聽話。歪身兒就地一滾。滾到馬桶旁邊。（這可謂馬上相逢一笑）直挺挺的跪在他老婆胯下。（比直挺挺的坐在汽車上面。又自何如秋蟲戲注）垂手低頭。不敢仰視他老婆。又喝一聲道。你且抬起頭來。會三變提心吊膽的抬頭一望。只見他老婆面色鉄青。怒皆欲裂。像煞是個活夜叉。會三變只嚇得魂魄俱飛。心膽皆碎。癱軟在地下。不能動彈。他老婆又指着他罵道。你這個混帳王八蛋。忘恩負義。一旦得意。竟忘了老娘什麼。珠花鑽戒。一件一件的。只望小老婆房裏送。老娘便好似古廟裏背時的菩薩。連金都不裝一裝。你可還記得當日你在店裏偷得幾兩烟膏。私自開了幾盞燈。老娘沒晝沒夜替你陪客的時候。他老婆罵一句。便打他一記耳光。直罵得他狗血淋頭。打得他紅光滿面。那裏敢說半個字。他老婆越罵越氣。罵到後來。翹起一隻黃魚脚。使勁兒向他肩上一踢。他也不敢嚷痛。抱着肩膀。輕輕的哼。最苦的是褲脚褲襠裏的臊氣。一陣一陣的直冲進他那朝天龍的鼻孔裏。比花露水還要好聞。（然則上海富人儘可不買八十餘元一瓶之香水。孝敬其姨太太。而不妨以其夫人之香。溺承其乏也。抱花戲註）會三變如飲醞醪。醞然大有醉意。他老婆又怒喝道。快些給我滾出去。這種討厭相。我不要看。會三變似奉了丹詔一般。兩膝着地。一步一步的溜了出去。一出房門。便拔起飛毛腿。連跳帶縱的跑到他小老婆房裏。剛進房門。兀的大吃一嚇。他的小老婆橫睡在沙發上。以手掩面。只管抽抽噎噎的哭。會三變忙上前去安慰她。她用力對他一推。噴道。

你不要假惺惺的在我面前獻殷勤。只消在那夜。又王身邊去拍她的馬屁。就得了。會三變面上。一呆。還想說幾句話。他的老婆。從沙發直跳起來。睡了一臉的唾沫。罵道。你還不快些給我滾出去。這種討嫌相。我不要再看。會三變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正自遲疑不決。一個當差的。報道。表大人來了。會三變高高興興的道。是顧大人。麼。忙趁勢逃。出陣地。跑到會客室裏。一個面黃肌瘦的男子。迎面就是一恭道。表兄。好麼。會三變一看。不是富表兄。願筱康。却是窮表弟。錢白民。面上就很不自然。一眼看見。起先報告的底下人。尙站在面前。不禁怒從心上起。將雙脚一頓。罵道。你這個混帳王八蛋。站着這裏做什麼。還不快些給我滾出去。這種討嫌相。我不要再看。（此君於鬪教。可謂服膺甚深。哈哈秋蟲戲註）錢白民見來意不善。（聰明）想些新鮮話來敷衍他。會三變却似不會聽見。但答應幾個是字。錢白民便提到家境困難的話。會三變將眉頭一皺。將他平日預備的一副告窮的話。一句一句的說了出來。直說得精神抖擻。口角風生。好不有勁。那當差的。又走了進來。道。鎮守使胡大人請大人。過去有要事相商。會三變忙站起身來。問道。當真當差的。道。當真會三變道。果然當差的。道。果然會三變又道。莫非是做夢麼。當差的道。明明是。真。如何是夢。會三變哈哈大笑。道。妙極了。時來運來。我會大人。準備着做顧問。老爺了。又高聲叫。汽車夫。預備開車。也不管錢白民一個人。冷得難過。與匆匆的跳上汽車。覩見胡鎮守使去了。（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會三變可謂知禮也已）

會三變呆呆的坐在鎮守使署會客室裏。與一個紹興師爺相對閒談。那紹興師爺。遍身油垢。滿面風塵。令人望之作惡。會三變一肚皮的不舒服。因為他是鎮守使手下的人。不看金面。看佛面也。只好打疊精神。與他周旋一番。世故好容易。鎮守使召入內花廳相見。會三變鞠躬如也。朝上行。一個大禮。那一顆油光水滑的肥頭。簡直低入胯下。鎮守使也並不同他多說閒話。只說軍餉不足。要他設法。會三變滿臉都是笑。連答幾聲。是是。是鎮守使便自起身入內。會三變眼睜睜的。呆望了一會。只得

回家打主意。一腔怨氣無處發洩。一場括子都出在底下人身上。大家都不敢做聲。只望着他發怔。一個當差的搶步上前道：有人打電話來請大人去接。曾三變大怒道：好混帳的東西。連電話也不會接麼。當差的道：是清河坊二弄花笑玉打來的。曾三變又大怒道：既是花先生打來的。如何不早說。真是個渾蛋。當下將電話聽筒搶了過來。一聽是笑玉請他過去。只樂得心眼裏滿貯着笑意。連答應了幾聲。就來急不暇待的駕起汽車。跑到花笑玉家。花笑玉少不得同他打情罵俏的瞎鬧了一陣。硬逼他吃個雙雙。曾三變笑嘻嘻沒口子的答應。不一會請的客都陸續來了。花笑玉當着大家面前。儘管在他大腿上亂搯。搯得曾三變渾身三萬三千根毛管。（秋蟲的本領真大。何以曉得曾三變身上有三萬三千根毛管。難道一根不多一根不少麼。我祇聽得說人身共有十萬八千根毫毛。這是做西遊記的老先生會經數過的。秋蟲現在把他減去七萬五千根。不知也有所本麼。倒要請教請教呢。濟羣戲註）根根毛管裏發癢。悄聲笑喊救命。花笑玉對大眾笑說道：你們諸位老爺。總該曉得我同曾大人二人的交情。現在他不知又同什麼爛污婊子（你又是什麼東西）攀了相好。便將我丟在腦後。十天半月不進我這條門檻了。諸位試想。可該搯不該搯。曾三變笑說道：諸位有所不知。這兩天鎮守使三番五次將高等顧問兼諮議的印信公文（連說都扯不像。可見曾先生的程度。秋蟲註）送到我家中。我屢辭不獲。麻煩得要死。就是此刻。又打發副官長排隊到衙門裏。婉求我勉為其難。教我如何能分身到這裏來。尋樂你們看。花笑玉不冤枉死人麼。大眾忙着替他賀喜。又說了許多恭維話。曾三變滿心歡喜。不由微微的笑將起來。花笑玉又纏着他說：一定要嫁他。曾三變真樂得不知所可。只望着大眾癡笑。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家裏的當差的跑得滿頭大汗的撞進房來。氣喘吁吁的對曾三變說：鎮守使胡大人又打發人來問大人辦的事怎麼樣了。限今晚九時以前拿去。曾三變一聽這話。那副笑臉頓時藏了起來。變成灰白色了。

注 意
無 敵 牌
商 標

本社所製無敵牌牙粉及其他化妝藥品係用蝴蝶及玫瑰紫羅蘭花爲繪飾商標
早於民國七年赴部呈請註冊奉批准予備案本年因武昌和濟公司所製進化牌
出品正面所印花樣影射本牌商標業經呈請農商部查禁在案奉第一一九號部
批所請查禁武昌和濟公司影射商標一節業經令行湖北實業廳查辦等因近日
又有常熟美大化學工業社發行花球牌牙粉正反面所繪花樣亦復影射本社商
標竊思工商事業吾國正在共圖進行胥賴各人自出新裁以博信譽而乃不自愛
重祇以影射濫欺罔取利爲計實我國人所共恥之除已函請常熟縣公署查禁
外特再登報聲明本社商標係用蝴蝶及玫瑰紫羅蘭組合繪成世界上物品正多
取用無盡斷不致無心暗合竟與全部相同者如果有之決係有意影射欺罔取利
之徒所爲本社定當訴諸法律要求損害賠償毋謂言之不預也 再者外埠尤
有收集本牌空袋裝以僞品混售之人購主易受其欺如果購主覺其品質有異儘
請寄至上海本社掉換所有郵費損失定有相當之奉償惟乞指示係由某家購得
以便根查至緝公誼

上海小西門外 家庭工業社啓

快樂和憂愁

不渴

余茂秋從銀行裏回來，沒精打彩地坐在那半明不暗的臥房裏，斜眼望着他妻子王守貞；瘦骨支離的身段，黃黃的臉兒，幾乎失去了一個少婦的模樣。她年紀雖只二十二歲，看來好像已在三十左右。身上穿的一件灰色花呢的夾袄，已濺了許多油漬，袖底和胸口，經了日常的磨擦，已漸漸地破碎了，衣服的大小，也不與她的身材相配；但是，她似乎並不在意，手裏拿了二枝鋼針，全神一注地在那裏結絨線衫。

余茂秋默默地坐了一會，便發出冥想：他幾個友人的夫人，都生得何等地漂亮！花朵般的臉兒，襯着很時新的服裝；天然足上套着高底皮鞋，渾身露出維新的氣象。他們倆天天同着在一塊兒走，何等地寫意！

他又想起了他的女友馮崇新：前天晚上，他在一個友人家裏與她會面。她穿一件新製的玄色絲絨左襟方領的夾袄，下面束着一條同色的短裙，四面圍着很闊的珠邊；足上一雙漆皮鞋，鑲着很細密的花紋，她說是新從美國 Montgomery Ward 公司裏定來的。她手中拿着一束鮮花，把她嬌嫩而帶着玫瑰色的面龐，偎在上面，那鮮花被她的臉兒一偎，就頓時失去了原有的鮮豔。她臨走的時候，約茂秋於這禮拜日同她到民衆劇院去看什麼新編的「愛情真締」。——後天就是禮拜日了。當時茂秋又發了個妄想：「我倘能把這樣的女子，做我的妻子，那時我真快樂極了！」

王守貞害了難產症，母子倆一塊兒死了！

余茂秋是沒妻的鰥夫了。在理，他應該悲傷，灰心，憂愁，不樂；但是，他却反很高興，很快樂。——誰也猜不出他什麼意思。

余茂秋同馮崇新訂婚了；他從前的妄想，現在居然實現。他的快樂，不言可知！

他們結婚的日子近了。他忙着租新房子，買房中的器具，——銅床，西式的婚台，櫥，桌，椅，沙發，電燈上的紗罩，桌上的陳設品。——及結婚時一切必要的東西。又到薦頭店裏去挑選了一個娘姨，一個大姐。他足足忙了好幾個禮拜，連晚上睡覺的工夫都沒有。

他是一處銀行裏的書記，一月有一百元的進款。王守貞嫁他已經三年，平日她持家很勤儉，一切家庭常務，——烹，炊，洒，掃，等——都是她自己親任。茂秋雇了個一月二元的傭婦，她還嫌得破費，時常慫恿茂秋把伊辭歇。每天晚上，她又深更半夜地在燈下做活計，把勤工所得的錢，充他們的日用開支。這幾年來，茂秋因着他妻子的節儉，着實積蓄了不少。所以他的經濟，常常覺得很寬裕，從沒有遇過竭蹶和憂愁的日子。

他們結婚的那一天，好不熱鬧！親戚和朋友，擠滿了一屋，都來祝賀他們的婚禮。結婚之時，兩傍的賀客，低聲地嘖嘖地發出許多的讚美；有的說：「新娘貌美年輕，新郎品優學博，他們倆真是天成的一對！」有的說：「新娘不但貌美，學問也好，性情又溫柔，將來他們的新家庭裏，必定充滿了愉快和幸福！」有的說：「他們本來是很要好的朋友，如今結了婚姻，才算得美滿良緣哩！」茂秋聽了這些話，當然得意，滿足；新

娘聽了，也是快活，稱心。

明天早晨，強烈而光明的太陽，從透明的玻璃窗裏，直射入新房；房中器具，受着太陽的折光，都發出極新奇的光彩。一對新夫婦，此時還沒起身，時候雖不早，因為他們的心裏，只覺得快活滿足，所以安安逸逸地，還在那裏睡着。

一會兒親戚朋友又來了，循着舊例，大家送了幾起公份，這一天於是又鬧到了半夜。他們身體上雖很勞乏，但精神上却一些也不覺疲倦；因為他們的心裏，已充滿了愉快。

他們是新婚的夫婦了，天天過着快活日子。茂秋在銀行裏請了二個禮拜的蜜月假；這二禮拜中的樂趣，真是描寫不出來。每天喫過了飯，他就挈着他新夫人到各處朋友家裏去拜訪，他的朋友，都竭誠的歡迎。他坐在中間，看他朋友們的很漂亮的妻子，再回頭來看看自己很美麗而溫柔的新夫人，他真覺得快樂。

崇新對他夫婦說：「那些朋友同學，已請了我們好幾次，實在過意不去。」茂林回答說：「是的是的，我想這禮拜日我們應該還席了。」於是他們又大大的快活了一天。

崇新有幾個在學校裏讀書的女戚，每到禮拜日，必來看看崇新。崇新把她們介紹給茂秋，茂秋見是他夫人的戚友，便常常一同陪了她們出去玩。這時候他的心裏腦裏，還是充滿了快活，沒有別的東西。

一天，禮拜日的晚上，他們從遊戲場裏回來，崇新對茂秋說：「今天梅英姊穿的一件嗶嘰夾袄，用圖案紋的英白華絲葛做着裏子，做法既特別，式樣又新奇。」茂秋回答說：「是的是的」……明天下午，他從銀行裏回來，手裏拿着一包東西，後面跟着一個穿竹布長衫的人。他對他夫人道：「嗶嘰和圖案紋的英白華絲葛

都買來了，你要怎樣的式樣，你可對他——指着那穿竹布長衫的人——說罷，他是這裏很有名的裁縫。」

到了月底，幾家商店裏和經租賬房，送了賬單來。他攏總一算，不禁喫了一驚。原來他的積蓄，差不多已完了，現在手裏所剩的，連同本月的薪水，還缺着好多，怎樣辦呢！……他想起了，不如去同他一個很知己的朋友商量罷。……他便去訪他的朋友。

他辦公以後，或是禮拜日，仍舊挈着他夫人，同他幾個朋友，一塊兒玩；不過他的舉動和談笑，沒有先前那樣起勁了。他的朋友們見了，以為他們新夫婦倆太親愛了，所以弄得這般精神疲倦。

一天他們走過一家飾物店的門首，裝璜得很是華麗，他們便停了步看。他夫人說：「那副碎鑽的環，光彩多好？」他聽了，不說「是的」二字了。他却回道：「現在的婦女是解放了，她們都提倡廢用首飾；所以這些東西，雖然好看，可惜都已變做廢物了！」他夫人聽了，默默地不作聲，他看見了，很覺過意不去，要想使她快活，只是沒有法子，他便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他與崇新結婚以後，除了到銀行裏辦公的時候，二人進出終是一起；不過到了每月的末一天，他總得要瞞了他夫人，一個人去訪一次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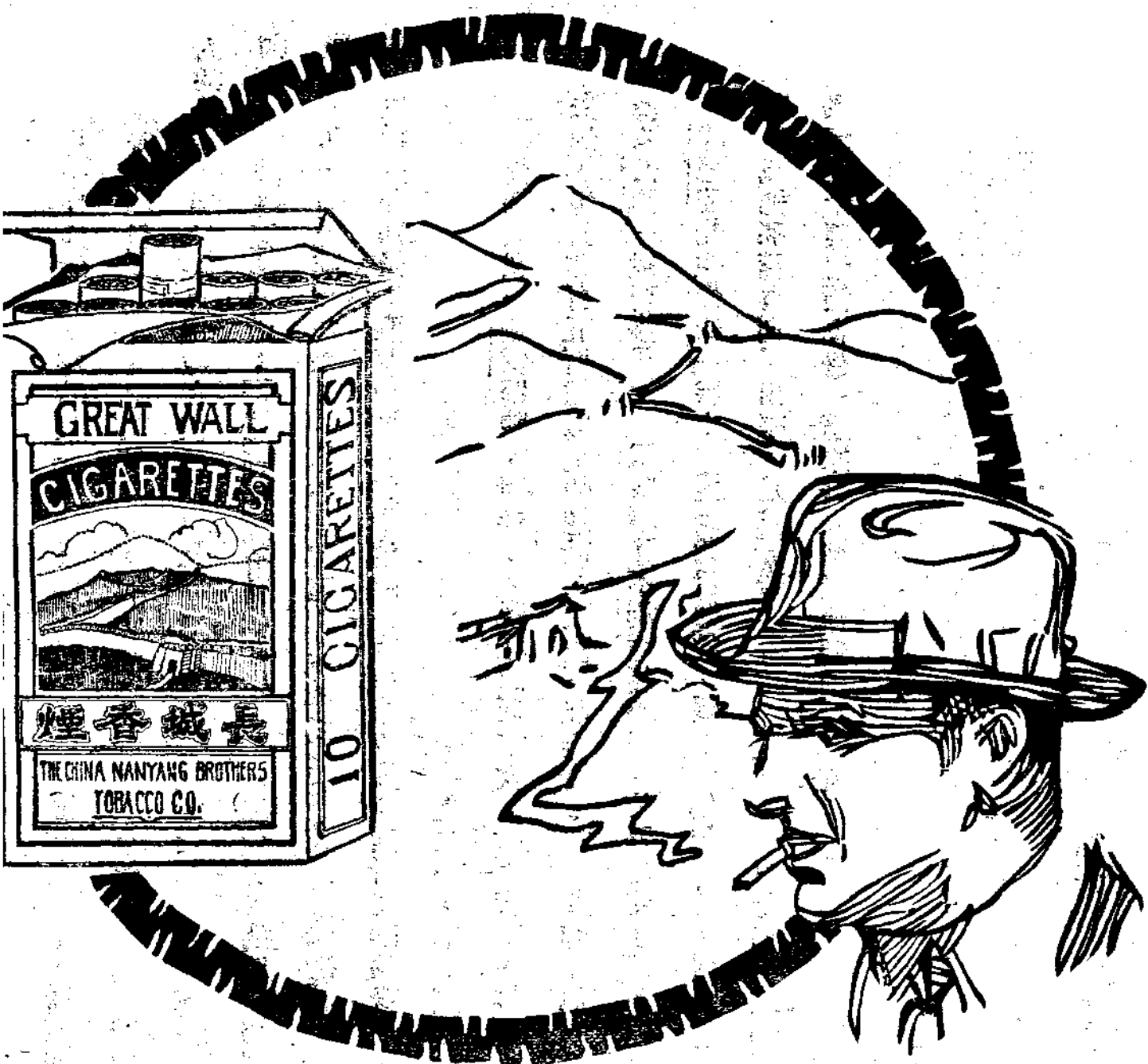
茂秋的快樂，已逐漸過去；他的憂愁，却一天一天地光臨。他的臉上，簡直是沒有笑容的地位了；但是，他恐怕他夫人見了要不快樂，他便竭着力，要在臉上裝出笑容來。但是他的臉上，越是裝笑容；他的心裏，却越是痛苦。

一片一片的雪花，夾着很細密的雨點，被颼颼的北風吹在窗上，浙瀝浙瀝地響。茂秋倚在床上，看他一個朋友寄來的信：「……已爽約二次，現在年關將到，我也等着要用，請你……」茂秋讀到這裏，忽聽見他夫人的足音，他忙將那信藏在被底；只見崇新已笑嗟嗟地走進來，坐在床口上，把她白膩粉嫩的手掌，貼在他的額上。她輕輕地問道：「你此刻頭痛好些嗎？」茂秋看他夫人的臉，仍然非常美麗；同未嫁前一樣。她的腹部，已漸漸地膨脹起來。他心裏想道：「再停幾個月，我們這家庭裏，便要加添一個份子了。」他想到這裏，忽地一陣頭暈，眼睛一眩，好像遠遠裏有一個女人；瘦骨支離的身段，黃黃的臉兒，俯着頭坐在那裏做什麼活計。

一九二一，七，三。

前幾天我同劍雲閑談，說起：「現在的新婦女，歡喜奢華的真多。像某某女校的女學生，要做她丈夫的，每月非有五百元以上的進款，決不能娶她。」我聽了他的話，暗想上海的社會，將來一定要弄得像巴黎一般奢侈了。這會看了不濁這篇小說，使我發生了許多感觸。不過我有一天在濟會那裏，看見陸思安先生做的「唉！還是爲伊犧牲了罷！」他的用意，同這一篇，真可算得是「異曲同工之作」。所以我把那篇也刊了出來，足見「英雄所見略同」哩。只是那般只知奢華的新婦女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我倒很希望他們也做一篇來發表發表他們的意見呢！

濟羣



先哲有名言 長城國之寶

今有長城烟 足令人傾倒

色嬌味更佳 完全國貨造

物美價復廉 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 可以除煩惱

實業賴以興 權利賴以保

寄語愛國人 勿忘此烟草

每罐五十支附贈獎券一紙

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贈

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啓

唉！還是走為伊犧牲了罷

思安

(二)

「你看織的好麼？這件衫我已織了四五天了。這兩天替你日夜的趕着，明兒晚上總可有得穿了。」

這話是一個秀美的婦人對伊丈夫說的。伊丈夫是一個很英俊的少年。那時橫在一隻榻上，好像有甚心事似的；聽了他妻子這番話，他一些也不在意，只有神無氣的回了「很好」兩個字，就不再說了。接着他妻子又很和順的問道：「可要飲茶嗎？我給你倒去。」那少年却一聲不語，好似沒有聽得的樣子。那婦人便又問他，這才略略的搖了搖頭，算是回覆。那婦人見了伊丈夫這副神情，知道一定是在那裏想甚心事，但是不知道這心事是什麼。正要問時，裏房發出一種嬰孩的哭聲。那婦人便急急的走了進去，把那嬰孩抱在懷中，喂了些乳，口中低聲唱催眠歌，不消五分鐘，那孩子早又睡着了。這邊剛對付好，那邊一個三歲的孩子又哭起來了。那婦人便又走過那邊，輕輕把那孩子拍了一回，這才把哭聲止住了。

這時候外面的少年，見他妻子走了，便長嘆一聲，忽的跳了起來；拿了枝烟吸着，不住在房裏踱來踱去，心中想道：「一樣是一個人，馬親文的本領也不見得比我高，為什麼他的幸福這樣好，我徐怡青就這樣不濟呢？為什麼他的妻子會踏琴，會跳舞，會看外國報，外國書，會在社會上活動；我的妻子却連中國報多看不甚懂，中國信還寫不很通呢？咳！我總要恢復我的幸福才好！但是怎樣才能恢復呢？」想到這裏，他的妻子已走了出來，見伊丈夫不快，便安慰他道：「你今天已忙了一天，有什麼事，明天做罷。別再去想他！時候不早了

，快樂罷！」

怡青的妻子，從早到晚，抱孩子，織絨衫，做了一天，已乏極了！橫到床上，便呼呼的到黑甜鄉去了。怡青却番來覆去總睡不着，一心盤算着恢復幸福的法子；想來想去，總沒有好的計劃。「想送他妻子到學堂去念書罷，家務誰來料理？兩個孩子，也沒人養育。請一個教師到家裏來罷，又沒有錢。同伊離婚罷，但是這並不是伊的過處，乃是伊父母不送伊去念書的不好。自己同伊結婚，也是兩家父母的意思不干伊事；而且自己當初不盡力抵抗，也是自己的差處。并且離婚之後，這兩個孩子又樣怎？伊又怎樣？嫁人罷，在這過渡時代肯娶轉釀婦的人，有幾個？伊自己也未必見得肯嫁。不嫁罷，伊又沒有自立能力，除非去做老媽子和女工，此外生計很少。那麼，伊的幸福不是完全失去了麼？」這樣的思前想後，不知想了多少回，總不能想到一個好法子。最後怡青就決定了！他捏緊了拳頭，把牀沿重重的敲了一下，說道：「好了！決意了！決意我自己犧牲了我的幸福罷！咳！決意了！決意還是為伊犧牲了罷！」這幾句話講的很響，早把他妻子驚醒了。伊當他丈夫是夢囈，就柔聲問道：「你怎樣了？是不是做怕夢？你近來晚上常常不能安睡，我想一定是白天太辛苦了緣故。我看你保養身體要緊，明天校中的功課，還是辭去幾點鐘罷。進款少些不要緊，只要我們省儉些，就好了，你看怎樣？」怡青聽了，很覺慚愧，連聲道：「不妨事！不妨事！我並不覺得什麼辛苦，這會子不過……」說時，便親親熱熱的和他妻子接了個吻，那由良心而出的眼淚，却已禁不住滴下來了。

五分鐘之後，這臥房裏已聲息全無。一對少年夫婦，安安隱隱，甜甜蜜蜜的睡着了。

馬說文一個人靠在一隻寫字桌上，手中握着一枝筆，不停的寫着。寫了一回，聽得那壁上的時鐘，已鏗鏗的打了十下；說文便把手中的筆放下，打了呵欠，又把兩手搓了搓，便自言自語的說道：「怎樣這時候伊還

不回來呀？」說畢，不覺出了神，呆了好一會兒，才又提筆來繼續寫去。誰知那文思早已亂了，一句也寫不出來，便又擱了筆。這時候不覺滿腔心事，無端的多提了起來。『想起他朋友徐怡青的妻子，怎樣能幹，怎樣省儉，怡青白天教書，晚上回家，便有妻子小孩子做伴，真好幸福！自己的妻子，却一天到晚在外面，不是這裏有應酬，便是那裏開會；又要求無厭，一會兒要什麼皮鞋，一會兒又要什麼衣服；說是出去交際，沒有了這些，失面子的。如今天冷了，又要什麼圍巾，皮手籠了。可憐我在公司裏，從八點鐘起，直做到夜，所得的進款，還不夠買一件東西；沒法子只得晚上譯些書，賣幾個錢來貼補貼補。這樣的苦工，也算是世上少有的了！伊却還不感激我，體恤我；反說伊的同學某姊嫁了某人，怎樣舒服；某妹嫁了某人，怎樣快活，總是一派不滿意的話。』想到此，不覺自恨起來，恨自己當初不該和伊自由戀愛，但是也沒法挽回！要挽回，除非離婚，可是總覺不忍。這當口却好一陣風來，把說文桌上的紙吹了去。這才把他吹醒了，立起身來，把那紙拾起來，暗暗的想道：「呀！還有一章多書呢！今天不譯完，明天怎樣換錢，去替伊買圍巾和手籠呢？」沒奈何，只得懶洋洋的再提起筆來，嘆了口氣道：「還有怎麼說？只好我自己犧牲了罷！咳！還是爲伊犧牲了罷！」

東方儲蓄銀公司

入東方儲蓄銀公司好比養雞。因為養雞每天化了三五文食料。有得到一個雞蛋的希望。入東方儲蓄銀公司。每月儲十二元的。有得到二千五百元的希望。儲六元的。有得到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希



儲三元。的有得到六百廿五元的希望。儲一元二角的。有得到二百五十元的希望。利息真厚。請諸位快入東方儲蓄銀公司罷。
總公司在上海愛多亞路廿三號 電話二五八二

技師與教師

枕綠

雪繁見伊女主人近日來的態度，從沈着點升到熱烈點，心中非常奇異。伊被玲琪女士寵賜的笑容所克服，很忙碌而盡力地整理書室，疑團却無法擱置。伊知道女主人除了美術家莫恆圻君以外，可算得沒有朋友，但也決不無端更換新鮮的陳設，置備精美的酒肴，抵椿請他來宴會的。伊又知道玲琪吩咐廚子預備的食品，不是伊所素愛的，伊也必不無故自娛；這是一番難得的舉動。伊很想找一個機會破疑，所以在那移動小風琴時，不住地回頭察看玲琪的動靜。伊留心伺候過好幾次了。

玲琪穿着一套自己心愛的夾衣，坐在靠窗的書案前，很得意地對伊自己手中的畫細看。那是一幅兩尺不到的水彩畫稿。畫中一個很柔媚的女子側坐在左首，粉頸低垂着，一條紅潤的右臂斜舉着。右首鉛筆的底稿還未着色，是一個微笑的少年，立在離伊適當的地位上，微彎着腰，牽伊的臂近唇邊。畫的下面已有兩個顯明的字：「默許」。玲琪在這畫中見伊半面的自己，愉快的容顏上不覺暗呈赭色。正和畫中的神情相彷彿。窗外和暖的春風略略吹動伊的髮髮，像在那裏故意勾引伊。伊似乎羞見畫中人物了，抬起頭來吩咐雪繁道：「那斜對着窗的風琴還要帶斜些，光線才合宜。」

「是的」，雪繁緊接着問道，「但是主人為何這樣的裝點呢？主人預備奏琴麼？」

「正是，因為今天將有一個畫家到這裏來。」

雪繁暗想：「這番的優待，定是屬於莫恆圻君了；他竟這樣的造化！……他是一個美術家，少年而美貌，或者近來和我的酷愛美術的女主人遺為密友，方足以激發伊的癡情；那也不能說是他的造化……但我知道男女間的情感是漸積而深的，其中必經一種有定的程序；況且主人不是一個毫無定見的女流……」伊繼續工作，繼續疑惑。

玲琪將畫擱置案頭，時時望着窗外的保民街。那是一條很闊很長很華麗的街道，行人見得稀少。伊不像無心閑眺，在伊雙目的神情中顯出。過了一會。伊似乎有點不耐煩了，站起身來倚窗專望街的兩頭。

一輛汽車忽然駛在十四號的門口，車中跳出一個人來，左手推門而進，霎時間站在玲琪面前。那是一個衣服整潔，英氣勃勃的少年，面呈久別重逢的笑容對着伊。

伊也帶笑離座，含情說道：「好啊，徐士君，我候你好久了！」伊伸出一只右手來待握。

但他長垂了他一雙帶着皮手套的手，深深地鞠躬答道：「好，謝謝，玲琪女士。」他抬頭望着伊的面龐，自己不覺現出三分歉色。

雪繁來此兩年光景，從未見過這位客人，暗中不免詫異；但見女主人殷勤招待他，也就不敢待慢，獻上兩杯加非茶來。伊見他們倆的情景，益發納罕，悄悄地站在一旁靜看着。

玲琪慢吞吞地將手縮回，請他一同坐下。伊不久仍舊很高興地說道：「你的面色比三年前糙黑得多了；我早對你說此行不是有利的。你的身子諒必完全康健？」

他舉起左手推帽抓了抓頭髮，鼓動勇氣說道：「康健的，……我想你必喜歡知道我所經過的事情。」於是

他詳述自己勝利的歷史來。在他口中，見得他自己是一個勇猛的大英國民。他說：有一次他在德國西北境外的戰線中，聯軍幾將支持不住了，虧他一鎗觀準敵軍副將的胸膛，打個正着，聯軍方乘亂前衝，奪得佔據地並糧械無算。講到得意的時候，每將左拳猛力抵案，好像尚有餘勇可試。

伊等他講罷，指着案頭的畫稿，低聲說道：「今天我將此紙取出，等你此後每天抽出工夫，來此趕快完稿。你須加工畫出，等到那時好將此畫作證；我們在三年前早有這個志願了。」

他呆了一呆，接着含笑說道：「我帶回去請一個名畫師續成了罷；中將署中的公事很忙，現在我沒工夫幹這件事了。」

伊說：「此畫不是閒人可續的，你不用推託。」伊接着回過頭來吩咐雪繁道：「預備的東西，可以立刻搬往餐室中去了。」

雪繁才以為伊女主人的熱情，不是為那美術家莫恆圻君，是為那新得戰功，榮授中將的徐士君。

玲琪在席間對他說道：「你何不將手套除去？」

「我帶慣了。」

「你為何不用你的右手？」伊忽然覺察。

停了半晌，他突然起立說道：「求你憐憫。我不能到底不告訴你，我那不幸的右手，就在打中敵軍副將的時候，給一個小炮彈炸去了！這是一種狠毒的報復，使我終身不能作畫。」

伊被激慘呼道：「如此，你是一個殘廢的中將，永遠不是一個有能的美術家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徐士仍是穿着便服，垂着木手，走在路上，竭力維持他昔時的態度。他行經保民街十四號時，窗內掛着的那幅默許，立刻觸入他的眼簾，圖中音樂家玲琪女士的側影仍舊，但那旁立欲吻的少年，却另是一種面目，和那從前底稿上的大不相同了。

他在琴聲嘹亮之中，緊一步走向雪繁面前，伊剛走出門來，低聲問道：「問管家，那書室中畫上的少年是誰？」

伊也低聲答道：「回稟中將，那是我家人，就是美術家莫恆圻君。」伊說罷，忽忽走了開去。

夏風略略吹動他鬚髮，像在那裏故意嘲笑他。他很奮力的走過去。

旅行笑史

天虛我生
常覺小蝶合譯

寒雲驚書例

榜書篆隸楷 每字二十元跋
楹聯篆隸 每字加一元
立軸屏條橫幅 每字二元行楷每字一元
卷册 每字五角隸書加倍
摺扇團扇 每字二角隸書加倍
女扇小楷 壽件 碑碣 蠅頭書 代擬詩文均
 面議磨墨加一 上款加倍 劣紙不書 綾絹加
 倍 扇不加
 (現因助賑上款免加) 代收件處 交通路新民
 圖書館 長浜路仁勝里十五號胡寓 大通路新
 康里一八一馮寓

節省

上海不是一個極
 奢華地方麼 消
 費的地方處處都
 是 諸君總不要
 隨波逐浪的去揮
 霍浪費 我們終
 歲勤勞得來的汗
 血金錢 實在是
 不容易的 最好
 還是節省 得益
 匪淺 受惠無窮

儲蓄

能夠省金錢 固然
 是個好事情 但是
 還要將節省的金錢
 儲蓄才好 如萬國
 儲蓄會 不是中國
 第一個最大的公共
 儲蓄機關麼 一經
 入會 月月就可得
 獎 而且穩妥非常
 詳章請向上海洋
 涇浜七號總會內經
 理楊潤身先生索取

消閑月刊

消閑月刊為趙眠雲鄭逸梅二先生
 編輯撰述者如王鈍根王葦農王大
 覺包天笑包醒獨朱楓隱江紅蕉李
 涵秋余天遂吳雙熱吳綺綠吳東園
 周瘦鵑周劍雲周拜花金鶴望姚駕
 雛袁寒雲胡石予胡寄塵俞天憤柳
 亞子施濟羣徐天嘯徐枕亞徐半梅
 陸澹齋許指嚴貢少芹屠守拙張丹
 斧戚飯牛程瞻廬范君博范煙橋馮
 小隱楊塵因趙若狂劉山農劉豁公
 顧明道等百餘人皆海內知名之士
 材料之佳無俟贅述現已出至五期
 每期售洋二角總發行所蘇州鈕家
 巷東大園十八號消閑月刊社經售
 處上海清華書局新民圖書館

第六章

金格兒既行。辟克威心願已了。得潘克來書。知巴登之公事。猶在進行。遂於次日之晨。偕其三友一僕。邁返倫敦。至麥克路一事。則在辟克威思之。固以爲小人不足訓。遂亦置之不念。然一迴憶疇昔之夜。則又不禁自笑其冒昧也。因以告之其友。諸人亦均笑不可仰。正於笑時。而車已至倫敦矣。時爲薄暮。泰伯汝諸人均自返其家。暫各分手。辟克威則攜酒姆。寓於蘭白街老鷹旅館。屋絕高。廠餐室尤美。回視白馬。蓋天壤矣。晚飯既罷。辟克威移椅爐次。展其手帕。自蒙其首。將隱几而假寐。酒姆適以提囊進。辟克威曰。酒姆。酒姆。聞呼。則立應曰。主人。將奚命。辟克威曰。我思巴登之家。尙有予物。留而未取。今既兩方涉訟。則予勢不得更詣其家。此物亦當令人往取。乃可。酒姆曰。然。辟克威曰。吾意即汝往見巴登夫人。告以此意。吾於明日令人往搬。即以寄頓於泰伯汝之家。酒姆曰。主人。頃須往乎。辟克威微點其首。酒姆乃伫俟少頃。見其主人已無他命。則始徐徐退。至門次。復徐徐啓門。似知其主人尙有後命者也。門啓一寸。酒姆將捱身而出。辟克威忽呼曰。酒姆。酒姆。聞呼。則立闔其門。返身曰。主人。辟克威曰。彼處尙有一月租金未付。汝爲我償之。且一探巴登。此媿意究何居。若故欲胡鬧者。則我亦殊不能耐。唯有告之。潘克令彼爲我嚴重交涉。酒姆微笑。辟克威乃以手帖一紙。授之酒姆。復蒙首而寐。頃之。鼾聲起矣。酒姆知己無他事。乃始退。噉其主人之命。逕赴巴登家。既至。則遙見燭光出自窗帷之裏。尤有女子之冠。二瀉影於帷紗之上。酒姆心念。巴登今夜當有嘉客。特不審客爲何人耳。亦能美如美梨否。念次。又前叩門。久之始有一孺子。應門而出。則小巴登也。酒姆固識小巴登。則曰。小友。汝母佳乎。孺子曰。佳。即我亦佳。但汝何來者。酒姆曰。孺子。不予識矣。予爲辟克威先生之僕。名曰酒姆。特有事求見汝母。孺子聞爲辟克威來人。則立現爲怒容。曰。俟之言次。遂自入告其母。時巴登方與二客談笑。至歡。此二人者。一胖一瘦。胖者曰。鮑金。瘦者曰。桑勒。皆巴登之素心友也。今孺子入告。巴登乃頓變其色。其二友亦皇遽無甯狀。蓋念辟克威已爲敵國。今其

使來不知亦能出而面之否且未得桃生之許可其事尤險巴登至此乃更無以自主則立扑其子以爲不當引酒姆至此小巴登則大哭而投於鮑金之懷鮑金曰孺子勿哭毋煩勞汝母蓋汝母爲此訟事早心碎矣故雖撻汝汝亦毋怨桑勒亦曰可憐之小羊吾不忍見汝之骸骸顧小巴登哭聲愈高致桑勒之語爲其所掩乃不得聞巴登則焦急曰奈何桑勒汝其爲我思之此人可見耶不可見耶鮑金曰吾意卽見亦無礙蓋有我與桑勒在亦不慮其行刺桑勒曰然令之進巴登見二人皆以爲可胆乃始壯則呼曰少年進酒姆果進徧與諸人爲禮態至謙卑而後向巴登曰夫人此來驚擾不安然予實受主人之命蓋主人方於昨日返倫敦不日又將他適故此間所存之物亦當取去鮑金曰君誠能言哉蓋汝此來乃奉主命亦殊無能怪汝桑勒曰少年汝來卽欲取物件去耶酒姆曰否予來不過預告巴登夫人耳且尤有一事則賃金亦當理楚言次卽以錢帖授之巴登巴登此時頗現淒苦之色微歎言曰吾非有意毀辟克威先生彼除一事之外實事事皆佳彼居此數年而從未欠其租金半文言次乃拭其眼角往取收條酒姆遂自就椅坐默然無聲靜俟二人之發言既而果聞鮑金歎曰可憐哉巴登桑勒亦曰可憐酒姆仍無語知去題目近矣則聞桑勒談言曰吾念及此事實不能忍而不言酒姆吾非有意開罪是子蓋汝主人實爲老畜酒姆仍笑不語鮑金曰以吾思之汝主亦多金何吝娶妻之費而輒自食其言汝不見吾友乎彼自曩日以後未嘗一開笑顏早爲薄倖之辟克威憔悴死矣桑勒曰使我而爲巴登則此一事又豈二千磅所能了鮑金忽曰桑勒汝知桃生福格已將訴訟狀遞入法庭鮑金曰未也吾聞巴登言彼蓋將限辟克威於四月之內答復否則訴狀入法庭矣酒姆少年汝歸可警告汝主人令彼早作預備若欲言歸於好則固巴登所深願也言次巴登已出酒姆納收據於懷遂別巴登歸而報其主人辟克威不禁大笑曰妄哉天下乃有如是之婦人然彼既限我四月爲期則此一百廿日之中吾人固有迴旋之餘地尙憶老德曾約我至丁雷谷度聖誕明日吾當往見潘克卽於後日行矣

一粒珠

海上漱石生著

本社編輯部啓事一

本雜誌第五期揭曉之慶語以潘定思先生射中十二條爲最多特贈書券洋一元嚴濱懶農射中九條作中十條例贈本雜誌第五期一冊高天棲先生射中七條屠守拙先生射中六條各贈書券洋二角姚靜厂先生何尋章先生均射中四條各贈書券洋一角嚴贊堯先生射中二條贈書券洋五分贈品均已寄出如未收到請即函告敝社以便追究人情紙薄尙希受贈諸君弗哂過菲特聊結文字因緣耳

本社編輯部啓事二

本雜誌第六期過時文章欄內所刊重陽與登高一篇著者係許瘦蝶先生因手民忘植特此聲明

本社編輯部啓事三

本雜誌第八期由本社同人再撰集錦小說一篇担任者爲 大可 枕亞 指嚴 律西 涵秋 寄塵 瘦蝶 澹安 濟羣 雙熱諸君（以首字筆畫多寡爲次）特此預告

本雜誌徵文徵畫條例

- 一 徵文 諧文 筆記 小說 劇談 詩話 詞話 影戲話 小說話 以及一切有趣味之小品文字 均所歡迎 惟小說滿一萬字者不收
- 二 徵畫 仕女畫 諷刺畫 滑稽畫 小說畫 風景畫 寫生畫 等數種
- 三 徵照 名伶 名妓 風景 影戲等各種照片 極名貴者 原照奉還
- 四 酬資 分現金書券兩種 文每千字一元至三元 不滿一千字者 每則三角至二元 畫及照片 每幅五角至五元 不受酬者請於稿末注明 惟刊出後仍由本社酌贈新聲一冊或數冊 以答高誼
- 五 期寄 隨時可寄 並無限制（稿寄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五一號新聲雜誌社施濟羣收 來稿無論被選與否 恕不發還 惟長篇巨帙 本社代爲珍藏 俟物主函索時寄還 非本社撰述員 篇末均注酬資數目 每期雜誌出版後 十日外發給酬資 抄襲家幸弗惠顧
- 六 附則

第六章

第一節 乞援

戟鬢翁語既竟。徐觀東方曙。與俠君之態度。二人相顧蹙額者久之。既而俠君顧健兒曰。盤蛇谷既在一山。朝發可夕至。乎健兒曰。谷口離此祇二十里。片時可達。第山徑蜿蜒。若長蛇之盤繞。故以盤蛇名。矧徑旁皆絕壁。人行如在複道中。偏仄處易進。而不易退。屈曲處易入而不易出。其地勢之險惡。此山中莫與倫比。以是人皆罕至也。

俠君曰。谷口必爲蛇頭。不可入。其後山有蛇尾。歟。健兒曰。有之後山。瀕臨大海。若蛇之歸穴。處海灘有徑通山。而藤蘿稠密。樹木蒼鬱。天光爲其所蔽。以致黝黑。如入隧道。余與阿妹曾一至其地。百數武而折回。非怯也。山石瑩確。爲陰濕之氣所凝。滑不留足。且舉目不能辨物。故難復進耳。

俠君詫曰。君兄妹何事。至彼後山。乃作此冒險之行耶。健兒欲言不敢。頻頻以目視翁。復視其妹。翁矍然曰。小孩兒口沒遮欄。言則言耳。奚囁囁爲。健兒乃直陳無諱曰。此山自孟氏負嵎。後恃其黨衆。四出劫殺。累累罪案。擢髮不可數。乃如虎復涎。余妹美強欲委禽。老父絕之。如虎怒遣黨謀暗殺。余一家自是不兩立。故與阿妹冒險探後山。欲得如虎而甘心也。

俠君得聞曰。果爾。則君家一日不獲滅。孟氏即一日不能安枕矣。幸天假之緣。余二人適至。曷互相援。繫共圖滅。此朝食爲社。會除巨害。即爲君家去肘腋之患。試三思之。語次。目視東方曙。東方曙。乃亦懇切致詞。靜俟健兒之答復。

第二節 激翁

高誌探藏書

家庭秩序守禮者。首重倫紀。健兒雖出身山野。間且自幼爲盜。未嘗學問。而頗知長幼之節。不可以廢。聞俠君及東方曙言。以老父無片語之表示。悚然不敢妄對。英兒則以其兄告客時。涉及己事。紅暈梨渦。俯首及臆。頓易其英武之常度。盜窟中之子。

女而能拘謹若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非歟

俠君見健兒良久無一詞又默視英兒踟躕狀而察二人之目光皆注視於乃父之面知須得此翁之許可事乃有濟第翁何以塊然若雙啞殆以合衆人之力猶非孟盜敵耶抑己亦爲盜恐殺敵後致自羅法網故躊躇罔決耶由前之說固不可不慮由後之說則翁似非畏法者奚胆小如鼷至此是宜有以激之使之攘臂而起也

於是因招東方曙語之曰東方君乎余與爾既知盜蹤之所在縱赴湯蹈火當有所不懼脫遇不測在君爲盡職在余爲殉名惟翁之一家人則不可以相浼浼則強敵當前生命殊險不特非所以報大恩且人將謂我儕不義也東方曙聞言亦殊機警唯唯而答曰誠如君言余知過矣當與君即別翁等行成敗利鈍聽之自天也語次若欲振衣出

戟髯翁微哂曰君等勿得以畏死激僕僕一家非惜死者第天下事須謀定而動不則徒死無益故僕腹有所付不敢造次出諸口耳今二君既不可須臾待英兒速取汝之要物來俾共策進行也英兒曰諾乃返身入房去

第三節 觀圖

俄頃英兒即出手持一畫卷呈翁翁令俠君與東方曙展開之地圖也墨分濃淡二色濃者爲山淡者爲水間有作淺碧痕者皆爲草木似山中無彩色故以草汁渲染而成者足徵其繪時之苦心而何處之峯高以危何處之水繚而曲俱朗若列眉何處樹林不可測何處草徑不可行更瞭如指掌蓋盤蛇谷一山盡現紙上矣

俠君閱竟而喜曰是圖即搗巢滅穴之指南針也翁以此見示余二人受賜多矣戟髯翁曰否斯圖爲小女所繪外表似詳盡靡遺而其內容則猶未以孟氏血案如山積恆慮官軍剿捕故於穴中設伏以圖抗其設伏處非外人所能至即非外人所能知小女以是無從懸繪也

東方曙。響感曰：是則翁令余二人觀圖，將何策以處之？翁曰：君不見圖之後山爲海濱，而有一草深沒，徑樹密蔽，睛之小徑，歟？小女頃言，曾行百餘武，不能復入，而返者，卽此。僕料敵平日之戒備，官軍必全神貫注於前山，若後山則恃有地險，百密或無一疎，故破敵非由後山入，不可。所慮昏黑不能舉趾，山中無探險燈，以資察視耳。

俠君欣然曰：探險燈雖不可得，余攜有電光筒一備，晚間不時之需，縱發光甚微，亦可射至十許步以外。此物或適於用歟？英兒曰：電筒安在？俠君探衣囊出之，曰：筒在斯前日，和衣墮深澗中，幸未毀損也。英兒見係一四五寸許之小圓筒，口有凸光玻璃片，如小鏡，不知其光之何自而來。俠君按動筒上之機括，果有電光射出，朗於燈。英兒與健兒皆狂喜，戟髯翁亦撫掌曰：得此一物，可逆料敵之惡貫已盈矣。

第四節 夜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戟髯翁由後山取道破孟氏，得電光筒以爲利器，無慮一物不可見一步不能行，乃謂英兒曰：汝既有此物，今夕卽可與健兒往路，君亦偕行。東方君則守山口之海灘，以截敵人之外逸。余往來樹杪爲策，應強敵或可推也。

俠君與東方曙下拜曰：得翁一家援手，余二人實感大德。第翁奔馳於樹杪，間得無勞乎？翁軒渠曰：樹杪亦猶是行耳。烏足以言勞？至僕之必臻升其上者，以居高燭下，可以及遠，且爾等中途若遇敵，敵必出全力相聞，不虞樹巔之有人，僕可相機默助也。俠君與東方曙皆欽其勝算。

無何，煙光凝紫，霞綺散紅，天已暮。笑翁令英兒備晚餐，仍大餅與獸肉，各飽食畢，結束就道。俠君手中無兵刃，祇攜防身之金錢鏢。東方曙僅持鐵煙桿，健兒訝曰：我等今夕身入重地，豈徒手所能制敵者？急商之。英兒以九節軟鞭一授俠君，並使東方曙乘其鐵煙桿，授以短刀一、鐵鎗一。

如。鈎。之。新。月。破。雲。而。出。照。耀。峯。頂。而。雲。氣。與。峯。頭。脚。接。幾。不。辨。其。爲。雲。爲。山。斯。時。翁。等。皆。上。道。矣。幸。借。此。新。月。之。光。舉。足。各。殊。奮。迅。行。約。十。里。許。山。徑。漸。窄。海。水。聲。撼。耳。若。沸。苟。胆。怯。者。處。此。幾。乎。毛。戴。翁。等。則。若。不。聞。也。者。而。過。之。又。三。五。里。山。脈。已。盡。巨。浸。汪。洋。若。繞。足。底。英。兒。呼。曰。止。乃。各。於。海。濱。停。步。徐。察。谷。口。小。徑。之。所。在。迷。茫。不。可。得。

第五節 斬蛇

人。當。匆。遽。趨。程。之。頃。恆。有。心。急。足。違。以。致。歧。途。誤。入。於。神。定。後。始。覺。者。盤。蛇。谷。之。後。山。英。兒。兄。妹。雖。曾。作。一。度。之。偵。探。以。時。在。黑。夜。未。暇。詳。識。其。形。勢。幸。觀。圖。時。在。白。晝。圖。中。繪。有。假。蹇。之。虬。松。二。松。下。即。爲。谷。口。由。谷。口。入。即。小。徑。英。兒。因。於。月。光。下。披。圖。索。之。則。此。二。虬。松。猶。在。百。步。外。並。未。失。道。始。復。從。容。率。衆。入。藏。其。圖。而。取。電。光。筒。於。手。

未。幾。而。所。謂。假。蹇。之。虬。松。得。之。矣。此。二。松。作。交。叉。形。其。枝。俱。向。下。垂。一。若。爲。谷。口。之。掩。護。物。者。英。兒。即。按。筒。發。電。擊。藤。網。葛。而。入。健。兒。隨。之。俠。君。亦。相。繼。進。聞。耳。畔。有。人。自。高。處。呼。曰。路。君。等。好。自。爲。之。東。方。君。慎。守。山。口。勿。擅。離。設。遇。危。險。可。立。呼。僕。名。山。深。夜。靜。僕。必。有。聞。也。蓋。載。髯。翁。斯。時。已。在。樹。巔。矣。

凡。草。木。暢。茂。之。山。徑。中。必。有。陰。鬱。之。氣。刺。鼻。不。可。耐。矧。盤。蛇。谷。後。之。小。徑。終。年。不。見。天。日。人。跡。鮮。經。其。氣。息。尤。與。他。處。之。山。徑。異。英。兒。等。行。片。時。許。漸。各。胸。口。作。泛。頭。腦。爲。之。痕。悶。而。蟻。蠅。蠅。等。毒。蟲。又。繞。徑。皆。是。幸。賴。電。光。之。映。射。得。悉。驅。之。不。意。有。腥。風。一。陣。撲。面。而。起。突。現。一。巨。逾。人。臂。之。長。蛇。臥。於。當。道。其。赤。如。火。英。兒。大。驚。却。步。

俠。君。特。有。金。錢。鏢。絕。技。即。於。身。畔。取。錢。發。之。中。蛇。之。項。蛇。負。痛。昂。其。首。作。奔。噬。狀。健。兒。大。吼。揮。刀。欲。斬。之。蛇。倒。遊。擊。其。尾。猛。捲。健。兒。之。刃。幾。乎。失。手。俠。君。急。擊。蛇。以。軟。鞭。蛇。尾。爲。之。糜。爛。而。蛇。口。之。毒。氣。遙。噴。而。出。若。觸。之。險。致。立。斃。乃。蛇。忽。自。斷。其。首。於。草。三。僅。蛇。身。猶。翻。騰。不。即。止。血。濺。亂。草。色。爲。之。赭。

第六節 疑謀

英兒見毒虺已斃。驚魂斯定。而莫測其斷首之原由。以電光射蛇首審視之。見旁有一晶瑩之七首。乃拾之。起仰首呼父曰。阿父蛇已斬矣。七首由兒代藏也。旋聞翁隱約答語曰。速察視有無遺類。有則不可近。當仍飛七首以斬之。英兒曰。諾。遂與健兒凝神四燭。則是處百草皆偃。且或焦枯。知毒虺窟宅於此久。故有是狀。幸百步外徑口漸寬。林木亦漸疏。微有天光下逗。始放胆各復進。

行行重行行。徑已將盡矣。徑盡而豁然開朗。則道途平坦。忽類曠場。月光瀉地如水。一望無際。轉昧全山之方向。英兒疑訝不敢入。瞥見山邊有黑影一如飛鳥之展翅。而過驚呼。有間諜至。急藏手中之電筒於懷。而掣背上短刀以禦敵。

俠君亦整其軟鞭曰。果有間諜。我三人當速追。襲且宜殺之。以滅其口。勿令馳歸報告。致貽大患也。因奮揮軟鞭。以自護其身。若金蛇之繞體。使暗器不得近。直前如飛而進。英兒健兒皆佩其胆識。亦各揮所佩刀。緊隨之時。月下。有寒光三道。若落花之當風飛舞。又若片帆遇順。有風利不得迫之勢。

俄而此黑影復自遠而近。不特英兒見之。俠君與健兒亦見之。俠君以其來勢奮迅。且曷爲仍祇此一人。慮其已告羣盜。設伏而以孤身作誘敵計。因思不如先滅此獠。俾羣盜失其指臂。助故授軟鞭於左手。而以右手入衣袋取錢。忽聞空際人語曰。英兒余在此。已探得前去無險阻。即敵巢矣。可與健兒速導路。君進敵似一無設備也。俠君始知往來之黑影爲翁。急斂其手而默責己之叢以鹵莽偵事。

第七節 偵巢

英兒既得父語。以敵巢之無備。並悉其此去已近。默計昏黃時啓程。新月乍吐於海底。今月光已高過山頂。殆夜將半矣。荷敵

人而俱在巢也者則此時必酣臥殺之當易爲力特恐其已下山肆劫則須狙伏前山要路以靜俟其歸庶幾不虞此一行因出所繪地圖給健兒令導俠君至敵巢已則繞道赴前山約事後於峯頂拍掌爲號仍集合由後山返

健兒接圖於月下展視有頃卽偕俠君按圖行英兒已一瞥如驚鴻瞬息不見其蹤跡察視翁之黑影亦渺不可復覩斯時惟見中天之月色若照宵征人以奮進者健兒與俠君約行半里許見森林一抹中露老屋數楹屋之四圍皆檜籬而籬外徧植鳥不宿(植物名)枝葉皆有惡刺人不可攀援以登僅露向陽之竹扉二扉外並無攔護

健兒欲破扉入俠君止之曰破扉必有聲息且扉外無攔護物安知不設陷阱於地中是間萬不可進我齊當覓近籬之簷牙懸貫貫索其上伐籬外之鳥不宿而共登之第不悉此索君曾攜至歟健兒搖首以未攜此物對忽聞窸勒一聲有繩自屋端斜飛而墜健兒知父先越嶺至與俠君皆默喜急共伐屋角之惡樹健兒奮身先登俠君卽相繼援索上

翁俟二人既登問奚爲不見英兒俠君以前山設伏對翁頷之以首既而曰僕頃自山巔至已徧偵敵巢各屋無燈光而鼯聲起於室內度敵正酣睡惟右室中嚶嚶有女子啜泣聲不知是否卽案中之葉倩雲其人曷先偕詢之俠君狂喜曰唯三人乃遂由屋面躡足至右室

第八節 誤遁

輕身術非內堂功已臻造極者必不能履塵無跡步瓦無聲翁因自幼習內堂功故得於屋面遊行無聲息之偶作健兒已不如其父俠君更次之以致行甫十數武屋瓦格格有聲敵已因驚而醒陡聞人語喧囂曰何處野鼠子敢至此作耗其討死來耶曷速撲殺之語次室中燈火齊明有數人啓門蜂擁出

爲首一大漢面黑身長年約三十許手一齊眉棍暴跳而前餘人有舉刀者有鐵尺或插子者大漢至庭心以棍點地卽飛身

登屋如平地。適與俠君遇。俠君掣軟鞭擊之。鞭長屋窄。不能展幾。爲所奪。翁急斜揮一刀。以阻之。大漢狂吼曰：老乞兒。今夕送上門。殆祿命已絕。當死於余。孟如豹之手。決不爾恕也。遂飛一足踢翁。臂健兒怒喝曰：勿傷我父。舉刀作飛燕歸巢勢。斜劈之。如豹急收其足。而俠君之軟鞭至如豹不及避。致傷厥膝。痛澈肺腑。由屋面滾墮於地。

時庭心中衆盜狂呼曰：孟老二受傷矣。老三何猶酣臥未起。我等速取梯子來。爲老二復讎也。翁知所謂。老三者。卽如熊。默幸其猶未卽至。第盜勢如是。其衆知今晚不能成大功。呼健兒與俠君各速返。而如熊已操刀一躍登屋巔。大呼誰傷我。老二羣盜亦俱緣梯上。翁知不可與鬪。急揭屋面之瓦片向衆飛擲。健兒俠君效之。乒兵聲山谷爲應。羣盜不敢狂追。翁等三人始幸下屋而脫於險。

如熊以讎人。旣由屋面遁。亦指揮羣盜下地。啓戶持刀追襲翁與健兒。已取道奔後山。俠君行稍遲。見羣盜蜂至。慌迫不及擇路。致與翁父子不可見。誤由岔道趨前山。雖私喜無追騎。而山徑兀突。迥異來時。心忤忤然。震蕩不已。忽聞遠遠有戰鬪聲。疑翁父子與盜鬪。疾趨往救之。則見英兒方與一軀幹雄偉之黃臉漢。鏖鬪英兒氣喘汗盈。已失其抵禦力。俠君揮軟鞭急助之。詎已不及。英兒竟爲黃臉漢所擒。挾之以去。

(第六章完)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現在已經到了民國十年了，必須要有送禮一舉，其送禮之進步，以何物最得人歡迎呢？我敢說：唱百代公司留聲機器，與各名伶的唱片，何以見得呢？譬如拿別樣物，妙品何見得呢？譬如拿別樣物，無時常紀念，若送了百代公司唱，而且可以增進他們受禮的人歡喜，而節或是端午或是中秋，將機器開，唱起來，就是會記憶着，你這時的，好也應該自己送自己，每逢過節的時候，們開來聽聽，纔不愧忙了這一年，全家樂敘，纔不愧忙了這一年，添出多種新片，與素蒙各界所歡迎，又全國皆知，名滿環球，最好的就是現在，請向本埠或外埠各經售家揀選起來，諸君定必稱心如意了。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人

海

夢

嚴獨鶴著

內務部批第四九八號

原具呈人 袁燮堂

呈壹件 呈為製造萬靈解毒化驗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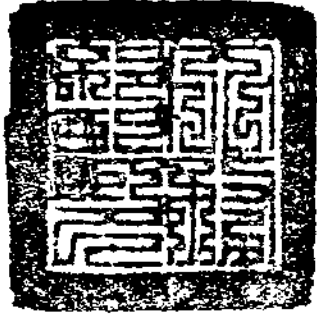
據呈送痛瘋骨痛露解毒止痛靈藥品二種請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業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

驗呈覆尚無有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合行批

示遵此批

中華民國
內務部



十
八
日

萬靈解毒化驗註冊
請或換款對

內務部化驗

總發行 上海英租界 濟華堂藥房
西新橋北首

分設 (鎮江) (蘇州)

函購款到即奉



袁製 痛瘋骨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耻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農商部註冊嚴禁
假冒幸購服者
認明金鷄商標庶
不致誤

此藥清熱解毒利小便通大便能便毒使大小便去又
能去濕去濁和血脈舒暢筋骨消食治諸病新久
花柳一切毒症無不奏效每瓶大洋七角
濟華堂藥房

此露主治風濕痛瘋骨痛一切筋骨疼痛
真有藥到病除之功病輕三瓶病重五瓶全愈
製袁痛瘋骨痛露每瓶大
洋六角
若患麻瘋木痲及筋骨不痠不痛服之無效特
此申明

第八回 開講堂學生翻本 理訟案義父破財

錯鑄……鑄鑄……鐘聲一響大家都挾着書冊紛紛跑向課堂中去學生還沒有到那教員席上却早已坐着一人蹺着脚盤着辮子也不穿長衣祇着了一件破舊的短襖桌上堆着許多表芯紙等到學生齊進了課堂他也坐着不理祇顧低着頭將那些表芯紙用把小刀整整齊齊的裁成長條裁好了便雙手亂動一根根的在那裏搓紙煤旁邊又放着一壺茶一隻水煙袋那些舊學生倒也可空見慣不以為異那些新學生看着這般情景免不得一個個心頭疑惑暗想我們正誼學校裏怎麼請來這樣一位教員豈不是做學生的活該倒霉……原來這便是正誼學校年假開學上課的第一天那時新考取的學生都已分別插班溫如國雄二人同在一班朱德山低了一班徐懷仁却又高了一班正誼學校的課程定得很是特別學校的通例都是每小時上一課他們却是每天祇上兩課每課就要整三個鐘頭這天上午溫如國雄二人按着課程表上的是經學一到課堂見了高據師席的又不是那位葛天民先生竟換了這樣一個人自然十分奇怪却也知道這樣打扮這副情景決不是個教員私下問了問那些舊學生果然有人告訴他這不是教員却是教員的代表又可稱得是教員的先鋒溫如聽了越發不解那人又笑道每逢葛天民的經學課必定先要令這個僕人到課堂上來整理煙茶三小時的功課大約好算此人上了一半葛天民也祇上得一半溫如二人聽着却搖頭道真是向所未見的怪現象當下衆學生祇顧噉噉的議論個不住這位葛天民的代表忽然開口道你們休得囉唆師爺來了要責罰的衆學生聽見越發鬧堂大笑起來笑聲未絕那僕人又喊道師爺來了衆學生向外望時果見那葛天民已彎腰曲背蹣跚而來進了課堂上了講壇學生一齊立了起來葛天民也除去了那副玳瑁邊大眼鏡哈了哈腰又回頭對那僕人說了一聲去罷那僕人纔走出去這裏葛天民坐了下來先捧起那把茶壺來壺嘴套着人嘴咕都都一口氣喝了好久又咳嗽了兩聲吐出幾口痰來他桌子旁邊明明放着個痰

孟他却不。去光顧。祇向地板上。接二連三的亂吐吐了。一會又用手在胸口摩了。幾摩。纔開言道。今天……纔說了兩個字。便又喘起氣來了。喘了半天。又斷斷續續的說道。今天第一天。且不必講書。我知道本班裏。添了好幾個新學生。倒要考察一番。說着將那點名表。看了一眼。按着名字。把那些新學生。一個個喊上去。衆人祇當他要考察程度了。誰知等這些人。走到面前。他又並不考問。祇摘下眼鏡來。向他們臉上一個個仔細端詳。有幾個相貌醜的。他看了。祇管搖頭。有相貌好的。他便十分讚歎。不是說器宇不凡。就是說儀表不俗。末了一個。看到溫如忽。又肅然起敬。鄭重其事的說道。鍾生氣度安詳。神情秀逸。將來必成大器。勉哉勉哉。勿負老夫所望。說完。揮了揮手。說道。各歸坐位罷。大家依言歸坐。都嘻嘻哈哈笑聲不絕。葛天民却正言厲色的說道。你們不要笑我迂拘。我向來於經史學問。而外專好研究相法。因爲一個人的賢奸善惡。壽夭窮通。在相上一定逃不過去的。孟夫子說。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這就是孟子的相法。後來歷史上所載的如蠶目豺聲。凶人之相。龍姿鳳表。帝王之相。都是絲毫不錯。所以我向來收學生。一定要先注意相貌。相貌好。可造就的。我便施以化雨蔚爲英才。相貌陋。沒出息的。我却也要被以春風變化氣質。這就是我栽培後進的一片苦心。你們這些舊學生。從學日久。早已心領神會了。新學生入門。伊始。諒難深曉。我便不得不開宗明義。向你們表白一番。（祇算是開場白）說完了這幾句。便又拎起茶壺來。呼茶呼得。噐噐了。又放下茶壺。擦了根火柴。點着紙煤。大抽水煙。一時課堂內煙氣氤氳。祇是葛先生正吸得高興。那下課鐘。却又響起來了。學生便紛紛退課。葛天民也就捧着水煙袋。一路吸着。一路踱出課堂。溫如和國雄同走悄悄的說道。這位葛先生。不知他學問究竟如何。至於今天這副情景。真是糟不可言。論他的排場。好像是個說書先生。論他的談吐。倒又像。是個相面先生。國雄大笑道。他這樣恭維你。你却這樣挖苦他。真是不當人子。我如今正在猜測。不知道這葛先生。有女兒。沒有。溫如道。你爲什麼要講這句話。國雄道。他方纔對於你這種樣子。狠像是丈人看女婿。倘然他果有女兒。這雀屏之選。自然。

是非君莫屬了。溫知道你倒會嘲笑人。看我可能饒你。說着便要來打他。國雄連忙躲避。兩個人正廝趕着。忽然遇着徐懷仁。便道：你們鬧什麼？我正要告訴你們呢。溫如忙問何事。懷仁道：我纔下課從揭示處走過，祇見上面貼着一張字條。道：學生朱德山不守規則，記大過一次。我正猜不出什麼道理。怎樣第一天就會記過？去找德山來問問。一路尋來，沒見德山。却遇見了你們兩位說話的時節，已到了溫如宿舍裏。纔放下書，就聽見敲飯鐘。當下三人一同走到飯廳上，祇見德山也來了。哭喪着臉，身上穿的一件藍洋緞棉袍，上半身却似黃非黃的，沾滿了許多斑點。有幾處已經成了破洞，祇不解他到底鬧了甚麼事。聽那些學生三三兩兩的談論，大約是德山和一位理化教員衝突。那些人口氣之中，似乎代德山抱不平。却是有童學監在那裏一同會食，不敢多說。懷仁等匆匆吃完了飯，又找着德山同班的幾個學生問了問，纔知這天早上德山這一班上的，是理化科。這位理化教員是今年新請得來的，姓紀，號耕九。說是日本畢業生，年紀並不甚大，却也留了鬍鬚。身材矮矮的，活像是個日本人。身上穿的是袍褂，脚下却登着一雙皮鞋。手中還拿着根司的克，還有一樣特別事情，是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帶着一隻洋狗，跟在旁邊寸步不離。（葛先生的僕人，紀先生的狗，都是正誼學校中的特色。）這一天上課的時候，德山等進了課堂，聽見一陣履聲，大家知道是先生來了。有幾個性急的，早站起來等候。不道先躡入一隻狗來，跳上講臺，搖頭擺尾，接着紀先生，纔大踏步走進來。這時德山嘴快，忍不住說道：好一個狗先生。這句話說得響了，早被先生聽見。便對他看了一眼。這紀先生上台之後，想賣弄本領，便道：理化最重要試驗，不能試驗，但憑說理，便不切於實用。今天且慢講書。先做一個大試驗，與你們看看。說着便走到隔壁儀器室裏，捧了許多藥品和玻璃器具出來。手忙脚亂，弄個不了。那些學生不知道他試驗什麼，祇覺如出戲法一般。倒好要子，便挨挨擠擠的站在講台前，面觀看。紀耕九一面試驗，一面指指點點的講解，十分得意。一會兒又拿着瓶硫酸，望一個玻璃漏斗裏，直倒那漏斗下，又有根彎彎曲曲的玻璃管，一頭接着漏斗一頭。

另。接。着。一。個。玻。瓶。裏。那。玻。管。細。而。且。長。這。裏。倒。得。太。急。了。一。時。接。受。不。住。忽。然。嗤。的。一。聲。那。些。硫。酸。便。如。放。花。筒。般。直。冒。出。來。德。山。立。得。最。前。那。件。袍。子。便。淋。淋。漓。漓。澆。了。個。滿。德。山。好。好。一。件。新。衣。就。此。斷。送。心。中。一。急。也。顧。不。得。許。多。了。忙。近。前。一。步。住。紀。耕。九。喊。道。賠。我。衣。服。來。耕。九。出。其。不。意。倒。被。他。嚇。得。倒。退。忙。道。課。堂。裏。邊。那。裏。容。得。你。這。般。撒。野。德。山。道。你。還。凶。哩。我。好。容。易。做。了。這。一。件。新。袍。子。被。藥。水。一。冲。眼。見。得。不。成。模。樣。了。不。叫。你。賠。叫。誰。賠。你。既。然。不。會。弄。就。安。安。穩。穩。的。講。講。書。罷。了。難。要。你。玩。這。勞。什。子。試。驗。（話。也。說。得。有。理。此。其。所。以。妙。也。）紀。耕。九。被。他。這。番。話。說。得。又。羞。又。怒。嚷。道。豈。有。此。理。真。是。反。了。一。面。拔。脚。就。跑。一。口。氣。走。到。童。千。里。那。裏。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童。千。里。登。時。趕。到。課。堂。裏。來。將。朱。德。山。罵。了。一。頓。說。再。鬧。就。要。開。除。了。朱。德。山。到。此。也。有。些。怕。了。便。不。敢。再。開。口。童。千。里。又。逼。住。他。向。紀。耕。九。賠。了。個。罪。纔。算。了。事。到。底。還。記。了。一。個。大。過。算。全。了。耕。九。的。面。子。但。是。德。山。這。一。氣。却。非。同。小。可。他。怕。懷。仁。等。見。他。吃。苦。又。要。嘲。笑。所。以。問。他。轉。不。開。口。溫。如。國。雄。聽。見。此。事。也。只。付。之。一。笑。而。已。祇。有。那。個。懷。仁。十。分。好。事。德。山。不。和。他。講。他。偏。要。去。尋。着。德。山。對。他。說。道。你。這。個。虧。可。算。吃。得。不。小。了。可。要。想。法。子。翻。本。麼。德。山。白。瞪。着。眼。道。想。翻。本。又。有。什。麼。法。子。呢。他。總。是。先。生。你。總。是。學。生。動。不。動。就。要。記。過。開。除。和。他。鬧。些。什。麼。認。了。晦。氣。就。算。了。懷。仁。道。好。喪。氣。的。話。你。沒。有。本。事。翻。本。我。却。有。本。事。代。你。翻。本。哩。你。若。捨。得。錢。請。我。一。請。包。你。有。法。子。想。德。山。道。要。多。不。能。一。塊。錢。的。小。東。道。算。我。的。你。快。把。那。法。兒。教。給。我。罷。懷。仁。便。在。他。耳。畔。噓。咕。了。一。陣。子。說。道。此。法。如。何。德。山。道。你。這。個。人。確。是。說。計。多。端。這。個。法。子。我。依。舊。得。不。到。好。處。只。是。總。算。出。了。這。口。氣。了。懷。仁。道。話。雖。如。此。但。是。你。臨。時。還。須。手。脚。靈。便。說。話。老。辣。不。要。弄。巧。反。拙。最。好。再。聯。絡。幾。個。同。班。的。學。生。一。齊。幫。腔。方。可。對。付。得。過。諒。來。這。位。先。生。也。不。是。個。好。惹。的。德。山。點。頭。答。應。彼。此。便。各。自。走。開。隔。了。幾。天。德。山。這。一。班。又。輪。着。上。理。化。課。了。這。紀。耕。九。教。到。中。間。高。興。起。來。又。要。試。驗。藥。水。瓶。擺。滿。了。一。桌。子。這。些。學。生。依。舊。擠。上。前。去。看。那。條。洋。狗。也。在。旁。邊。蹲。着。德。山。乘。衆。人。祇。管。留。心。試。驗。的。當。兒。暗。暗。

向懷裏取出。一個紙包來。包內裹着一大片牛肉。德山便故意將那片牛肉舉得高高的。引那洋狗。那洋狗便直跳過來。搶這片牛肉。德山趁勢啊呀一聲。用盡平生之方向前一撲。那張桌子便向裏掀翻了。這些學生都站在外面。不過吃了一驚。並沒有受傷。耕九一個人立在裏邊。一時躲避不及。玻璃瓶推倒。藥水橫流。把一件玄色花緞羔皮馬褂。蛋青花緞灰鼠袍子。弄得一場糊塗。中間還有一盞酒精燈。也打翻了。將袖子燒着。趕緊撲滅。已破了一個大焦洞。耕九此時心頭火起。便順手向德山一掌打將過去。却吃德山將他的手臂托住。沒有打着。德山此時轉朗朗的說道。先生差矣。先生自己也是受過文明教育的。如何出手打人。竟行使這野蠻手段。學生今天偶一不慎。將桌子撞翻。污毀了先生衣服。固然有些抱歉。但是學生好好的站在這裏。如何會撞翻桌子。祇因先生的尊大。忽發凶性。搏人欲噬。學生自然不得不避讓。誤將桌子帶倒在學生原。是無心之過。在先生還當自怪。不該將這畜生攜入課堂。致起擾亂。至於衣服毀損。這更是理化試驗所必有之事。（此語甚惡）學生上回不是先已壞却一件袍子麼。學生的衣服是洋緞的。先生的衣服是花緞的。學生的衣服是薄棉的。先生的衣服是細毛的。論起價值來。原彼此懸殊。論起情理來。却也無甚分別。學生壞了衣服。還記了大過。先生壞了衣服。也祇好格外原諒了。倘然先生一定不答應。要開除。要懲罰。學生也何敢不領罪。祇是鬧得上頭知道了。查問起情由來。恐怕先生也未免有失面子。耕九本來狠是個能言舌辯的人。不知今天爲何被德山駁倒了。轉一句也說不出來。加之其餘那些學生也七張八嘴。表面上好。像爲德山討情。其實却是幫着他講話。耕九恐怕激起風潮。把事情鬧決裂了。轉於自己飯碗問題。有礙。祇得忍口氣。勉強說道。你此事雖出於無心。可以原諒。但是在課堂上面。受課須要舉動文明。豈可如此鹵莽。我今天看在諸同學面上。饒你一次。以後倘再胡鬧。定要稟明監督。開除。當下便喚校役來收拾一切。自己這身衣服。却祇好犧牲了。於是痛恨朱德山入於骨髓。這且不在話下。再說溫如國。雄進了學校之後。雖說校中的教職員。都合着些腐敗官僚的氣息。往往發生怪象。但是有幾個

教員。却也是在新學界中卓然有名的。學識很是豐富。教授也很認真。溫如二人本來資質聰穎。又極肯用功。覺得上了幾時課。頗有些進步。那些同學對於他兩人。也狠敬服。當時全校學生裏面。居然有號稱三傑的。便是溫如國雄和那陳性初。他三人也最投契。散課後常聚在一處。有時在自修室內研究些科學。有時在操場上演習擊球賽跑等種種遊戲。這學校生活。便也覺得十分有趣。一天傍晚。溫如正獨自一人在校園中散步。祇見性初和國雄匆匆的跑來。性初手裏還拿着三張紅封套。遞給溫如道。請帖來了。你快準備去擾喜酒罷。溫如道。是誰的請帖。說着便從封套中抽出來一看。便訝然道。這帖子上的國光。到底是不是那國光。太郎。如果是他。豈非早已廢了。姓不認老子了。麼。却爲何又變了姓。趙呢。性初道。不但如此。他帖上還是老子出名。究竟他又從那裏跑出這麼一個「趙澤」的老子來呢。我自從和他一家春分手之後。彼此從沒有通過信。不知他近來又弄些什麼玄虛。國雄猛然記起道。你纔說一家春。我倒想起來了。那天坐了馬車和國光一同走的那個人。不是叫作什麼趙雨卿麼。性初道。哦。是的。但是國光也太不成話了。難道竟拜這個人做老子。麼。國雄道。像國光這種人。奇形怪狀。什麼事做不出來。正在說着。懷仁和德山也趕了來。向着性初道。我們正各處找你不着。原來却在這裏。性初道。你們找我做甚麼。懷仁道。我和德山兩人。纔見着一種怪東西。想你那裏也一定有的。所以前來問你。性初道。莫非是趙國光的請帖。懷仁笑道。然也。然也。你看這個帖子。怪也不怪。性初道。我們也正在這裏議論這件事呢。懷仁道。這不用說。一定是做了那姓趙的兒子了。但不知他這回結婚娶的是不是那野鷄女士。德山道。那何消問得。自然是那隻野鷄了。國光和他愛情很好。哩。想起來認了一個老子。就替他白討了一個老婆。國光倒也值得。懷仁道。你羨慕他。便也另外去找一個老子來。好不好。德山道。豈有此理。說着便要去打他。懷仁祇管躲避。性初道。你們休祇顧取笑。倒是大家商量一個辦法纔好。若論國光這樣胡鬧。原可置諸不理。不過他既然送了帖子來。又似乎不能不敷衍他一個面子。溫如道。據我說。這種人祇好敬而遠之。禮是不能不送的。至

於賀喜吃酒。却大可以不必去替他綑這個場面了。性初國雄都道說得狠。是懷仁道溫如。這句話倘給國光聽見了。一定非常贊成。你道他發的請帖。是真個來請吃酒麼。簡直是要催索我們從前認定的那筆結婚捐款罷了。（野雞女士結婚捐款都是妙語）德山道我。却偏要去吃喜酒。看看他。到底是怎樣一齣把戲。當下大家說笑了一番。又把送禮的事。託性初做了個總辦。也就散了。性初日間。本接着他叔父一個字條。命他回去一轉。這天晚上。就告假回家。見了他叔父。談了幾句家事。他叔父便歪在榻上吸煙。性初陪着。又講了許多閒話。他叔父忽然笑着對他說道。如今外邊的怪事。真是越鬧越多。昨天還有人。到道裏來告狀。說他兒子無端蔑棄天倫。冒認他人。爲父要請求從重懲辦。性初聽了。便驚問道。這告狀的是否姓王。他叔父也訝然道。你怎樣會知道。性初便從身邊掏出那張國光的請柬來。給他叔父看。一面又將國光的歷史約略說了一遍。他叔父將那請帖。看了一眼。點點頭道。正是他的老子。前來告狀。那狀詞做得。很是利害。一面告了他兒子的忤逆。一面又吃往那趙澤。說他身爲職官。淆亂綱常。應請嚴行訊辦。以肅風紀。狀子後面。又附黏着一張結婚請帖。作爲憑證。和你給我看。的這張帖子。真是一般無二。我先前還疑心。這件事情。有些不實。不盡。如今看來。原告所控各節。竟非虛誣。這被告的罪名。確也不小呢。性初道。道台的意思。怎樣。他叔父道。道台起先。看見這狀子。說是風化所關。十分動怒。就想即日提訊。後來因爲趙澤。也是個大員。未便造次。想先行密查查實了。再辦。便較有把握。性初道。這事可好。代他們從中設法。麼。他叔父道。這有什麼法。想不過你。既然和那個國光有些友誼。便去通一個信給他。也好。性初唯唯答應。……上回書中。說到性初去訪國光。就是爲了此事。來報告消息。國光聽着。也覺得異常着急。性初說完了話。便不肯多耽擱。祇叮囑國光。快些打點。告辭自去。這裏國光。也不敢怠慢。就命僕婦去請兩卿起來。將這事備細告訴了他。兩卿一聽。倒十分着慌。說道。糟了。糟了。講起實在。來認個把兒子。也不過是玩笑之事。（認兒子算是玩笑之事。真是妙語）但是被他們抓住了。什麼綱常名教等大題目。有意搗起蛋。

來倒也很難處置。我們做官的人越發担不起這種罪名。我如今正在謀幹前程，倘然爲這件事鬧得上司知道，出了岔子，如何是好？一番話說得國光坐立不安，忙舉起手來，將他那博士頭連連的敲着道：「這都是做兒子的罪孽深重（妙絕）轉累及爹操心（何不索性說禍延先考）雨卿道：這也不必說了，倒是要從速設法纔好。說着又想了半天，便問國光道：「你可知道你父裁（何不說令先尊）有什麼知己的朋友，沒有國光道：「有一個姓徐號敏齋的，和老人家最是投機。雨卿道：「是不是當保甲委員的那個徐敏齋？這人也認得我。看這事一鬧大了，就難以收拾。現在須用釜底抽薪之策，趕緊託人向你父親說項設法和解纔好。不過這和解兩字也狠不容易。如今放着敏齋這條門路，姑且試試。說完也不担攔，就坐了馬車去訪那徐敏齋。直到晚間方始回來。國光等着便問道：「事情怎麼樣了？」雨卿搖着頭道：「還沒有眉目。我今天尋着敏齋，託他去說他起先祇管推託，後來經我再三央求，纔勉強答應前去教我。就在他局裏候訊，一直等到傍晚纔回。說你父親對於此事異常憤怒，講來講去，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我便道：「照此說來，這事也無法可想。祇好任他鬧去，說着便起身告辭。敏齋却又留住我悄悄的說了一番話，看來這事緊解鈴依舊在你國光。訝然道：「怎麼又全在於我呢？」雨卿道：「你母親早故，你父親娶了個姨娘，平日十分寵愛，言聽計從。這情形可是有的？」國光道：「不錯。我姨娘進門不多年生了一個兒子，便看得我似眼中釘，時常在我父親面前謀孽我的短處。我回國以後，父子之間竟致如此決裂。大約也是這賤婦和那野種在裏面作祟。我如今暫且容忍，將來終有一天逃不出我的手掌。雨卿點點頭道：「這就是了。據敏齋的推測，這回的事情或者也是那姨太太的主動。想趁此一鬧，索性下一個絕着面子上爲的是什麼？偷常大義骨子裏却依然爲的是家產問題。既然興了訟，就好請求官府立案，永遠脫離父子關係。這一份家產將來就好歸你那小兄弟一人承受了。所以敏齋的意思，此事若求和解，須要你自己肯先立一張筆據，願將家產割捨纔好。商量國光大怒道：「這事萬萬不能。敏齋這番說話明明是我那父親教他說的，別的

尙可以犧牲這家產如何能夠犧牲我目前。和我父親開決撤了。但是講到家產還是個懸案（懸案兩字確是日本留學生口吻）將來不愁沒有翻本的日子。倘然立了筆據就全部放棄無可挽回了。那還了得。雨卿忙道：你也不必這樣固執。你若不這樣辦這事就萬難了。結你大不過是一個留學生便翻翻了有什麼要緊。我却是個指日可望大用的人員。那裏能夠陪着你們吃官司。將聲名弄壞。我看你爲今之計還是放和平些的好。況且立了筆據也不過暫時解圍。未必就永久沒有挽救的希望。說着又笑道：好在你那位先君年紀也着實不小了。等他將來真實授了你那先君兩字的尊銜。那時節祇剩了孤兒寡婦。還怕不能乘隙而入。國光聽着沈吟了半晌。霍地跪在雨卿面前。眼淚直流的說道：（虧他做得出）那麼做兒子的。就看在爹的分上。硬把這應得的家產完全割捨（這椿事明明是國光累雨卿這樣一說。倒像雨卿害了他了。國光真利害）但是兒子對於這過去時代的父親既絕了權利的希望。以後一切之事。倒祇好累爹操心。了雨卿勉強笑了。笑道：人說爲兒孫作馬牛。照你如今的話。分明是那條老牛逃掉了。就要將剩下來草繩來穿住我的鼻子。總算是捉住替身了罷罷。這也何必再說我自問還有這力量可以担負這做老子的責任。不然倒也不急急於替你娶親了。說着把國光攙了起來。又忙忙的趨向敏齋那邊去了。敏齋聽說國光肯立讓棄家產的筆據。便一口答應。再去疏通約定。明天給回音。到得明天敏齋一早便到兩卿家中。道是費了許多唇舌。纔得那王老頭兒答應。祇是還附上一個條件。說王家族長的意思。雨卿白得這麼大一個兒子。未免太便宜了。須罰他拿出三千元來。作爲王氏修祠之費。還是國光的父親看着故人情分。再三代雨卿申說。減到二千元。再少是不能了。雨卿聽了。由不得心頭火發。憤憤的道：這豈不竟成了賣兒子麼。還虧他說是故人情重哩。是故人還要涉訟。不是故人便又怎樣。這二千元竹槓未免敲得太大了。我與其現在給他這許多冤柱錢。不如索性留着打官司。了這時國光也在旁邊幫着亂嚷。敏齋便道：照這樣說。還是讓我去回覆他們。索性彼此聽候官中解決。這調停之說。暫作罷。

論何如說完就匆匆要走。雨卿忙又攔住，附耳低言道：「這事既累敏翁費心，漸見緩和，豈有再行決裂之理？不過他這數目未免太大，可否再請向前途磋商，留個交情，再減讓些？至於敏翁這邊，我自自然然知道感激，就是了。敏齋聽罷，方始轉了口氣，道：「麼姑且再去碰碰看。當下雨卿便留他吃了飯，別過自去。到得傍晚，又差人送了一封信來，信上寫着：「事已妥，前途允讓半數。」（簡直是蘇州人的講價）如何？速覆雨卿，連忙寫了封回信，答應照辦。第二天又去訪敏齋，約定了日期。這一面送了款子，和國光讓產的筆據過去。那一面便遞了個和解的狀詞。這事總算辦妥。誰知和解狀遞了進去，接連幾天，道裏總沒批示。雨卿心下又着實有些惶惑，仗着自己也是個紅官，況且和上海道方木齋同席過幾次，雖無深交，也算相識，便自去拜他。那曉得連拜三次，都給他一個擋駕。雨卿知道這事不妙，又和國光商量去約了陳性初來，想請性初介紹去拜他。老叔一者承謝，關照二者還要拜託在道台前竭力斡旋。性初連忙搖手道：「這事萬萬不行。家叔性情狠是固執，向來對於案情不容人請託。一句半句前回許我來通消息，已經是爲顧全友誼起見，十分通融的了。如今再和他去說這種話，一定無益，有損雨卿聽着也是沒法。又祇得另外挽出人來向道台那裏關說到底，又化了一千幾算，把這件訟案無形消滅。但是雨卿這回偶然高興，認了這麼一個寶貝兒子，竟惹起訟事，除了王家和道台那裏之外，又送敏齋二百番實足花上了兩千多，真是意外風波十分氣惱。被他那位姨太太知道了，又不住口的埋怨說：「你年紀又不大，難道自己不會養無端弄這麼一個兒子來替他討親？已經要化許多錢，還加上料理官司，整千整百的捧出去，真正那裏說起這白花花銀元留給我打首飾不好？却拿來塞狗洞，豈不是晦氣星進了門？」一番話說得雨卿格外懊恨。從此對待國光便大不如以前的親熱了。（爲國光計，舊老子既已斷絕，新老子又復失歡，奈何奈何？）國光也着實覺察，偏偏婚期已屆，雨卿依舊不能不敷衍場面。結婚這一天，居然賓客盈庭，十分熱鬧。到了下午，彩輿臨門，便按着預定吉時舉行婚禮。講到那婚禮却是半新半舊，不新不舊。新娘擁着鳳冠霞帔，新

郎還是洋裝革履並肩跪在紅氍毹上參拜天地（怪狀）這個當兒兩旁鼓樂大作笑語喧闐正在十分高興忽然聽見大門口人聲亂嚷接着有一個女子披頭散髮連哭帶喊直闖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老嫗竟上前將新郎的衣領一把揪住正是

惡劇已教衆客驚

枕 亞 文 虎

馬嵬坡下玉長埋	生作繇夫死不甘	吾生不有命在天	尙論唐虞後代人	陸家兩代比肩人	得子名遲乃信天	豔福能同沈述師	一陣夷齊少晚村	八斗才華餉後人	死似黔婁被覆頭
四子（脫靴）	禮記	左傳	晉文（捲）	四子人	四子（解）	四子（解）	韓文	漢文	史記
則地有肥磽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我受其無咎	臣密言	朱張	舉而不能先命也	如好好色	羣無留良焉	植遺腹	蓋亦有足多者焉

六零六

內服聖藥

此藥效驗之巨早已膾炙人口凡患一切新舊毒風溼或皮膚腫爛花柳梅毒疔疽癩癧婦女赤白帶下子宮內潰經水滯澀瘀血不清等服此藥無不統治

價目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每打洋十七元五角

外搽藥膏

本藥房又製▲六零六外搽膏▼藥一種凡各種瘡毒潰爛不愈用茶水洗清患處後用此膏搽之必能去汚生新收功甚速

價目 每盒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保肺漿

咳嗽多痰氣喘咯血以及一切肺症此藥化痰止咳潤肺運氣極有奇效

▲價目▼
大瓶一元七角五分
小瓶一元

人中寶

專治氣血虛弱面黃肌枯胃呆脾薄精神萎靡四肢乏力男女老幼均可常服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轉角 太和藥房

中華儲蓄銀行

注意

▲最特別之

▲獎勵儲蓄

期限祇有九年零三月如僅付一二次即停止者則所付之款期滿得照章發還並無沒收之苛例確合儲蓄之本義堪稱獎勵儲蓄界之破天荒者欲閱詳章函索即奉

北京中華儲蓄銀行啓
上海分部設四馬路口
電話中央五三四八

素心蘭彈詞

朱蘭庵著

退脚腫丸 商標 五

脚腫一症共有內外二因外因陰寒水滯雨霧之氣襲入腠理內因

則由多食肥甘乳酪等物醞釀而成以致溼熱下滯氣機不利遲延

既久遂成脚腫是症初起甚微飲食動作如故惟覺足脛微有浮腫

痠軟麻木步履不仁晨起稍安至晚較烈日久失治漸乃上及胸腹

甚至兩手頭面皆腫氣喘脹悶神志昏憤即起厥逆重者竟成不治

我國東南地勢窪下溼邪極易匯聚每逢夏秋此症獨盛顧病家輒

以其初起時不甚痛苦而忽之追覺因循已難挽救因循坐誤後悔

奚及本製藥社有鑒於此發明立退脚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立

能腫退身安屢試屢驗神效如響真起死回生妙藥也惟市上假冒

甚多購者務須認明帆船商標庶不致誤茲將主治各症臚列於後

一治溼熱下注脚背腫脹麻木痠軟步履艱難

一治溼熱表分遍體麻痺筋絡不舒骨節痠楚

一治旅居客地不服水土兩足浮腫飲食減少

一治氣虛內虧週身浮腫腹膨氣促夜臥不安等症

◎服法

每日服三次每次四錢宜於食前開水吞下每盒限三日服完服後忌食魚腥茶麵以及一切發物

◎功效

輕者兩盒痊愈重者四盒斷根

◎價目

每盒大洋六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弄東濟羣製藥社

本埠分售處

英界交通路新民國書館
法界大世界東楊子里第一家
虹口郵脫路機汽缸斜對和泰號
城隍廟對門寶豐烟紙號

第六回 莽男子搗亂參謀部 妙人兒加盟暗殺團

(小生急上引)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暗中驚。聞惡耗。怎不叫人煩悶。(白)小生陶沼吳。昨日自白下返滬。征衣甫卸。二壁忽侵。詎料今晨七時。有江甯友人踵門告密。說甚麼光復軍第二軍司令部內部辦事各員。爲省界問題。釀成巨禍。以致參謀長田有謀。軍需科長周傳霖。均爲偵察隊長錢榮階等所戕。因此李柱中有所藉口。將吾等士子悉摒不錄。并其親口稱許爲「我之良平」的季通。亦揮之門外。且將羅織大獄。逼索黨人。(歎介)咳。雖則李柱中私心自用。致成此變。但是這般暴動之徒。亦難逃清議。未免魯莽太甚了呵。(唱)可笑軍人作事粗。戕官犯上太糊塗。明哲保身爲上策。緣何同室忽操戈。(白)我想柱中呢。(唱)外有餘而內不足。(白)吾家煥卿。怎麼說柱中是。(唱)緯地經天謀劃多。一諾千金大丈夫。其實。是勢利場中酒色徒。(白)回想在尙文門體操學校時代。由尹家維俊。銳志姊妹二人。介紹吾等至小南門。與柱中結盟時候。除却他是湖南籍貫之外。其餘非江卽浙。就是九月十三那天。攻克製造局。我們這一支敢死隊。也何嘗有半個湘人。(唱)指揮幸得錢林一。方可剪取淞波聽棹歌。(白)若沒有錢林一。那晚出力。第二天論功時候。就是這吳淞軍政分府一席。恐怕不是黃膺白。便是楊譜笙。應夔丞等一班人。也輪不到你。怎麼說一朝得意。便忘故人。錢林一的一個副官。你竟不肯允許。倒是你的大舅子小舅子。多佔上了高位。(唱)位置私人偏見甚。日久人心積怨多。故而一朝平地起風波。(白)國語上召公所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你欲思把司令頭銜。來欺壓人家。可以無妨大礙。但是你這條私心。却與事實相反。小生是。(唱)四伏危機早料及。所以學賦淵明歸去歌。到如今自相踐踏。被人家笑。(叫頭)柱中啊。柱中。(唱)草莽之雄識見無。連累着軍需謀士命。嗚呼。(白)啊呀。好險吓。幸虧小生見機先行。倘然遲走一步。(唱)殃及池魚終不免。難逃網罟與鉗羅。失火城門可奈何。傷心亂世頭顱賤。所以彌衡被黃祖屠。(白)但是小生雖然脫身事外。還有柳迺漢。龐醒躍等一班老

友(唱)一定冒冤難剖白。叫人兒怎不擊胸窩。因此上扶病出門來打聽。(白)但是詢問幾處機關。多是茫無頭緒。(唱)徒勞往返事難圖。沼吳是信步而行到福州路。(表)但見街坊上來來往往的男男女女。都是春風滿面。那裏像亂世之民。沼吳不禁暗暗歎息。(小生唱)這般無知黎庶笑呵呵。正在徘徊閒步候。(生上白)沼吳慢走。(小生唱)忽聞後面有人呼。(表)陶沼吳回頭一看。(小生白)我道是誰。原來是龍媒兄。(生白)聞說沼吳隨軍出發。且喜紅旗報捷。(小生白)不要說起此間也不是言談之所。且往前邊尋一僻淨所在。細訴衷曲。(生白)前面新交張慶雲的家。可以略坐細譚。(小生白)敢就是虎賁軍顧問的張慶雲。(生白)然也。(小生白)如此請吓。(生白)請吓。(表)章慶雲的老宅。在小南門馬家廠附近。因為自己在民立報裏做事情。出入不便。所以在蒼芳里另外租了一所宅子。同着一個連襟同居。白龍媒同陶沼吳在大新旅館門口遇見。走不到幾步。轉灣就到。(生作叩門勢喚介)裏邊有人麼。(副淨內應介)有人在家。你是誰。(生白)是我。(副淨上白)敢是龍媒兄來了麼。(生白)是吓。(副淨急白)來了來了。請少待片時。(副淨作開門姿勢。小生隨生同進介。副淨白)龍媒這是何人。身上穿得……。(生白)這是老友陶沼吳。(副淨白)原來就是沼吳先生。久仰久仰。(小生視生指副淨白)想來這一位就是張慶雲先生。(副淨白)尊稱不敢。裏邊請坐。(生小生同白)請升。(唱)挽手同行到內廳。未能免俗把禮來行。沼吳留意將中堂看。擺設東西尙算精。中間是丹青一幅。吳昌碩畫的竹石無多題句精。一付對聯分左右。落款原來是清道人。上聯是挾石怒煎評筆力。下句是朝陽鳴鳳喻文心。(表)沼吳看了幾乎笑出來。上海地方的中上人家。不掛書畫便罷。掛起書畫來。不是吳昌碩李梅厂。便是何詩孫高邕之像。有刻板文字的一樣。至於真假。誰去研究他呢。幸虧上海人祇重一個名字。祇要有了這個人的款。東西好歹。就可以不論的了。(唱)擺几上供梅花鼎。陳老香檜堆在竹石盆。桌椅茶兒排左右。單條八幅兩邊分。一邊是戴醇士墨描山水雅。一邊是初拓蘭亭王右軍。(表)沼吳始而一

着。心。上。暗。想。這。八。幅。單。條。確。有。價。值。後。來。仔。細。一。看。原。來。多。是。有。正。書。局。的。出。品。罷。了。(唱)雖然擺設多幽雅。不露斯須市。井形。不過正中間懸掛保險燈一盞。未免新弗新來陳弗陳。這是上海居家皆如此。風俗使然也叫難變更。慶雲是親自捧茶盡主誼。(表)龍媒同沼吳二人(唱)照例寒喧敘幾聲。無非說久慕大名如雷貫耳。皆因粟六少相親。龍媒是急忙開口把沼吳問。(生白)沼吳速以近行告我。(小生白)說也慚愧。小弟是(唱)辜負宵光志未伸。(生白)你在柱中運幕之內。也可以算是孟嘉那超道况甚佳。(小生白)咳。龍媒。你那裏知道。那柱中是(唱)外表謙恭內險詐。一朝得勢負虛名。(白)把舊日裏的(唱)甘苦同嘗同志們。就相待渾如陌路人。臥薪苦楚付東流水。嘗胆之情好似西逝雲。小弟本來是權託足。原曉得重耳詭譎本無情。到如今大事未成先折挫。未免含羞見故人。(生白)沼吳說那裏話來。(唱)成敗論人無足據。良禽擇木古來云。(副淨白)陶先生(小生白)不敢。張先生(副淨唱)昨日江甯有通緝至(白)那是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的公事。說什麼偵緝隊隊員搗亂司令部。還戕害一個參謀姓田的。一個軍需科科長姓周的。(唱)究竟自相殘殺為何因。(小生唱)提起此言我心憤激。無非攘利與爭名。他們湘人亦太把我們蘇人壓。以致同室操戈。吵不清。(生白)且住。天下翻臉的事情。總有一個借因。但不知誰人是導火線呢。(小生白)有一個吳江籍貫。叫做湯血球。雖然他棄家從軍。是個熱血男兒。其實為趨時尚。思博美名。世故人情。一些不解。乃是個浮浪少年。(唱)從中有此子。言煽惑。(生白)這湯血球身居何職。(小生白)一時記憶不清。勢鬚是個軍佐。(唱)可惜面目言無味。平日裏言大而夸。性格輕。因為他好色貪財。忘道德。(白)柱中的第二軍隨營出發。不是有一隊女子籌餉團的麼。那姓湯的鎮日在那籌餉團團長鄭婉儀面前鬼混。那時候柱中的鄉人都跑到甯垣佔據要津。坐享其成。三尺童稚。亦握大權。江浙之士。未免彼此小出怨憤之言。那姓湯的聽見一句二句。就借他作吹牛資料。(唱)逢人故作不平鳴。鄭婉儀無心言一句。(白)說倘然把湘人驅逐。

(唱)爲我們江浙之人面子爭。奴馨香崇拜祝終身。似是眞言似是謔。半若無心半有心。側擊旁敲話有因。語言得體刺姓湯人(白)湯血球受了鄭婉儀的奚落回到營裏自己無此胆量幹那動地驚天之事他就暗底裏慫恿那偵緝隊隊長叫全榮堵(生白)這姓全的可有經緯呢(小生歎介唱)艸莽梟才無學問。胆敢公然冒不韙名。開槍叫反亂軍心。(生白)當時情形沼吳諒必目睹(小生白)並非目睹小弟是(唱)爲因窺破柱中心險詐。故而一囊琴劍出南京(生白)但是這搗亂情形何以知之(小生白)累月奔馳風霜侵骨所以(唱)一到滬濱就身病倒。得聞此耗在清晨。參謀長田子勤(有謀字子勤)本則貪財濫小人。故此將他先送命。那曉得連累軍需周俊臣(傳霖字俊臣)柱中適有事來滬上。他僥倖安然命保存。這般葬男兒搗亂參謀部。呼嘯奔逃匹散分(生白)難道事後柱中就罷了不成(小生歎介白)咳柱中是(唱)胆小無能最怕事。到是黎天才得信發雷霆。分遣親兵四下尋。當場追獲下行刑令。一是徐君一姓孫(生白)孫徐二人是何等人物(小生白)姓徐的原籍澄江華墅鎮是個退伍兵士姓孫的那是浙江海甯商家子弟都是熱心熱血的好男兒也算得(唱)出師未捷身先死。使我聞知(拭淚介)淚滿襟。大事未成先內鬨。自家人殺自家人。操戈同室太無因(生唱)休感慨。莫灰心。除却此間有別路尋。本則命人要把你來招致。今日裏邂逅相逢稱我心(小生白)招弟何事(生白)前次在途中相遇半醉居痛飲歸來不是遇見一個管素秋女士的麼(小生白)敢就是龍昇旅館門首遇見的(生白)然也(小生白)本當動問這管女士是何等樣人物(生白)那管素秋呵(唱)雖則女流懷大志。恨奸雄貪壬誤當今(白)故而他想(唱)效學留侯行狙擊。暗中監督衆宵人。前日裏與我商量集社事(小生白)他們同志有幾位(生唱)不過代爲招致兩三人(小生白)小弟可都認識否(生唱)洪懷漢。陳可鈞。沈履夷。張慶雲。吳夢歐與徐朗蓀(小生白)如此說來一半是熟人惟有洪陳沈三位雖耳其名未曾謀面(生白)洪陳固爲足下

所不知。履夷應該認識。就是那王惺華請客。坐在第四座的那個長身玉立的便是。(小生想介白)那天第四座祇有一個長身黑面的漢子。並無朗朗照人的俊士。(生笑介白)就是他呀。所謂玉立者。反喻其黑也。(小生白)原來如此。但是女社員祇有管女士一人。未免太少。因為這樁事情。倒利用女流。(生白)沼吳有所未知。素秋說(唱)專候機關成立後。他要介紹女友。共加盟。(小生白)社名可定。(生唱)我妄擬社名喚三不。本來要就教質高明。尊意云何可贊成。(小生白)何爲三不。(生白)一不做官。(小生白)二呢。(生白)二不狎邪。(小生白)三呢。(生白)三不准自洩黨綱。(小生白)這一不做官這條社約。小弟非常贊成。本來官不是人做的。何日可以成立。(生白)因為小弟俗務紛擾。會址未定。諸多手續。未有閒空辦去。現在沼吳既已贊成加入。就把這擇定地址一件事。奉托你與慶雲承辦了。(小生白)龍媒說那裏話來。小弟是(唱)碌碌庸才何足數。安能獨擋一面負諸君。驚駭下質蒼生愧。若得貽誤。机宜罪孰承。(副淨白)陶先生客氣得不在理。這樁事情。應得同心協力的做去。你做就是我做。如果陶先生沒有才幹。龍媒兄也不見得託你了。(小生白)張先生如此激勸。使小弟義不容辭。(唱)既然以大義來相責。祇得竭盡微能姑試行。(生白)沼吳既然擔任。擇定會址。小弟立刻就去預備鑄刊證書。定製社徽。(小生白)社徽作何形狀。遠須討論。(生白)我輩是志在四方。非別比。徽章鄙意類行星。(副淨白)行星不是五角。的麼。(小生白)然也。(副淨白)但是五角式子。那模型很難打的。(生白)洪懷漢的美術學識。在我等之上。我就請他打樣去。(小生白)時已過午。我們去罷。(副淨白)請用了便飯去。(生白)本當在此討擾。聞說管素秋今午還要到敝寓商酌要事。故而急欲趕回寓所。(小生白)緩日再來討擾。小弟因柱中方面之事。尙欲去詳細探問。所以急欲走了。(副淨白)如此說來。到是虛邀。(生小生合白)說那裏話來。(起立行介)再會了。(唱)沼吳是告別龍媒與慶雲。翩然自向左方行。龍媒是急忙回到龍昇去。打疊精神候女賓。暫撇白生旅邸話。書中再敘俏佳人。(表)却說留芭芬自從那天得病。調養在家。不

知不覺過了一個來復。病雖好了。不過面龐兒略爲瘦削些些。昨日管素秋到來。見他病已痊愈。非常快樂。約定今日到來。偕伴出游。表面上算替芭芬慶祝病愈的意思。藉此疎散疎散心胸。其實私下約定去加盟三不社。但是這樁事情不單芭芬一個人贊成。就是他兩個妹子蕙芬挹芬亦表同情。故而今日清晨。姊妹三人多是老早起身。預備出游。就中最早。要算芭芬。他起身的時候呢。(唱)還是露冷霜濃。斗轉西。幾番催唱汝南鷄。始而是紅酥笑。微微暈(表)起身一看時候還早。(唱)頓然間翠壓眉漸漸低。瑤想依然思一顧。綺懷端的爲雙飛。阿誰偷得胡麻飯。得傍桃源路已迷。(表)好不容易眼巴巴盼到天亮。專等素秋一到。就好出門去了。無多片刻。已交午初。素秋到還不見光降。芭芬一個人在房裏邊走來走去。好不心焦。(唱)無聊在繡閣獨徘徊。爲什麼良朋還不見來。莫不是他心亂如麻。忘昨約。還是他別生要事。費疑猜。不要他心口不同。懷貳念。但是把人家戲弄。總不應該。小院靜苔花日午。簾間風靜意闌珊。正在躊躇岑寂處。忽聞門上響銅環。(旦高聲介白)了環速去開門。(雜旦應介開門介雜旦白)咦。你是何人。(丑白)吾是管家馬夫阿六。奉二小姐之命。有書呈奉你家八小姐。(遞出介雜旦白)可要回信。(丑白)回信是不要。只要請你家八小姐照書行事。以速爲貴。(雜旦白)明白了。(閉門介旦白)外面何人。(雜旦白)是管家二小姐差來的下書人。現在已經去了。回信不要。請小姐照書行事。以速爲貴。(旦白)書信何在。(雜旦白)在這裏。(旦白)取來奴看。(雜旦應介呈信介旦拆出看介唱)忙把來書觀。一遍讀完。頓覺笑顏開。忙呼別室同胞妹。速速梳妝去赴會哉。(旦白)九妹十妹快來。(閨門旦小旦同應介)來了。(閨門旦上引)遺愁調嬰武。(小旦上引)耐冷藉薰籠。(閨門旦白)奴留蕙芬。(小旦白)奴留挹芬。(合白)姊姊在房中呼喚。不免同進。(見介但白)你們到也梳妝完備了。(閨門旦小旦合白)姊姊呼喚妹子們。有何吩咐。(旦白)素秋有書來了。(閨門旦白)書信何在。(旦白)在這裏。(授信閨門旦小旦搶介)(閨門旦怒視以目小旦白)待奴先看。(旦白)十妹總是這猴兒脾

氣(小旦唱)忙接來書先觀看。上書着前談之事已經諧。請加盟立證理應該。證書現在龍媒處。望速光臨寒舍譚。
臨穎神馳言不盡。諸希亮管候高裁(小旦笑介)(旦噴介小旦白)好了。所事成功。奴們快走快走(旦白)莫要慌亂。應
當告稟母親一聲(閨門白)則怕母親不肯放奴等出門。還是瞞過他的好(旦白)問及起來。如何是好(小旦白)則說到蔣
先生那裏去就好了(旦白)如此走罷(雜旦白)三位小姐到那裏去(旦白)到蔣先生家中去。老太太問及起來。照此回話。
(雜旦應介)是(旦白)妹子們隨奴來(唱)三人是悄然移步出牆門。到街坊即便喚車行。洋揚景緻無心看。雖則烽
烟擾攘辰。眼前景象頓昇平(表)留家寓在新垃圾橋均益里。管家寓在新馬路昌壽里。從愛文義路轉過來(唱)轉瞬之
間到昌壽里。停車同向管家臨。輕輕試叩雙扉響。裏面有嬌嬌滴滴聲(貼內問介白)外邊何人叩門(旦白)素秋姊
是奴呀(貼急應介)留姊來了麼。請少待。奴親自來開門了(貼開門介旦閨門旦小旦同進介行禮介坐介貼白)小妹寥寥
數行字。便邀得三位天仙下降。奴雖非蔡氏阿郎。見着你等。不覺也有些作癢了(小旦啐介白)管了頭好俏皮。一見面就寡
嘴。你再寡嘴。要挨打了(貼白)小女孩兒這般的潑辣。將來嫁一個丈夫。一定要像張動張作霖那副形狀(小旦發急作勢
欲打貼旦蹬足恨介高聲白)你們爲何一見面就是打。正經事一些不談(貼白)不好了。姊姊的架子擺出來。有老虎一
般聲勢。叫奴真個聞聲掩耳。骨軟筋酥。十妹妹快不要惹動你家姊姊的雌威奮發。致貽喪身之禍(閨門白)素秋姊姊這般
利嘴。將來嫁過男人家。不是說書。定是個唱東鄉調的。纔配他這兩片薄鼻鼻的嘴唇皮哩(貼白)不好了。終日打雁。被雁啄
了眼。一個不留神。到被陰間秀才拾了我的話頭去(旦白)管了頭你瘋了麼。正事不談。一味的開頑笑(貼白)遵命談正事
了(唱)素秋是斂容正色整衣衫。略定心神把話談。說奴到龍昇接洽過。證書奴已帶將來。不日要開成立會。請
姊姊們入社正應該。眼前先把社證齊填好。然後同行到旅邸譚。素秋是從容把底蘊來相告。留家三美笑顏開(

表)留。莖。芥。自。己。也。莫。明。其。故。頓。然。間。臉。泛。紅。霞。心。花。怒。放。(旦唱)從。今。得。遂。平。生。願。女。孩。兒。也。可。挽。狂。瀾。(閨門旦唱)雖。不。是。頂。天。立。地。奇。男。子。也。可。以。烈。烈。轟。轟。幹。一。番。(小旦唱)男。女。平。權。應。如。此。國。家。大。事。自。分。担。(旦白)素。秋。姊。但。是。這。證。書。在。那。裏。你。可。會。帶。一。紙。樣。張。給。我。們。(貼白)這。是。頂。頂。緊。要。之。事。可。稱。常。掛。在。心。非。但。樣。張。就。是。再。來。幾。位。也。般。填。的。了。(旦白)如。此。說。來。證。書。呢。(貼白)現。在。懷。內。(閨門旦白)請。取。出。來。罷。待。奴。等。觀。看。之。後。就。好。填。寫。(貼作探懷取證書式介白)此。是。一。種。臨。時。繕。寫。的。那。正。式。的。還。沒。有。印。刷。工。竣。待。等。印。好。再。行。補。換。(旦閨門旦小旦同白)知。道。了。(貼分授書介旦展視讀介白)立。志。願。證。書。某。某。今。由。某。某。介。紹。入。三。不。社。為。社。員。所。有。社。中。定。約。自。願。遵。守。如。有。背。約。悉。聽。裁。判。年。月。日。立。志。願。證。書。某。某。籍。貫。年。齡。介。紹。人。某。某。社。約。列。後。(小旦喜介白)快。拿。筆。硯。來。待。奴。先。來。填。寫。(貼白)十。妹。何。必。這。樣。急。急。(小旦白)見。了。這。紙。從。來。未。見。的。東。西。不。覺。令。人。喜。殺。矣。(貼笑白)你。從。來。未。見。的。東。西。往。後。去。正。多。着。哩。(旦白)瘋。了。頭。又。要。胡。說。快。備。筆。硯。對。你。磨。墨。(貼白)妻。令。嚴。於。軍。令。安。敢。不。從。(閨門旦白)又。要。寡。嘴。(表)留。挹。芬。看。見。筆。硯。來。了。搶。着。先。寫。(小旦唱)忙。提。湘。管。來。填。寫。落。紙。颼。颼。頃。刻。間。(表)三。個。人。挨。次。寫。完。(唱)寫。罷。互。相。觀。一。遍。介。紹。人。是。管。素。秋。照。例。不。須。推。大。家。親。筆。簽。花。押。手。續。當。然。不。可。違。然。後。三。紙。疊。成。交。管。女。(表)素。秋。等。他。墨。跡。一。乾。摺。一。摺。好。向。懷。中。藏。要。(小旦白)走。了。走。了。好。到。旅。邸。中。同。那。姓。白。的。相。會。了。(唱)性。如。烈。火。接。連。催。(貼白)少。待。即。行。(唱)素。秋。上。下。通。身。重。檢。點。為。更。衣。尙。欲。上。樓。台。担。担。攔。攔。攔。攔。(表)好。容。易。一。切。舒。齊。方。始。(唱)相。與。攜。手。出。門。闌。四。人。同。把。車。兒。喚。電。掣。風。馳。向。旅。館。來。要。知。後。事。如。何。樣。分。解。情。由。待。下。回。

(第六回完)



徵求新開篇

(題目) 閨情新開篇

(格例) 每句須嵌花名一種(虫名鳥名藥名等亦可惟須通篇一律)每支不准過五百字

(酬資) 甲等每千字十元乙等每千字五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一元甲等第一名

加贈新聲全年十册(值洋五元)歇浦潮一部(值洋五元)(如不要書可換書券洋十元)第二名加贈新聲半年五册又書券洋二元五角第三名加贈新聲兩册又書券洋一元尙有名人字畫等贈品臨時酌定

(期寄) 限陽歷十一月底截止寄上海市王家碼頭新聲雜誌社施濟羣收

(披露) 取卷無定額評定後在本雜誌第八期餘興欄內披露

(附告) 嵌花名鳥名之言情開篇舊時流傳頗多如有抄襲家抄襲舊作希冀朦混者一經察

出當將酬資取消外並予以名譽上之懲戒

徵求詩鐘

(題目) 新聲(鳳頂格)

限陽歷十一月十五號截止卷寄上海市王家碼頭新聲雜誌社收取卷無定額贈品臨時酌定請徐枕亞先生閱卷在本雜誌第七期披露

爲歌郎綠牡丹徵文條例

- (一) 體格不拘詩文詞賦劇評曲本之類均可應徵
- (二) 以陰歷十月底截止
- (三) 截止後在本雜誌揭曉
- (四) 前三名贈名人書畫書籍碑帖小說雜誌以及綠牡丹之化裝小影等各值數十金名目繁多茲不備載四名以下亦酌贈品物以答雅意
- (五) 曲本以十幕爲限須合於綠牡丹演唱者欲酬現金亦可從命但請於稿尾注明不合者原稿可以奉還
- (六) 稿尾請署真姓名及住址
- (七) 不願刊入徵文者請於稿尾注明俟綠牡丹集出版後當以一部寄贈
- (八) 惠稿請寄上海市王家碼頭新聲雜誌社收

清光可愛賦

姚民哀

開元遺事載蘇頌與李八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爰本其意以成此篇

蘇頌頌司鳳闕之文章典龍池之寶錄擬才藻於湧泉比詞華於積玉紫薇花下曾沾翰墨之香紅藥階前久伴詩書之句盼到冰輪皎潔拚教今夜遲眠望來紫府清虛絕勝當年記曲三殿朝餘初滴銅壺之漏五花判罷宜浮瑤席之觴停宛轉之清音夜涼冰暑待團圓之素影人望銀墻訝舉頭如此分明樣描紈扇喜對影猶然相識冷逼宮袍乃愛銀箏之四照夜景俱清愛玉鏡之一奩涼痕如繪愛此地瓊樓玉宇須知遠近皆同愛今宵碧海青天真覺團圓爲最照成虛白三千世界之中清絕黃昏十二闌干之外何能釋手儘教濯魄冰壺未可去懷恍若置身銀窟訝此地迥非凡境勝隨公遠登橋倚其間合住仙人願效常儀司月爲爾千杯未歇清興頻添看他一鏡新磨清輝乍拭算得一生幾見應銷萬古之愁只愁明月重圓已減三分之色

重陽與登高

薄寒輕暖點綴成九月之天日霽風和改造出重陽之節似軍闕之地盤各據菊爲洞而萸爲山儘賓朋之節物共嘗粉是獅而饅是鹿世皆沈醉何須送酒人來民竭脂膏不待催租吏到賦滕王之閣王旣滕(諧鈍)而倒閣堪虞登戲馬之臺馬被戲(謂馬隣翼)而坍塌可醜災民血淚洒徧紅鷗丘八豈橫儼同紫蟹登高之故事寄慮遠之深情風烟眯眼又無妨亂話三千諧謔隨心算不負佳辰重九

重陽之解釋

甲 重陽爲九日日爲太陽惡毒之日一之爲甚其可九乎惜無后羿弓射此毒日落然而吾人曾受其毒者自應對此炙手

可。墊。曝。背。欲。焦。之。太。陽。注。重。其。如。何。舉。動。也。

乙 陽同洋者太平洋也。我國之存亡生死前途全繫乎太平洋會議之結果。今者外交人員陸續出發。苟能於折衝樽俎之間獲得勝利。則增高國際間之位置。倘不幸而失敗。後患何可勝言。故舉國人民對此太平洋會議。蓋無不視為重要也。

丙 陽洋同音而與前義迥別。此洋乃洋鈔也。賊臣之賣國軍閥之敲餉官吏之刮地皮竭澤而漁。政客之搬是非於中取利。外此如選舉之以金錢運動交易所之借投機以攫財。凡此種種皆國人利令智昏以洋鈔為重。不復顧及人格之現象也。

丁 重陽與崇洋同。蓋謂吾國政府軍閥官吏議員等對於剝削民生摧殘民氣固無所不為。而彼洋人倘有責言或以微詞相諷。則撥臂捧屁崇拜彌殷。輕國民而推崇外人。亦吾國劣根性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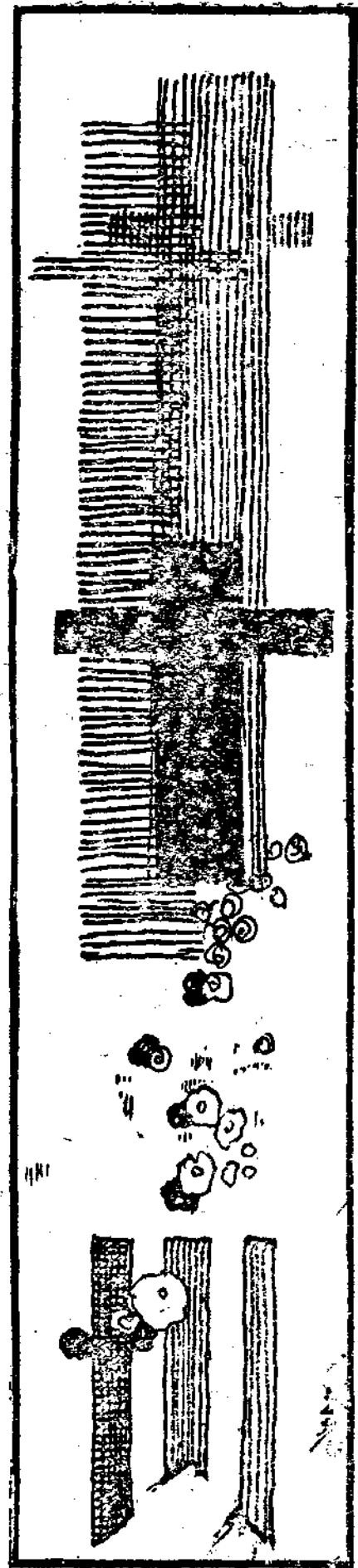
登高之人、物、

甲 災民 今秋霖霖為虐。加以蛟洪河溢。致徧地橫流。各行省為澤國者多。一般災民欲謀暫時生活。不得不登高以避之。昔桓景九日登高為避災計。徵之今歲。其事果驗矣。

乙 軍閥 軍閥心目中惟高位是覬覦。故登高思想為獨多。如吳將軍之一躍而為巡閱使。張大帥之居然得林壑督辦也。且廬山會議發之於吳。西湖會議啓之於盧。西湖有南北高峯。廬山有五老峯。是即各逞其雄心。簧口之技。而欲登峯造極也。

丙 總理 內閣總理固久踞高位者。比來斜眼澄觀。忽動居高思危之念。遂做腔而求去。經張郎等挽留。乃又安之。若素或謂其假惺惺作態者。乃姨太太先發制人之老手段。其心固未嘗一日忘高閣也。

丁 財部 財政竭蹶於今。為甚。長其事者雖善於借款。然終供不應求。徒興仰屋之歎。際此國慶將屆。籌款無著。惟有登百級之高臺。效赧王之避債而已。



三十節新開篇(集鳥獸名以黑點為識)

瘦蝶

中華鴻運肇維新。兔走鳥飛已十春。莽莽中原供逐鹿。沈沈大陸盼搏鵬。試看那國徽十丈似鷹揚。武五色繽紛似豹煥文。引得那四萬萬同胞齊雀躍。都說道駒光三十節來臨。西風獵獵吹鴉背。白雁黃花證舊盟。聽到鷓鴣增感慨。却怪他南鷓北鵲為何因。災民揮盡哀鵲淚。隣國偏耽虎視心。到處吹牛還拍馬。盡人狗苟復蠅營。熊羆隊。鶴鵝軍。却似那長蛇封豕慣橫行。狼烟終見長安息。川鄂又聞風鶴驚。一邱之貉何分別。太無端鷄鶩鎮相爭。更有那議員巧弄鴛鴦舌。政客都如狐媚形。吮血猩猩穿木屐。驚心狒狒衆民生。燕巢危幕棲難穩。鬥鴨風潮未易平。歧路亡羊何處覓。朝陽鳴鳳更難尋。銅駝荆棘悲何限。怪不得西狩當年痛獲麟。但願得從此睡獅濃夢醒。扶搖黃鶴入青雲。招邀鸞鷲三霄侶。整練貔貅十萬兵。獬豸冠高能觸佞。狡狴力大足拯民。太平洋會議雙鳧降。語妙鸚哥善解紛。雄辯能將百舌服。不教鸞鳳負英名。驊騮開道羣蠻懾。良驥終馳千里名。那許鷓巢鳩久佔。會看青鳥下蓬瀛。行政官鷓鷯分班序。放出那龍馬精神清且勤。軍閥推誠除跋扈(扈鳥名)勇如彪。

三十特刊

一

虎號干城 鵲鴿有難應相救 鴛夢重諧統一成 四境永除梟獍惡 千秋常似雉文明 豺聲蜂日終消滅 馬角鳥
 頭假石倫 希望如余情急了 但不知 精禽填海可能平 果然重視昇平象 就是我 鷓鴣寄生也樂趣增 瀟岸騎野
 賞梅蕩 犀盃酌酒話前塵 興酣起舞猿公劍 那願他 狂態衝翻孔雀屏 醉裏邀將十姊妹 把鷓鴣詩句鼻聲吟
 老貓腔唱出開篇調 喚起閒鷗好共聽 也算是 常鷗(諧留)紀念在新聲

今年之雙十節

耐菴

國旗飄蕩點綴昇平強作歡顏難開口其今年之雙十節乎夫好事成雙允傳佳話庭前喜到總是雙雙雙固為吉祥之語
 也節名雙十又焉得不吉祥止止耶然而今年之雙十其不祥也莫甚焉試觀乎水國哀鴻儘流雙淚賣兒鬻女十字親簽災
 區之雙十節如此兩軍對壘如峙雙峯屍骨縱橫錯成十字戰地之雙十節又如彼則今茲雙十之佳期又何吉祥之有而且
 東海中山雙方並立維南與北決裂已到十分是亦不祥之雙十也而且國會雙開顯分新舊風頭十足大家都鬧排場是又
 不祥之雙十也而且雙十之省寫為廿廿加家為蒙蒙疆不靖俄匪猖狂則邊防難恃矣廿廿加潘為藩陝藩倒去祥威不祥則
 兵禍且作矣他若庭前桂折難望冬榮桂字之右為圭含有壘加之雙十倒王聲喧竟成事實王字從二從十二又即雙十
 然則雙十二字之不祥不更顯然耶或謂今年之雙十節其前一日適為重九重九亦作重陽陽九當頭是為厄運無怪今年
 之雙十其不祥也如是或又謂今年之雙十節當改稱三十節因為十年十月十日也按月之三十日為晦晦氣即倒霉之代
 名節稱三十焉得不霉日耳曼新舊兩教相闕厥有三十年戰爭之事節稱三十更無怪兵禍頻連矣吾觀直湘交惡迄未和
 平直字之首從十而下部且字之中隱合三字湘字之左從水頗似三字而中部之木去八亦為十字是直湘兩字均含有三
 十之形節逢三十而戰事迭生殆亦有天意存乎其中耶嗚呼一為數之始十為數之終第一屆之雙十節為武昌起義之期

邦基肇始慶賀良宜。今第十屆之雙十節武昌化作戰場。非復當年景象。哀哀國運。其殆有告終之意乎。果如是說。則弔且不暇。何賀之有。故我對於今年之雙十節。不能不戚戚於懷。而喟然興嘆也。

三十令節答客問

楓隱

三十令節阿！三十令節阿！一片聲響得很是熱鬧。這時有個阿土孫問吾道。吾祇聽見有個雙十節。怎麼現在鬧起三十節來。這不是新鮮把戲麼。吾笑着答他道。怎麼你這個人總是這樣土頭土腦。你要曉得民國起義。是在紀元前一年的十月十日。和日都逢着十。所以以後輪到這日。叫他做雙十節。但是現在已輪到民國十年的十月十日了。年和月日都逢着十。所以叫他做三十節。你怎麼這點解釋都弄不明白。阿土孫語塞。於是就有一個客人問吾道。你解釋三十兩個字。很是明白。但是民國經過了這三十節。以後的國勢。到底怎樣呢。吾答道。比較總要好些。因為從前禮記上有幾句話。叫做「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照幾句話看起來。可見從前民國逢着雙十節。不過像個「冠而字之」的少年。現在逢着了三十節。就像個「宜家宜室」的丈夫了。從前孔老夫子也有幾句話。叫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照這幾句話想起來。可見從前民國逢着雙十節。離着「志學」的時候。還不遠。現在逢着三十節。就是個「強立不返」的學者了。吾的話。尙沒有說完。忽然又有個客人。插着嘴問道。照你這樣說起來。民國經過了三十節。必然大有進步了。吾道。這個自然。因為民國從前政府方面。是腐敗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知道那「三權鼎立。十目所視」的道理了。從前國會方面。是搗亂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可有那「三占從二。十全爲上」的議案了。從前教育方面。是悲觀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能得到「三年通經。十事對九」的人才了。從前財政方面。是紊亂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能守那「耕九餘三。十一而賦」的成法了。從前實業方面。是貧乏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能有那「利市三倍。多收十斛」的希望了。從前司法方面。是黑暗的。現在過了三十

節必然能顯那『明慎三典』與『宣風十部』的風骨了。從前外交方面是懦弱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可得那『誦詩三百』、『語通十國』的長才了。從前軍政方面是失敗的。現在過了三十節必然可奏那『三戰三捷』、『十盪十決』的功績了。總而言之這三十兩個字實在是好字眼不是壞字眼所以吾說過了三十節吾國必然大大的進步。於是阿士孫和兩個客人聽了吾的話都很滿意。一齊脫帽歡呼道。恭賀三十令節。恭賀中華民國三十令節。

說三十

太和

紫萸黃菊良辰纔過。重陽繡旆彩旗令節。又逢雙十。願今年以第十年之關係。遂由雙十進而為三十節之慶祝。是三十兩字於吾民國實至密切者也。烏可無詞以說之。爰述臆見如下。

一 三十日卉卉為百草之總名。有萌芽茁發之意。義推而言之。我國自經此三十節後。或能總百卉之大成。合全國為統一而生機一綫。於是乎如萌孽之怒。生蓬蓬勃勃之氣。將一發而不可遏矣。

二 三十年為一世。世者代也。蓋每逢三十即為彼此相代之期。新陳過渡之候。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三十節後果能一改前日酣嬉貪黷之怪現象。而呈光明燦爛之態度。則勵精圖治不難力自振拔也。

三 俗例書豐字省筆為丰字。按丰之形狀為三十字連綴而成。今庚各行省水旱偏災。徧地皆是。荒歉之歲。業已造成。而忽有此三十節之相值。意者其殆如雪花六出預兆來歲之豐年乎。吾甚盼其如願以償也。

嗚呼。狐裘三十載。晏子昭崇儉之風。鶴算三十年。孔門傳而立之語。凡我同胞。對茲令節。幸各淬厲自修。共圖進步。勿使彼三島小兒十分滿意也。

三十令節之感想

賊菌

再

瞻 廬

十月十日謂之雙十節吾曩言十月十日組合成文之字有二一為萌芽之「萌」字一為朝暮之「朝」字今歲國慶恰值十年十月十日由雙十節而進為三十節三十組合成文之字是為卉木之「卉」字以字義言之既有「萌」芽又得「朝」氣於是乎「卉」木於民國之發育上業已大有進步此則可抱樂觀者也雖然吾輩逢此三十節與其搗藻以獻頌曷若隨事以進規與其甘言以悅耳曷若危論以悚聽試就此三十成文之「卉」字而反覆研究之覺其道至危其象至險析而言之則有下列三說

其一卉字之上加一大字則為逃奔之奔字近頃以來龐然大之軍閥一朝失敗未有不於逃奔者桂之陸榮廷以大兩廣主義自雄者也自倒陸軍興而榮廷出奔矣鄂之王占元以大兩湖主義自雄者也自驅王兵起而占元出奔矣前車既覆來軫方逾環觀武夫中自大者正不乏人逃奔之象為期不遠武夫逃奔何足哀所可哀者無告窮民又將受絕大之損失耳其二卉字傍以心字承以貝字則為憤怒之憤字今之腐敗官僚輒將良心偏在一旁而對下則一味搜括金珠寶貝多多不厭人民之蓄憤也久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一且變生其不引起全國之騷亂者幾希

其三卉字下加一畫則成世字欠缺一畫則不成為世字吾國未能統一所以鬧得不成世界頃者太平洋會議轉瞬開幕而南北統一之期猶是河清難俟哀哉中華於世界各國中尙有立足地乎以上所舉均與三十成文之「卉」字有絕大之關係時局前途悲觀多而樂觀少秋風容易來日大難吾是以拈一「卉」字而不禁為我中華民國危也

三十節俚吟

守 拙

昨日繞過重陽節。今朝又是國慶日。雙十國慶年年有。今年難得是三十。十年十月十日。辰空前絕。後紀念值。共和國慶。共
和何妨。興高與彩。烈然而環。願我中華。處處烽烟。猶未息。更番兵燹。召天災。秋潦徧地。成澤國。老弱流離。載道中。強梗走險。急
何擇天時。人事既如斯。奈何承平。再粉飾。惟是大局。雖悲觀。試分偏面。多歡悅。巍巍堂堂。鬚帥張大東。三省樹勢力。政府奉命。
猶惟謹。自郤以下。勿必說。更有將軍。號虎威。天津會議。風頭出。麾下曲智多。星長堤。決水紀戰績。薰天銅臭。李老君。武裝到。
任勢煊赫。任它反對聲。如潮豈能摧。殘彼毫末。理財大家。善理財。借債過日。真快活。算來利率七。分五賺到。佣金幾千百。投機。
事業創信交。大名煌煌。發起列別人。受害儂。發財萬貫金。錢頃刻得。囤積居奇。八木商。萬箱千倉。輸運出。纍纍珍珠。易黃金。有。
飯先讓個人吃。西子湖畔。諸英雄。省憲參與。爭人格。後盾提倡。總離婚。宣言一出。男兒急。般般件件。一樁樁。可慶之事。難盡述。
上而官吏下。而民樂其所。樂笑啞啞。獨有不才。抱杞憂。惓懷祖國。鷄賊。默罔知忌。諱侃侃。言漏舟。歌舞非良策。民主告成。修十。
年國家基礎。未建設。耿耿虎視。列強隣。稍疏。因應遭分割。會議宏開。太平洋。生存競爭。應竭力。監督政府。赴時機。外交後援。國。
民責千鈞。一髮此。其時速息內爭。早統一。南北本是一家人。何苦忿爭。自相賊。推車撞壁。走極端。到頭同羅。虫沙劫。斑斑歷史。
紀載詳殷。鑒非遙。多覆轍。急起直追。已嫌遲。仍前玩。泄費周折。危言豈好聳。聽聞家國興亡。不容忽。同胞同胞。莫負吾。瘡口。瘡。
音屠守拙。

國慶五更調

天樓

一更一點月正光。慶祝會場。呀呀得兒。國旗飄揚。歌聲軍樂。鬧洋洋。尙粉飾。重鋪張。呀如醉如狂。呀呀得兒。噲。提燈輝煌。
二更二點月滿樓。十載方周。呀呀得兒。噲。想起堪憂。南北戰爭。何時休。如破船。像漏舟。呀旋轉中流。呀呀得兒。噲。同胞醒不。
三更三點月華鮮。民命顛連。呀呀得兒。噲。叫苦連天。兵災水旱。復年長江畔。黃河邊。呀冤魂萬千。呀呀得兒。噲。實在可憐。

四更四點月西沉。告我國民。呀呀得兒。快振精神。堂堂中國。豈無人。弭內訌。禦強鄰。呀。萬衆一心。呀呀得兒。改造一新。五更五點月已殘。三十特刊。呀呀得兒。另闢一欄。五光十色。真好看。諷勵俱。莊諧兼。呀。滿目琅玕。呀呀得兒。大家忻歡。

三十節家庭行樂圖

律西

去年雙十節這天。我方有事在漢口。走到朋友蔡文輝家裏去。我同他本是多年的至好。不拘形迹。因此不待僕人通報。一直走了進去。看見我友正和他的夫人蔣月珍女士。坐在窗下說說笑笑。甚是開心。見我進來。兩人齊聲讓坐。我便在上首揀了一個椅子坐下。寒暄了幾句。我問道。今天乃是雙十佳節。你們怎樣的行樂呢。蔣月珍道。中國自從改建共和以來。連年的多故。南北未能統一。雙十節的景象。也一年比一年蕭瑟。還有什麼樂處呢。但國事雖然如此。所幸家庭團聚。尙稱順適。月珍說時。又用手指着他的長子漢兒道。因此他父親想了一個遊戲的法子。今天這一天。凡是一言一動。總要帶著雙十字樣。錯了的。等到晚餐時。一併罰酒。正是俗語說的。黃連樹底下操琴。苦中行樂罷了。我聽了這種遊戲法子。覺得甚有興趣。便請教他們舉一個例。預備回去好做照辦理。文輝笑道。這是很容易的。譬如早晨十點十分鐘起來。吃點心。便吃包子。晚上看戲去。看戲。馥萌關。字面上不是都帶着雙十麼。只要傅會得上。總可以算數的。我聽了。狠是豔羨。又談了一會。我纔站起來告辭。文輝問我到那裏去。我說要到十字街頭去走走。去字。走字。都是十字起頭的。我總算沒有違犯了你們的令。這也可稱得入門問俗了。文輝夫婦都笑着送我出來。

光陰迅速。容易秋風。轉瞬間。今年又到了雙十節。回想起舊年的景象。如在目前。不過今年我却安然在家。未曾出外奔馳。這也是難得的前幾天。我便將蔡君的家庭行樂新法。告訴內人。想要仿照辦理。內人道。抄人家的舊文章。依樣葫蘆。這有什麼趣味。況且今年各處洪水滔天。湘鄂戰事正亟。民困顛連。還有什麼心情取樂呢。我道。不是這等說。中國的國慶紀念。今年已

是第九次了。國民對於雙十節的情感却一次比一次淡薄。一年比一年冷靜。到了這天。不過各團體各機關照例的挂上一面國旗。點上兩盞紙燈。形式上便算敷衍過去了。究竟會有那個當他是個佳節。至於人家家庭婦人孺子。更是如無其事。到了鄉僻地方。甚至有些人還不曉得有這件事呢。反不如陰歷一個小節的熱鬧。將來日子遠了。豈不就銷滅了麼。然而這也難怪他們。實在是因爲沒有享着共和幸福的緣故。叫他們如何勉強得來呢。我所以提倡這家庭行樂。原是要使人曉得共和的真精神。同這國慶應該紀念的緣故。就是現在這些戰爭。也是爲着軍閥派爭權攘利。大半不明白這兩層道理。倘若提醒了他們。戰禍自然減少。我們少吃些苦痛。豈不是好麼。況且今年恰逢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可稱爲三十節。更屬千載難逢的際遇。斷不可以忽略過去。總要格外振作精神。加意慶祝。纔不至於辜負良辰。我現在的意思。打算照蔡君的法子。略爲變通。每事每字都要切定三十。豈不是推陳出新。花樣重翻。格外顯得有趣麼。內人聽了也鼓起興致。來說道。現在便依你辦法。但我們肚裏實在沒有資料。罰酒須要少定些。纔敢遵教。我道。你不要太謙了。你如果先要取巧。偷懶。叫兒女輩見了。豈不更要藉口麼。內人也笑了。此時我共有三兒兩女。都已從學校裏放假回來。內人便把他們叫過身邊。把我的意思一一吩咐了。

三十節這天。內人帶了五個孩子。將家中內外佈置得煥然一新。凡可以數目計算的。都以三十爲標準。共添了三十盞五色電燈。挂了三四面小國旗。廳堂正中又用鮮花紮成三十紀念四個大字。當做匾額。廊柱上都用翠柏環繞。青葱可愛。又用五色綢絹紮成三十個大綵球。懸挂各處門上。我的房屋本來不大。經了這一番的渲染。便覺得十色五光。堂皇富麗。甚是好。內人便來叫我起來。我問他可有甚事。內人道。今天的三十節。固然是千載難逢。不可錯過。還有今天的十點十分。十秒。可稱爲六十節。豈不更是瞬息間就過去了。更應該寶貴。豈可以任他在睡夢裏過去呢。所以我侵曉起來。預備慶祝。我道。你說得

高興不要。把我們的。令忘記了。內人道。我何嘗忘記。這侵曉的。曉字角上。不是三十麼。當下預備了。薔薇露。給我洗面。說這。薔薇露。字草頭。加個十字。正合三十之數。回來。早點心。吃的是。蓮子藕粉。也是這個意思。我一抬頭。看見內人。身上穿了一身。藏青色的。嗶嘰。衣裙兒。女們。却都穿了。簇新的。青蓮色。華絲葛。衣服。我問道。這藏字。也算三十麼。內人道。藏字。頭和青字。頭。合攏來。不是三十麼。說話時。我耳朵裏。又聽見他們。走起路來。都咯咯的響。曉得。脚上都穿了。革履。爲的是。革字。除去。當中。口字。便是三十。我也不再問他們了。

這天吃的。茶用的是。茉莉。雙薰。茶葉。飯用的是。紅蓮。稻米。午餐時。第一樣菜。乃是。金華。南腿。其餘。青川。魚。芙蓉。蛋。胡葱。鴨。等。果然。都含有。三十。在內。却難爲。他們。想得到。我叫。開一瓶。勃蘭地。酒。內人。一時。朦朧。住說。只怕。你要。受罰了。我說。勃蘭地。三個字。都是用。十字。起的。怎說。不是。三十。呢。少頃。酒到。各人。隨意。飲了些。便散。坐游戲。消遣。兩個。女兒。便拿出。圍棋。來。我道。這也算是。三十麼。大女兒。道。棋字。掩去。一半。正是。三十。我道。如此。你們。須要。著半。秤。纔好。小女兒。笑道。據我的。意思。正要。着全。盤。因爲。棋盤。共是。三百。六十。度。用。除。法。除。起來。不是。十二。個。三十。麼。我笑道。你們。真不愧。學堂。出身。受過。文明。教育。果然。好。算法。難道。半。秤。一百。八十。度。不是。六個。三十。麼。衆人都。笑起來。再看。兩個。兒子。一個。揪着。風琴。一個。吹着。紫玉。笙。合成。舊調。中的。三六。悠揚。宛轉。也頗。動聽。我等。他們。一曲。完畢。問道。你們。又怎樣。傅會。到三十。上去。呢。兩人。齊聲。答道。三六。十八。我們。回來。還要。打一。盤。雙陸。不是。正。湊。成。五。六。三十。的。數。麼。說話。時。聽得。外面。有。喊賣。沙角。菱的。內人道。今日。吃。菱。恰。合。風景。菱字。上面。正是。三十。毫。無。牽強。我那。第三。的小兒。今年。纔。五歲。在旁。聽了。這話。便乘。勢。要。索。銅元。去。買。內人。隨手。取了。兩枚。銅元。給他。小兒。撒。嬌。撒。癡。的。道。兩枚。銅元。只有。二十。文。母親。須要。再添。給。一個。方。合。三十。的。數。目。不然。母親。豈。不是。先。犯了。令。要吃。罰。酒。了。麼。他。母親。竟。一時。被他。駁。倒。無。可。分。辯。只得。又。添。了。一枚。給他。他。纔。跳。躍。著。去了。內人。回頭。笑道。今天。倒。被。這。小。孩子。敲。了。竹。槓。去了。我道。你

不可看輕了他這小孩子。倒是應運而生的豪傑。內人當是真話。一本正經的問道。何以見得呢。我笑著說道。將來他如果做了軍閥家。向政府索起餉來。倒是好手。政府如果稍一遲迴。他只要說是我。不負責任。或者說是我。任憑手下人自由行動。政府怕起來。還不東搜西括。雙手奉敬麼。內人大笑。

我又問道。今天晚餐可有特別些的看饌麼。又要可口。又要顧着三十。字面却也狠不容易。只要換些花色便好。內人道。這事不勞你費心。我早經備就了。到吃時你自然曉得。倘若先行宣布。反沒趣了。正說時。閨人進來報說。有客我朝外看時。原來正是友人蔡文輝。已經走進房內。我與內人連忙讓坐。問他幾時到的。他說。昨晚纔從漢口來。聽說上海今年慶祝三十節。各界與會淋漓。與往常大不相同。特來躬逢其盛。我見他嘴裏啣了一枝雙十牌香烟。我說。你這也算應時對景了。不過對於這三十節三字。上似乎還欠研究些。文輝道。你不曉得。我的烟量最大。每吸總是一枝半。算起來。不是恰符三十麼。說得滿堂的人都笑起來。文輝又道。我今日到此。也要學你的入國問俗。請問你們作何消遣呢。我道。你不問時。還可以恕你個不知者。不罪你。既問了。便須強迫你。隨鄉入鄉。如果違犯了。是要受罰的。文輝點頭。依允。我道。却也別無他奇。不過抄你的舊文章。將雙十改作三十罷了。文輝道。我去年發起這遊戲法時。有個特別原因。爲着我的姓和拙荆的姓。頭上都有個雙十。所以纔推想到別種事物上。豈是人人都能仿效的呢。我道。你既談到這話。那更巧了。我想夫婦本是一體。宜合不宜分的。我的姓是個陸字。將右邊拆開來。十一加八。又加十一。總數不是三十麼。婦人從夫姓。內人自然也在三十範圍之內。這是新名詞。所謂抽象的。如果講到具體的。我的姓上有兩個十字。內人姓陳。右邊上面也是一個十字。合攏來。不是三十恰與尊意符合麼。這就是我們行這遊戲的理由了。文輝聽了。無可置辯。想了一會。從椅上刷的立了起來。我忙問他要什麼。他說。從前聖人三十而立。後來有個人做了一個破題。說是聖人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櫈。而不敢坐。焉我當這兩個十五之節。如何敢就坐呢。衆人

聽了又大笑起來。我道：「這個笑話人都聽得透了。被你這一運，真算得化腐朽爲神奇了。」

文輝道：「我聽說有人爲著今日恰巧遇著陰歷九月初十，要改爲四十節，可有這事麼？我道：『這大約是被近來慶壽的風氣所傳染，因此覺得越多越好。』我只好學孟夫子的四十不動心，不去理會他。文輝笑道：『你既四五十無聞，我也不怕你了。我道：『我們不可在此背四書快商量及時行樂要緊。今晚到那家去看戲呢？』文輝道：『若照你們賢伉儷的例，自然是去看林樹森。他身上的十字最多，可叫他連演武十回、宋十回、石十回、三齣，再不然就是三麻子、同十蓋、燈合演、三雅園、十字坡，或是十三且倒串雙齣頭的十五貫。但是那裏找這些名角呢？』不如到大世界、新世界、各遊戲場去走一趟，好在三十年爲一世，這個世字也就包括三十在內。』說着，逕自去了。內人道：『蔡君的話固然是好，但看戲和遊戲場都是天天可以去得的，不必忙在一時。』據我說，今晚商學各界發起提燈游行大會，十分興高彩烈，務要勝過別國僑商在租界舉行的民主紀念。這正是共和成立以來的佳兆，我們也是國民一份子，不可不去助興。兒女輩都拍掌贊成。當下就此定議，不到兩小時，我們全家已嗚嗚的坐在汽車中了。」

卜世

指嚴

變。隔。繩。樞。歲。月。周。胸。儲。古。今。目。無。牛。從。容。剪。燭。相。知。友。校。勘。抱。經。對。若。讎。有。雪。誰。人。掛。蟻。緣。無。泉。何。處。買。羊。裘。書。生。只。合。安。貧。賤。天。地。雲。浮。等。一。漚。此。清。季。村。學。究。某。先。生。詩。也。先。生。擁。臯。比。卅。餘。年。今。民。國。以。來。尙。居。矮。屋。中。集。十。數。童。男。女。咿。唔。不。輟。若。不。知。世。之。理。亂。先。生。之。徒。或。有。在。教。育。界。任。事。及。在。社。會。中。擔。新。事。業。者。勸。先。生。勿。復。置。私。塾。蓋。學。校。繁。興。依。法。須。受。檢。查。改。懸。國。民。學。校。榜。先。生。笑。不。顧。衆。以。其。篤。老。且。齒。德。俱。尊。不。忍。難。之。也。先。生。遂。以。此。自。雄。於。鄉。里。間。

先生初無子。一女曰櫻娘。年二十餘。適墻陳明治。夫婦俱略有新知識。視先生腐。舊頗存輕薄意。民國元年。先生誕一兒。曰慶華。甫周晬。先生妻夏氏。遭染疫。亡失乳。嗷嗷。幸福驟變。爲苦境。雇乳娘哺之。始來。洪氏婦狡戾。戇竊物。自肥其家。先生雖老。青氈家。無長物。然節儉之餘。稍具衣米。竟爲洪氏席捲去。櫻娘歸甯。非特不爲先生追問詰責。且私納洪氏賄。從而袒護焉。先生惑溺其兒。幾爲洪氏擄去。幸夏氏舅松生奪兒歸。逐洪氏。斥櫻娘不孝不義。村人大感服。卽雇宋氏婦爲乳母。稍稍安謐。是時兒已五載。知啼笑矣。顧幼失恃。營養不充。分體質大脆弱。寒戰疾時發。醫者謂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血脈發育不一致。恐不永年。先生常以爲憂。未幾而家難。又作洪氏婦有妯娌曰卞氏。初亦常至先生宅中。蓋洪婦有女阿清。托伊撫養。時或向洪婦就乳也。至是見洪之瞰飯地。爲宋所奪。且洪受松生斥辱。旋卽病故。以爲可挾之爲報復地。乃揚言先生與洪婦有私。洪婦夫聞之。怒走相詰。關於先生塾中。几倒案。翻學生羣起譏嘲。先生憤欲死。卞氏乘亂入室。以阿清置牀上。匿慶華於他所。徧告村人。請先生實與洪婦私。生此女兒。乃宋婦竊他人子。冒混者。今當物歸其主。先生家遂大擾。雞犬不甯者數月。

先生有高足弟子申芝山者。仗義執言。率村人逐卞氏。覓得慶華歸。令遠族媼婦馬氏任調護之。役時慶華雖已離乳。而體力尙未健全。芝山初頗熱心。與馬氏相助。分先生之憂。無何櫻娘歸。妬慶華之長成。而憾芝山之居功也。乃出蛇蠍詭謀。以色媚誘芝山。芝山固有登徒癖。睹櫻娘妖豔大惑之。復有婢箠兒線索。其間竟締露水緣。甘心苟合。自是荒淫不度。無心復及慶華。且時時掣馬氏肘。使不得周旋慶華。衣食慶華大困頓。先生朝夕疲勞。教授又拙於謀生術。不能救也。可憐哉。無母之慶華。日趨於不幸之境。妖姊惡僕。斷送其活潑娛樂之生涯。羸瘠至無人狀。華族戚大不平。有中山苗裔毛穎亦先生舊門人也。聯合戚鄰羣起。與芝山爲難。芝山家奴曰安福者。幹健很鷲。敢與衆宣戰。櫻娘主謀。其間於是華氏遂分芝毛兩派。紛奴不已。馬氏左右袒漫無主。張聽慶華。旬旬自由寒暖。飢渴乏人照顧。遂致疾病叢生。瀕死者屢然。櫻娘之意。非毒手立致慶華於死地。

必猶未快。日夜進讒於芝山。謂馬氏無能。非別雇乳母不可。馬氏聞之。惶懼亦結黨自固。互相媒孽。旋困於煙癮。勢不敵芝山。又以其夫死。益無心爲人作嫁。遂棄慶華而歸芝山。乃得一老婦黃氏。利其圓滑。以慶華畀之。黃無他能。止知四面敷衍。既不。敢違芝山之命。亦不敢顯與毛穎爲難。更畏櫻娘之魔力。事之唯恐不周。於是慶華之憔悴困頓。愈無暇過問。而先生且樂與黃氏道故事。敦舊驢。方爲慶華幸得所。而不知暗受虧損較馬尤甚。雖年已達八九齡。度其身長及重量。幾不及宋氏保育時矣。先生惑於芝山及黃氏。殊懵懵不覺。然魯難未已。不平則鳴。於是華氏兩僕一長髯一阿虎。相比而謀。芝山廝養王大獨告奮勇。持刀直逼芝山。擒箏兒大肆侮辱。至捽髮破袴而後已。芝山力不敵。與櫻娘偕遁。惟黃氏以先生寵信。故僥倖獲免。方欲見好。髯虎伴寶愛慶華甚。噓寒撫暖。曲意殷勤。實則慶華未嘗受絲毫之益。王大尤黠而好名。日肩慶華游於市。飼以果餌。市人咸嘖嘖曰。此華氏忠僕也。微彼則慶華死箏兒之手矣。然明眼人按之內幕。王大乃爲己身利益地位計。不過嫉安福之攬權而欲排除之耳。其愛慶華。徒濫喂以霉硬之餅乾及腐糟之瓜果。聊博歡笑。未嘗誠心爲滋養肥兒計也。且專引慶華爲無益之遊戲。嚇以神鬼蛇虎。止其號哭。教養之方。膏無所知。先生狃於舊習。固不知辨。而髯虎競爭之暗潮。又起其爲害不減於芝櫻時代。

不甯惟是。毛穎之黨。憾不爲先生所諒。而怒羣僕之欺。主決計欲奪慶華。而有之。率衆登門索羣僕。出見王大挺身結責。始而譏嘲。繼而用武。慶華大驚而啼。先生聞信。尤閉門不敢置一喙。自此兩派爭持愈烈。而芝櫻箏兒之鷹犬。復構煽其間。先生益不自聊。逃入某山寺中。與其友結詩社。一方面課徒如故。前所錄詩。即其最進之作也。願先生雖棄置慶華。實未嘗一日忘懷。一日先生晨起。拂龜端。著作古人卜筮儀式。歷時而畢。欣欣有喜色。適黃氏從王大尋覓而來。手扶慶華。掣五色旗。向先生作禮而言曰。今日爲慶少爺十齡懸弧之辰。特來此爲主公行祝賀禮。主公當亦欣然。色喜耶。先生額手而起曰。吾頃虔誠卜課。

已得佳兆而慶兒適來詢可賀也。蓋吾得明夷之卦。周宗發祥之兆也。周代卜世三十。今慶兒十歲。以十月十日生。適符三十之數。能如周室卜世長久。吾兒豈患夭折哉。雖然。周書不云乎。同心同德。故能勃興。爾等其念之。王大黃氏等唯唯而退。毛穎黨聞之。竊笑曰。此誠學究先生之舊話而已。吾輩爲慶華稱賀。亦有卜世之說。則曰三十下加一。謂三十節後兩派當期統一也。

三十

大可

話說滬城民國路有一家小康人家。主人姓華。名世光。原是本地一分世家。不過到了世光手裏。漸漸有些中落氣象。虧得世光和他夫人夏氏。竭力振作。不上幾年。居然把祖上賣掉的遺產重行恢復。這且不表。單表世光膝下有個兒子。名喚國寶。生得頭角嶢嶢。器宇遠大。他五歲上就在附近一個小學校做了學生。年紀雖小。學問却佳。校中師長沒有一個不讚歎他。日月如梭。光陰似箭。轉瞬之間。國寶已是十九歲了。他那一年正從高等學堂畢業。業考入北京大學一班。親友知道了。都來道賀。上海地方的風俗。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個見說。最是牢不可破的。當下便有許多人要來作伐。世光說道。如今的男女不比從前了。從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今都要自己主張。我們做父母的。只好算個贊成人罷了。大家聽了。也就作罷。誰知國寶却暗暗感激。不置。原來國寶雖是守身如玉的君子。却非主張獨身主義。他常和他友人說。人非太上。孰能無情。不過也不可濫用。其情這幾句話。不打緊。後來竟致鬧成笑話也。非國寶所料及的了。國寶考入大學之後。一連三年。住在北京。他有一位同鄉好友。姓黃。名振東。也在大學裏頭肄業。有一妹妹。喚做亞雄。跟他哥哥在京讀書。因此常和國寶見面。國寶平日頗不刺的。見了萬千。毫不在意。誰知見了亞雄。因敬生慕。因慕生愛。把他平日的態度。完全改變。講到亞雄的品貌。本可算得班姬再世。道韞復生。他雖在學校讀書。吟哦刺繡。件件都工。平日有人向他說親。他總一百二十個不願意。自見國寶。芳心脈脈也。

就不自由起來。振東本是器重國寶，原有菟絲附女蘿之意。他在大學比國寶高了一班，恰好那年先行畢業，派到美國去留學。便把亞雄許字國寶，順便托他在京照顧國寶。亞雄更不願意之事。從此以後，亞雄是國寶的未婚妻，國寶是亞雄的未婚夫。雙方同學知道此事，也很賀了一番。年復一年，國寶亞雄也都畢業。國寶考了個第一名，獲到學士頭銜。亞雄也是名列前茅。雙雙回到上海本地。元和夏氏見了這麼一個兒子，又有這麼一門親事，心中歡喜，自不必說。但世光想起兒子年紀已大，應該完姻，不過他們自由訂婚，沒有媒人。振東又遠到外國去了，沒有法子，只得叫國寶自己寫信去問亞雄，選定吉期。國寶無奈，糊糊塗塗寫了一信，過了幾天，接到亞雄的復信，大家趕緊拆開看時，那封信裏並沒一字，只有一張白紙兒上面畫着三個十字，好像紅十字會的符號一般。大家看了，莫名其妙。世光猜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情難怪媳婦女孩兒家羞人，答教他如何說得出這三個十字？敢是就說本月三十那一天好在現下文明結婚，用不着什麼鋪排，大家就在那一天喝喜酒罷。」說完哈哈大笑起來。國寶心裏雖有些疑惑，但因關於自己姻事，不便多言。眼睛一霎三十那一天已經到了。世光家裏張燈結彩，十分熱鬧。什麼主婚人、唍證婚人、唍男僮、唍女僮，相唍簇了一堂。吉時已到，還不見彩輿到來。衆賓心裏不免納罕。世光和夏氏更是焦急，看看天色已暮，電燈大明，新娘消息仍是杳然。世光着了急，接二連三派人去問約摸。又有一個鐘頭纔見那個去人回來，走進大門，嚷道：「怪事，怪事！世光忙問緣故。那人說道：『我們到了坤宅，看見大門緊閉，毫無動靜。迎娶的人都在大門外等着我們，初意誤會他們是要門包忙找坤宅人說話，據說吉期是我這小姐和你們姑爺自己訂的，還會錯嗎？』」今天離吉期整整的還有十天，怎麼你們姑爺就耐不得我們，又不曾賴婚，忙什麼呢？照此一番話，敢是把日子弄錯了。世光聽了一時摸不着頭腦，只是發怔。畢竟還是夏氏聰明，想了一想，忽然把世光袖子一拉，說道：「哦，原來是那個三十不是這個三十，咧說着，世光也恍然大悟，笑將起來。一班賓客也就哄堂大笑起來。過了幾天，正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國慶紀念。」

著者隨了衆人到斜橋公共體育場舉行慶祝。走過民國路恰好迎面來了一隊彩仗簇着一輛雙馬花車緩緩而過。著者正在聽得熱鬧忽地旁邊有個中年人看了說道原來華家的吉期在今天咧。

國慶日邀友小飲啓

射崑目六(辭朝辭閣拆字相約宴會寄柬)

濟羣

射書經一句(罔沉於衆)

民國紀元 射詩品一句(捲簾)(書之巖華) 自亥至酉 射書經一句(從革作辛) 恰逢三十良辰 射四書一句(及其壯也) 重陽纔過 射

讀一句(昨日登高罷) 飲酒正宜 射童謔一句(今朝再舉觴) 爰邀良友共醉醇醪 射詩經一句(朋酒斯饗) 况當黃菊傲霜 射本誌人名一(維

勤秋) 團臍腦滿與足下持螯欣賞 射六才一句(鞋底尖兒瘦) 快何如之 射古文一句(信可樂也) 特遣童子賫上數行 射唐詩一句(聚飴)

(寄書長不達) 尙希 射古人一(呂望) 惠然即來 射四子一句(不俟駕而行) 企予望焉 射藥名一(美人) 一(連翹) (盼盼)

濟羣謹書 射崑目三(渡江拉索寫本)

雙十節瑣話

穎川秋水

世俗有十全十滿之喜語也。古人有十漸十思之疏、儆戒語也。秋水生兩取之。草此十則以告同胞、亦竊附頌不

忘規之義也。

可愛哉雙十節。然具此擊。須念及雙十節之由來。皆諸先烈之血。腦所蘊結而成者。以如是心愛雙十節。則雙

十節可以永永不朽。

可愛哉雙十節。然當此快樂之時。須念及雙十節之成立。皆吾父老昆弟之筆舌之希望所醞釀而致者。以如是心愛雙十節

則雙十節可以繩繩不絕。

可愛哉雙十節。然值此風雨飄搖之際。須日日念二十一條之奇恥。青島問題之大辱。而思設法保我國權。以籌他年光榮。此

雙十節者

可愛哉雙十節然值此國事蝸蟻之際須時時念南北對峙之何以和借債度日之何以了而思設法平此危害以冀將來穩度此雙十節者

可愛哉雙十節然此際太倉代表正在啓行異時珠槃玉敦間能不辱命與否尙未可知是以愛此雙十節者當時時作太倉代表後盾想而不當徒以鑼鼓歌舞爲樂也

可愛哉雙十節然此時正川鄂戰爭未曾消弭同胞在槍林彈雨中得以生存尙有幾許杳不可測是愛此雙十節者當在在作滿目瘡痍想而不當祇以粉飾承平便自詡爲愛國也

可愛哉雙十節然須知雙十節者非五月五日之端五比蓋端五之競渡不過遊戲事耳而雙十節當推而廣之作天演物競想以便爭存使五色國旗飛揚於亞洲大陸

可愛哉雙十節然須知雙十節者非九月九日之重九比蓋重九之登高不過陶情計耳而雙十節當擴而充之作登峰造極想增進國力使四百兆同胞俱卓立爲偉大國民

可愛哉雙十節然在此雙十節時當默數前此一年二年以至八年九年不知經過幾許之困難始得此第十之雙十節則對此雙十節正宜祝其否極泰來而不虛度此雙十節

可愛哉雙十節然在此十年之雙十節當預想將來百年千年億萬年之雙十節應有無窮之盼望而以此第十之雙十節爲起點則對此第十之雙十節更宜冀其從此剝極而復以期年復一年以光明昌大此雙十節之紀念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出版



目價

定閱本雜誌全年十冊連寄費大洋四元日本同歐美五元第六期起零售每冊大洋五角寄費二分郵票九五

廣告價目

地位	期限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一期	卅二元	十八元	十元
	五期	一百廿元	七十元	四十元
	十期	二百元	一百十元	七十元

封面裏頁及底頁加倍 彩色面議

編輯者兼
行輯者

撰述者

繪圖者

發行所
售經處

新聲雜誌第六期

每冊定價洋五角

新聲雜誌社

天虛我生 天台山農 王鈍根 王均卿 朱楓隱
 周瘦鵑 周劍雲 李浩然 李涵秋 李常覺
 胡寄塵 胡偉平 吳雙熱 袁寒雲 胡樸庵
 陳秋水 陳小翠 姚民哀 徐卓庵 施濟羣
 陸律西 陸紱父 張丹斧 夏耐庵 陸小蠶
 許瘦蝶 許指嚴 戚飯牛 張碧梧 陸小蠶
 程瞻廬 程小青 鄭逸梅 管義華 葉小鳳
 鄭正秋 鄭賊菌 嚴獨鶴 嚴天伴 蘇少卿
 顧肯夫 繆賊菌 嚴獨鶴 嚴天伴 蘇少卿

旅日撰述者 柴小梵 陶伯千
 丁悚 丁訥 但杜宇 何漢光 金麗生
 張光 張宇 張眉孫 胡旭光 胡鏡蓉
 楊清馨 鄭曼陀 趙藕生 錢病鶴 謝之光

(以上均以首字筆畫多寡為次)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
 新聲雜誌社
 本外埠各大書坊



背痛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此丸專治腎病發生之背
 痛腰痛風濕水腫腎筋痛
 腦系痛大脚風小便停住
 小便渣滓膀胱炎小孩尿
 床夢遺滑精等服必奏效
 洵腎病之至寶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一元四角 每打十四元

